

7

雙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

書目  
書評

CRITICISM &  
CATALOGUE

仙樂飄飄處處聞……  
海濱莫忘“提跟聽”！

郊遊歡樂，學習語言  
隨心所欲，悠遊自得，多愜意！

- 特點：
- 隱藏式麥克風，靈敏度高。
  - 交直流兩用，使用自如。
  - 款式新穎，設計玲瓏。
  - 自動錄音，音質清晰。
  - 伸縮提把，攜帶方便。
  - 備有紅、黃、藍、綠四種鮮艷色彩。



**RQ-711S**

標準價格：2,300元  
暑期優待價：1,990元

\* 各大電器經銷商及各大百貨公司電器部均售 \*



**國際牌** 提跟聽 **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 書評書目 第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 CRITICISM & CATALOGUE

SEPT. 1973

P. 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1 •

發行人 洪建全 敬啟  
出版者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 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 臺北市博愛路57號(四樓)  
電話 三三三三  
電儲戶 三三三三  
印刷者 協林印書館  
內政部登記證 警字第一七四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開版  
登記執照 三三三三號

國內	國外
每册	每册
一年(六册)	一年(六册)
二年(十二册)	二年(十二册)
歐美地區	亞細地區
每册	每册
一年期	一年期
二年期	二年期
港幣一〇元	港幣一〇元
港幣一八元	港幣一八元
美元〇.六元	美元〇.五元
美元三元	美元二元
美元五元	美元四元
新臺幣一〇〇元	新臺幣六〇元
新臺幣一〇〇元	新臺幣六〇元

- 稿約
- 一、我們歡迎一切談書論書的文字，批評請就書論書，不要涉及人身攻擊。
  - 二、短評和一、二千字的書評，是我們最渴望的，一般來稿請勿超過七千字，但特別的稿件不在此限。
  - 三、文字請務必流暢。
  - 四、截稿日期為每雙月一日，如在截稿期前寄達，當可在次月出版的本刊上發表。
  - 五、文章不願被刪改的作者請在稿件上註明；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六、本刊稿酬每千字八〇至一二〇元。

國內總經銷社  
地址 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二樓  
電話 三六四八七二

# 期七第 錄目 刊月雙 目書評書

版出日一月九年二十六國民華中

年一「目書評書」	[ 3 ]	惠靜簡洪
(介評)「長生的序秩」評	[ 6 ]	明芳陳
(介評)本譯中的「MOBY DICK」評	[ 26 ]	禎燕黃
(介評)「刊週謠歌」讀我	[ 48 ]	鶴笙雲
(介評)他其及「變家」	[ 79 ]	南惠楊
(介評)「樹鬼魔」評	[ 56 ]	怡小陶
(介評)第波卡·曼楚者作其及「血冷」	[ 92 ]	蓀月楊
(訪專)書談夕一授教葦一姚與	[ 40 ]	生雲覃
物讀學科俗通談漫	[ 20 ]	民崇黃
要舉籍書讀必生學系文國	[ 59 ]	生更王
(評短)題問的書贈	[ 37 ]	青 霍
(語後言前)序自「索探學文」	[ 103 ]	燕柏林
(語後言前)話的後譯「血冷」	[ 98 ]	蓀月楊
(稿特)「蟬」的民懷林談	[ 106 ]	等愛祖楊
書讀書藏書寫	[ 89 ]	鈞鼎王
像話家作	[ 69 ]	室料資刊本
目書	[ 75 ]	室料資刊本
表查調見意者讀	[ 123 ]	社 本
談漫評書	[ 128 ]	祖繩朱
箱信評書	[ 131 ]	等宏寬李
引索評批	[ I ]	邁 方
後編	[ 36 ]	社 本

賢銳古：計設頭刊 楚菊王：計設面封 中 汪：字題面封

# 「書評書目」一年

洪簡靜惠

「書評書目」於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迄今，轉眼已滿週歲了，在此期間，承蒙專家學者及海內外賢達，不斷的在精神上給予我們鼓勵與支持，實令我們在感激之餘，更打內心裏昇起了「吾道不孤」之感。

遠在五、六年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對外國出版界的蓬勃景況即深為讚嘆。當時我最愛去的兩個地方，一是書店，一是圖書館，每有餘暇，我就把時間消磨在這上面。在翻翻看看中，唯一令我感到遺憾的是：臺灣來的出版物太少了，根本無法與外國的圖書爭長。就我去美前所知及四年前我歸國後詳細比較，發現臺灣的出版景況在當時正是一個巔峯期，政府主管部門還連串的舉辦過一些書展，出版與讀書風氣鼎盛。然而在國外所見，還是那麼少數兩三本，有的地方甚至還不見踪影，這是什麼原因呢？海外的遊子何止上萬，他們讀不到祖國的出版物，無形中和祖國的學術文化脫了節，這個責任該由誰來負？——政府？出版商？每一個知識份子？——每思及此，常感慨良深，當下即寫信與在美的大姐簡宛連繫，再與臺灣的幾位朋友深談，發覺竟也有不少志同道合的人，因此才有創辦「書評書目」的構想。

在此我該感謝的是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及外子敏隆的極力支持，使得「書評書目」的籌辦事宜，得以立

即展開。一年了，雖然我們的收支還不能維持平衡，但內心裏確實充滿了一股「在做一件事」的感覺，也是相當快樂與踏實的。

懷着欣慰和感激，我們願意在此向每一位關心我們刊物的讀者，更具體的報告我們的理想和所追求的目標，敬請讀者諸君繼續惠予指教：

一、書目的整理——這一項是專門為讀書人設計的。國人對資料的整理一向不甚重視；有的儘管知道資料的價值性，但一方面因礙於時間，同時也沒有那麼大的精力去整理。透過「書評書目」的努力，我們希望所有的讀書人由此都能得到一些便利。對於書目，以出版社和書店為單元的工作，我們已於今（六十二）年七月結束，而從本期開始晉入第二階段，以作家為單元；圖書分類來編排書目則為第三單元。這之後，我們將做成「書目總集」，貢獻讀者。

二、建立嚴正的批評風氣——我們希望我們所刊載的書評，都能跳出「人身」的圈子，而以純客觀的立場談書論書。我們不作與胡吹亂捧，我們堅信我們的作家應該受到鼓勵與支持，同時更應該得到真正的關懷，一篇超然的、客觀的批評，是褒、是貶，都能給予作家們「欣慰」或「反省」的機會，我們渴盼能給予他們這些真正「關切」的慰語。

三、開拓讀者胸襟，提倡讀書風氣——我們的年輕學子們，對事、對人的看法，每易走入習慣的模式裏，往往不是正面即反面，很難從多方向、多面的角度來觀察、推測，再作結論。本刊即希望能藉著評書、論書來

開拓他們的胸襟，容納更多的事物，以建立合理的人生觀；我希望真正愛書的朋友，都會喜歡「書評書目」；不太愛書的人，也會因閱讀「書評書目」而喜歡讀書。目前絕大多數國人，或為生活奔波，或忙於交際應酬，一旦離開學校，就少有機會接觸書本，而我們所以辦這樣一本雜誌，最主要是希望提高整個社會的讀書風氣，如果人人以讀書為樂，相信我們大家的生活無形中就會充滿情趣，而不至於像有些人終日無所事事，覺得活着實在寂寞無聊。

四、為海外及偏遠地區的讀者服務——「書評書目」願意提供新書資料及人力的援助，為海外及偏僻地區的讀者作最大的服務。海外的學人、華僑，如要購買國內的出版物，只要開一張美金或港幣支票，隨同所要的書名寄來本社，就可得到所要的圖書，國內的讀者則可利用劃撥儲金，指明書名及出版社，即可得到我們的服務。讀者委託我們代購圖書，並得享受定價八折、特價九折的優待。

最後我覺得書評的文字，應力求可讀性，使能為中等以上的知識階層廣泛接受。當然我們並不是要排斥學術性的研究論文，但是太過艱奧，過份強調術語、典故，一板一眼的文章，總是不大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一篇文字淺顯，內涵深厚的文章，並不會降低它的水準。所以，「書評書目」今後的內容重點將不偏於流俗也不過於嚴肅。可讀性高能廣為讀者接受。深入淺出才能把握重心。

一年了，我們的辛苦不必為外人道，但眼看着一本新的刊物在茁壯，在成長，那份快樂也不易為外人知，我們謹誠摯的希望，所有的讀者朋友們能不斷的激勵我們，鞭策我們，並且支持我們。

# 秩序如何生長？

陳芳明

## 評葉維廉「秩序的生長」

「秩序的生長」（臺北，志文，六十年）是詩人葉維廉最近出版的一本文學論集。此書的詩觀，無疑是當今西化派詩人的重要理論根據。倡導超現實主義的洛夫，及其擁護者如張默、碧果等，都曾顯著地接受葉維廉詩論的指導；雖然葉維廉的理論已經被洛夫等人做相當程度的曲解和轉化，但葉維廉對他們所產生的影響，則是毫無疑問的。近來，批評界對超現實主義逐漸展開知性的批判，却對超現實主義背後的有力影響者幾乎忽視了。

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便可發現洛夫早期對詩的純粹性的瞭解，完全是接受西方理論的灌輸；在近期他則以葉維廉提倡的「純粹經驗」來取代了。姑不論洛夫對「純粹經驗」是否一知半解，不過，這項事實却證明葉維廉的理論，已經對超現實主義者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或者更確切的說，葉維廉多年來提倡的「純粹經驗」，已經為超現實主義者注入一股有力的興奮劑。過去標榜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已開始諱言超現實主義了，他們或自稱是「廣義的超現實主義者」（如洛夫、張默），或附會中國傳統文學已有超現實主義（如周鼎），而他們最

大的飾詞，則是利用「純粹經驗」來掩護。對他們而言，當他們談到「純粹經驗」時，事實上就是指超現實主義了，雖然洛夫原來提倡的超現實主義，與葉維廉提倡的「純粹經驗」有很大的出入。

至此我們可以瞭解，葉維廉和超現實主義者之間的關係，葉維廉自始至終都是特立獨行的，很少受到超現實派的影響，相反的，超現實主義者則努力發揚葉維廉的理論，並襲取他的養分。所以，葉維廉的詩論是值得探討的，近年來的批評似乎都側重他的創作方面，對於他的理論很少觸及。筆者願就「秩序的生長」一書，來討論他的詩觀，以追溯他的思想痕跡。

「秩序的生長」收錄了他十餘年來的重要論文，從這本書可以看出他早期和近期詩觀的轉變，也可看出他對中國新詩界的影響。此書共分三部，第一部謂之「開始時，追索與試探」，是他在師大研究所時期所撰寫的論文，性質很雜，包括中國現代詩的批評，艾略特的研究，及田納西·威廉斯戲劇方法的探討；第二部謂之「或許是距離的關係」，思考較為周密，是他在留學時期寫成的論文；第三部謂之「漏網之魚：維廉詩話」，大約是他在創造的過程中，留下來的一些思想的片斷。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僅就有關中國現代詩的論評拿出來檢討。

此書的第一部份有兩篇重要的文章，即：「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與「詩的再認」。前篇寫成於民國四十八年，正是中國現代詩步入高潮的時候，現在看來，非常富有史料的價值；後篇成於民國五十年，後來成爲「七十年代詩選」的序文，可以代表當時某些詩人的共同看法。

「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一文，對民國四十八年前後的詩壇有一概括性的析論。他指出當時的現代詩人，一方面反抗中國的傳統，破壞固有的形式，一方面接受歐美現代主義的各種實驗和運動，其間包括現象說、立體主義、意象派、表現主義、達達主義、存在主義等等，由於現代詩人對西方的各種主義作毫無選擇的繼承，乃形成一種混亂而複雜的運動，他分析現代詩人的基本精神有四：

一、現代主義以「情意我」世界為中心。

二、現代詩的普遍歌調是「孤獨」或「遁世」。(以內在世界取代外在現實)

三、現代詩人並且有使「自我存在」的意識。

四、現代詩人在文字上是具有「破壞性」和「實驗性」兩面的。

這段簡單的分析，可以說非常客觀，而且也很準確。由此可以發現，當時的現代詩人在思想上是相當貧乏的，現代主義之引進中國，並非始於臺灣的現代詩人，在大陸淪陷以前，已有部份詩人展開這方面的工作，不過，對當時的新詩界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葉維廉認為臺灣的詩人之所以重新接受歐美現代主義，主要有二因：第一、是由於過去詩人的成就被封鎖於大陸，而從大陸流到海外及臺灣的書也甚貧乏；第二、已經成熟而往自由世界的詩人幾乎可以說沒有；要寫詩，則要從頭做起(頁一五——一六)。這種情形可以說是臺灣新詩發展史上的不幸，由於政治的因素，乃迫使詩人和三十年代的文學隔絕，而向西方的各種主義吸收養分。顯然，葉維廉的說法大致上已取得一般詩人的同意，歷來的評論家也往往以此觀點做為臺灣現代詩人為什麼要西化的理由。

事實上，葉維廉和一般的評論家一樣，都只看到事實的一面而已，對於現代詩人為什麼要反抗傳統，則避重就輕忽略過去了。「反傳統」、「破壞傳統」可以說是文學史上的一大課題，一位創作者在反抗傳統之先，必定是認清了傳統面目，辨別傳統的優劣，同時，本身在思想上已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足以引導文學的方向，然後才有破壞傳統可言。從葉維廉的文中，並不能看出他筆下的「傳統」究竟是指什麼？這也是西化派詩人的共通弊病，他們在西方的文學主義衝激之下，「反傳統」已成爲一句口號，認為這是當然的事實，一般說來，反傳統的詩人並不知道什麼是傳統，他們打起反傳統的旗幟，原是一項盲目的舉動。到目前爲止，還未曾看見有那位反傳統的詩人，冷靜下來分析傳統的得失，或者有意去探討傳統的內涵。如果有人能用心指出傳統的缺失，並且提出自己的新觀點，也許對讀者還有一番說服力，問題是，大部份反傳統的詩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還是一片茫然，至少就當時的詩壇而言，部份西化派詩人還不能具體的檢討傳統的內涵。讀者有興趣的

話，可以參閱張默的「現代詩爲什麼反傳統」一文（收入氏著「現代詩的投影」，商務，五十六年），該文自始至終未能觸及傳統的核心，除了認爲反傳統是當然的事實之外，並沒有提出反抗傳統的原因及理由。

現代主義在臺灣的推展，究竟是功是過，目前已漸漸窺其端倪。葉維廉在當時認爲，「現代主義的來臨中國是一種新的希望，因爲它很可能幫助我們思想界衝破幾是牢不可破的制度，而對世界加以重新認識，加以重新建立。」（頁十一）以現在的事實來印證的話，這段預言已有很大的偏差了。現代主義並沒有爲新詩界帶來新的希望，遑論思想界了；相反的，現代主義到了末流，竟挾帶許多弊病，而造成新詩界的混亂。因此，現代主義運動的推行是失敗的，其失敗的理由可以分成兩方面：

第一、就現代詩人的基本精神而言，前引的四項特質正好都構成了失敗的根源。由於現代主義以「自我」世界爲中心，使得詩人逐漸放棄對外界的觀察，亦即以內在世界來取代外在現實，這種傾向迫使詩人的心靈形成封閉的世界，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心理狀態，誤認現實必須要符合他們的心靈，而不知如何在內在與外在在現實之間取得和諧。當他看到了自我，便以爲看到了宇宙；看到了幻象，誤以爲看到了現實。詩人一旦脫離他的經驗世界，乃不知不覺與他生存的社會脫節，他們提出「孤獨」與「遁世」的口號，正是最大的致命傷。詩人引進現代主義原是要重新建立秩序，爲舊有的社會開創新的道路，然而，他們日夜汲汲挖掘自我，他們的詩觀與社會越離越遠，却忘記原來的使命，當初大量吮吸西方各種文學主義的目的究竟是爲了什麼？似乎沒有一位西化派詩人能提出肯定的答案。

第二、就現代詩人的創作技巧而言，葉維廉認爲詩人在創作上有兩大發展，即實驗與感覺。西化派詩人創作的最大特色便是實驗，它意味着一種新的文學即將誕生。不錯的，新的文學形式之完成，並非一蹴可及的，必須依賴詩人多年的摸索與嘗試，然後才能尋出一條可靠的途徑，因此，在實驗階段所產生的作品不可視爲定論。但是，西化派詩人却始終以爲實驗即在創新，創新即是成果，對於標新立異的形式，不惜長年經營，所謂「晦澀詩」與「偽現代詩」乃無可避免追隨而來。同時，西化派詩人「從感覺出發」，誤認「感覺即詩」，因

而許多純屬個人的偶發經驗乃大量出現在詩中，從一滴汗可以引發人類的苦難，從一滴血可以引來世界的悲劇，詩的氣勢壯則壯矣，詩的主題却言人人殊。這兩種技巧正是創作的危機，葉維廉在當時已指出它的弊端（頁二二）。可惜的是，他的忠告並未被西化派詩人接受，直到今日，西化派詩刊仍以刊載實驗詩為樂事，這種把手段誤為目的的後果，葉維廉在當時已預見其危機，但是它的嚴重性，恐怕葉維廉也未曾預料到吧。葉維廉說：「破壞文法而求取一種特別效果在詩的國度是一種特權，但在破壞中，我們應注意到不要傷害語言本身，照艾略特的意思：詩負有提高語言的使命。中國現代詩人對這方面似乎也缺乏努力。」（頁二三）這段話的語氣是相當的委婉的，西化派詩人却把它當做一種鼓勵，大肆傷害語言固有的特性，以致成了尾大不掉之勢。

以上兩個理由，足以說明現代主義失敗的根由。葉維廉認為現代主義的來臨，是「處於一個非常有希望的階段」，認為「中國詩可能很快跨進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頁二三）。如果冷靜檢討的話，葉維廉的這段預言應是很客觀的，只是許多西化派詩人誤解了他的原意，乃使他的預言有了偏差。當時葉維廉假使能够更進一步詳論現代主義的弊端，以達到諍諫的效果，或許臺灣現代詩的發展不會走得那樣偏。瞭解藥性的人，不指出它的惡果；不瞭解藥性的人，却胡亂服用。臺灣的現代詩乃在現代主義的誤導之下，走上歧途。

「詩的再認」寫於民國五十年，五十六年成爲「七十年代詩選」的序文。這段時間正是西化派詩人大行其道年代，因而這篇文章可以代表一些西化派詩人的觀點，葉維廉於五十八年爲這篇文章寫上後記說：「本文寫成之時，中國現代詩正在一種澎湃的激盪狀態，不宜舉例；但本文所論及諸點，其實都已在中國現代詩完成。」（頁一三一）足證此文對西化派詩人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

「詩的再認」主要在探討詩的本質，由於原文非常難懂，筆者只能推敲其中之一二。第一節是探討詩的眞性，葉維廉謂之「意義之伏魔」，「伏魔」一詞很費解，他說：「如果說目前的詩人在寫詩時，讀者在欣賞時，完全是從某種局限的意義下出發，這將是太隨意的結論；但如果說大部份的詩人和讀者均在某種局限的定義之困纏中，則並未言過其實。」（頁一一七）他認爲詩不應只限於某種意義，因爲意義往往限制創作者的詩思

，同時意義也很容易使讀者誤解詩。由此可以推測，葉維廉所謂「意義之伏魔」有三種意思，一是詩應是不含任何意義的，一是詩的意義應是無限的，一是詩中的意義要隱藏起來。如果這三種解釋是正確的，那麼，「意義之伏魔」一詞是說不通的；如果這三種解釋是錯誤的，則「意義之伏魔」更是毫無意義了。

葉維廉既認為詩人不應在詩中追求固定的意義，所以他對傳統的「詩言志」一詞有特別的見解。他認為後人對「詩言志」的誤解至深且鉅，後人以為「志」即是指意志、決意、目的、志向，也因此以為詩應是「載道」的，他認為這種看法太狹窄了。葉維廉以字源學的觀點來分析「志」的原意，他說「志」是由「士」和「心」兩部份所構成的，而「心」應解釋為「吾人意識感受活動之整體（全貌）」，準此，「志」就可解釋為「吾人對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感反應之全體。」（頁一一八）葉維廉的這種解釋是獨斷的，他把「志」字拆開，只分析「心」的內容，而忽略「士」的存在，完全不解釋「士」的意義，這種字源學恐難令人信服。

一位理論家為了堅持自己的論點，不惜拆字，對自己做最有利的解釋，是不能獲得讀者首肯的。如果把「士」解釋為知識份子，又何嘗不能把「志」解釋為「知識份子對社會的關心」呢？葉維廉強調內在世界的重，所以對「心感反應」就特別偏愛了。此文的出發點既有偏差，則全篇的理論基礎也不免使人懷疑。事實上，「詩言志」一詞的解釋，也不是像葉維廉所說的那樣狹窄，開明書局出版朱自清的「詩言志辨」一書（五十二年），已經有很詳細的立論與考證，讀者當可拿來參閱。葉維廉指責後人對「詩言志」的誤解：「由此可見，『載道』的詩人等於在藥片上加糖衣，『獵道』的讀者等於利用糖衣吞藥，自己矇騙自己。」（頁一一八）從相對的立場來看，葉維廉推行現代主義不遺餘力，現代主義又何嘗不是一種「道」（如果「道」的解釋不那麼狹窄的話），則葉維廉的指責豈非針對自己？孔子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似乎也被葉維廉忽略

了。

第二節是比較音樂、繪畫、文學的異同，此節的論點可以說是第一節的申論。他強調：「一首成熟的詩往往把『意義顯露性至為明顯的敘述』去掉，而利用純粹意象的飛躍，或利用神秘主義的敘述語勢以期達到心象

全貌的放射。」(頁一二三) 這段話大致是正確的，問題是，要把詩中顯露的意義隱藏起來，是不是要利用神秘主義的敘述語勢，或利用純粹意象的飛躍？以余光中的長詩「敲打樂」為例，整首詩的主題和意義都是隱伏的，這首成熟的作品所運用的意象既準確又落實，絲毫不沾神秘主義的色彩。一首詩的完成，並非一定要依賴某種固定的方法，成熟的詩人出手皆成詩，無需任何文學主義的幫助。

葉維廉主張把詩中的意義隱藏起來，事實上已被他的追隨者所曲解了，一些西化派詩人以為「意義之伏魔」就是指詩不應追求任何意義，因此，他們所寫出來的詩往往以曖昧不清的姿態出現，主題含糊，意義不明，一旦受到質詢，却又以「詩中含有無限意義」之語為詞。另一些西化派詩人雖有意隱藏詩中的意義，然而，由於駕馭文字的能力還未成熟，或是創作技巧的笨拙，却以一些意象不準確的語句來代替，結果常常造成「文不對題」的局面。

第三節是討論現代詩所表現的情境，他指出四種，即矛盾語法的情境、遠征的情境、旅行者或「世界之民」的情境，及孤獨的歌者。葉維廉指出的這四種傾向，正是日後西化派詩人所津津樂道的，凡是西化派詩人的作品都可歸入這四種型模。尤其是矛盾語法的追求，更是西化派作品中屢見不鮮的技巧，它往往把兩個「似真且謬」的意象放在一起，而產生互為暗示的相剋相生的作用。這種技巧的啓用，原可為詩帶來新的力量，不過，到了濫用的程度以後，使每首詩只見矛盾的句法，不見全詩的力量，如「沒有飛翔的翅膀」、「沒有岸的河流」、「寂靜的巨響」、「雪在火中成長」……等等的句子，在西化派詩中俯拾即得，兩三句一小矛盾，四五句一大矛盾，果然把讀者逼進「矛盾的情境」裏。

葉維廉在這一節裏所討論的，最後都被超現實主義者一一吸收。例如矛盾語法的情境，洛夫便將之納為中國現代詩的特性之一(見「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序，頁十七)。葉維廉指出現代詩「從混亂中找出秩序」，洛夫也跟着說：現代詩的特性是「從混沌中建立秩序」(同上，頁十七)。葉維廉在遠征的情境說，「……或美或醜或盡是荒謬。……均自成一種意義，一種象徵，一種神秘的經驗」，洛夫也跟着認為「不論是迷惘或荒

謬，都是富於積極意義的工作」（見「詩人之鏡」序，頁二）。葉維廉在旅行者或「世界之民」的情境說，「詩人的掙扎是人類全命運及其自己命運的思索」，洛夫也跟着強調「思考到整個人類面臨的命運」（同上，頁六）。

要之，「詩的再認」一文對西化派詩人的影響是至深且鉅的，雖然這篇文章文字晦澀難懂，但是最後還是為西化派詩人肢解消化。西化派作品的風格之所以整齊劃一，主要是由於作品背後有一特定的理論在指導，只要把西化派詩人集合起來，每一位都是關心人類的，每一位都感到很孤獨，每一首詩都有矛盾的語法，動作整齊，步伐一致。這種影響力非常可觀，則葉維廉的詩論，對於中國現代詩的發展，究竟是功還是過呢？

## 二

此書的第二部份包括四篇文章，即「自我萬變的秩序」、「現象·經驗·表現」、「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和「視境與表現」。「自我萬變的秩序」是批評莊喆的繪畫，「現象·經驗·表現」是討論當代中國小說的語言，此二文不擬予以討論。

「中國現代詩語言問題」是葉維廉在美國出版「英譯中國現代詩選」的緒言，這篇序的論點和過去的詩觀大致相同，只是對語言的討論更為詳細、更為周密。他指出，臺灣現代詩的語言已較早期的白話詩更為豐富而複雜，詩中所表現的經驗也較為深入，不像過去的白話詩那樣單純。他首先指中國舊詩的特性：第一、中國舊詩很少有跨句（enjambment），每一行的意義都是完整的。第二、大多數的舊詩沒有人稱代名詞如「你」如何「我」如何，能够以個人的經驗，表達「無我」的境界。第三、舊詩能超脫時間的限制，極少採用「今天」、「明天」及「昨天」等特定的時間。白話詩雖然也能具備這些特點，但是詩人往往不自覺的又把入稱代名詞，時間的限制，以及跨句，再帶回詩中。他強調，一位詩人在創作時，應該像水銀燈的鏡頭一樣，抓住刹那的現象，而不宜在詩中大量運用分析性的字眼。

無疑的，葉維廉的觀點非常精闢，他找出舊詩和白話詩的不同點，同時也指出白話詩的缺陷，文中所舉劉

大白和余光中的詩，確實也顯露了白話詩的弱點。不過，葉維廉主要在建立他的「純粹經驗」理論，他以為舊詩的這些特性，正是要回到「純粹經驗」與「純粹情境」裏（頁一六七）。根據他純粹經驗的理論，一首詩的完成應該是未受知性的污染，詩人和自然界溶合在一起，沒有特定的時空性，文字也幾乎沒有分析性的元素。這種觀點，使現代詩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大的致命傷便是限制創作只有一條路線。一位創作者在寫作之前，必先考慮到不受知性污染，作者不插身其間，不應用演繹的邏輯，不把事物限指於特定的時空，不用分析性的字眼，此五「不」主義足以戕害詩人的詩思。因為，在葉維廉的觀念裏，唯「純粹經驗」才是詩，這種狹窄的詩觀正是西化派作品的流弊，到了末流，詩人以為表現現象的混沌狀態即是不受知性污染，顛倒語言的特性即是不用演繹邏輯，主題脫離現實即是不受時空的限制。

其實，創作的技巧是多面的，不用跨句固能成詩，採用跨句也能成詩，詩可以不用人稱代名詞，即使用了「你」「我」的字眼也能成為好詩；超越時空能表現美，落入特定的時空也同樣是一種美。以鄭愁予的詩為例，他的作品大多是抒情的，詩中所用的跨句最多，人稱代名詞也用得最多，如他的「厝骨塔」最後一節：

窗外是熟習的掃葉老僧走過去

依舊是這三個瓶夫也走過去了

啊，我的成了年的兒子竟是今日的遊客呢

他穿著染了色的我的舊軍衣，他指點著

與學科學的女友爭論一撮骨灰在夜間能燃燒多久

這首詩非常富有宿命的味道，他以一位陣亡的軍人的眼光來觀察現實的社會。他（的靈魂）在厝骨塔上，竟發覺自己的兒子也來了，最後一行很耐人尋味，究竟是感傷兒子的冷漠，還是作難解的自嘲呢？詩中的「依舊」是跨句，却是詩中必須的跨句，省去它，都足以破壞整首詩的氣氛；而且這首詩是主觀的想像，「我」的成份很濃，仍不失為一首好詩。鄭愁予的其他作品，如「知風草」、「四月贈禮」、「裸的先知」、「編秋草」……等等，

一再採用跨句來寫詩，縱然如此，他的作品還是篇篇可讀，句句可吟，相信葉維廉對他的評價也不會太低吧。

葉維廉以「純粹經驗」做爲立論的基礎，特別着重詩人觀察世界的出神的意識狀態（頁一七八），唯其如此，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再存在，亦即達到水銀燈的效果。他以鄭愁子和葉珊的詩爲例，指出他們「也將自己投入星、山、花的運行裏」（頁一八〇）：

頑石打在粗布的肩上

水聲傳自星子的舊鄉

而峯巒 蕾一樣地禁錮着花

在我們的跣足下

不能再前 前方是天涯

這是鄭愁子的「壩上印象」第二節，此詩主要在敘述登山的經過。詩中的星與花都是烏有的，因詩裏說得很清楚，爬山的时间是在早晨，「水聲傳自星子的舊鄉」只不過是形容水聲從昨夜就一直傳過來，在早晨已見初陽，何嘗看到星子？同時，他以「蕾一樣地禁錮着花」來比喻腳底下的山巒，並沒有真的「花」存在。葉維廉認爲鄭愁子把自己投入星、山、花的運行裏是錯誤的。而且，一個人在爬山時，是不可能進入出神的意識狀態的，如果出神的話，恐怕要跌入極樂世界了，因此，詩中有「不能再西 西側是極樂」、「不能再前 前方是天涯」等句子。葉維廉似乎不必把一首單純的抒情詩解釋得如此玄奧，批評原是一段澄清的過程，爲什麼要辛辛苦苦把詩攪混呢？同樣的，葉珊的「夏天的草莓場」一詩，也應做如是觀，葉維廉如果要勉強把此詩與宇宙萬物拉上關係，固然解釋得通，但是，這樣的做法已歪曲詩人的原意了。

葉維廉接着進一步指出：「詩人的責任（幾乎是天職）就是要把中國的感受、命運和生活的激變與憂慮、孤絕、鄉愁、希望、放逐感（精神的和肉體的）、夢幻、恐懼和懷疑表達出來。」（頁一八四）這裏所說的中

國的感受及其一切，就必須以認知的態度來處理，換言之，這裏所指的都是與我們切身有關的事物，詩人在經

營這些題材時，是不是還能以出神的意識狀態來寫詩呢？詩人必須放棄那不可言狀的心靈，放棄冥想式的獨白，放棄神秘主義的色彩，可是，如果要做如此多的犧牲，豈不與純粹經驗的理論發生衝突了嗎？相信葉維廉必已發現純粹經驗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了，因為純粹經驗是超越時空的，不受任何特定時空的限制，更具體地說，純粹經驗論者認為時間與空間是不存在的；而中國的感受則是特定的時空，純粹詩人如何取得其間的和諧呢？在葉維廉的文中，並沒有更詳細的析論。

嚴重的問題是，西化派詩人對於暴力、混亂、神經錯亂等歪曲的意象，過份在詩中誇張表現。前面所說的孤絕、放逐感、夢幻、恐懼等西方人的經驗，却在中國現代詩中屢見不鮮，真正中國的感受反而消失殆盡。另一嚴重的問題，是葉維廉不斷強調水銀燈的效果，乃使詩的晦澀更形濃烈。「視境與表現」一文，就一再申論這個觀點。

「視境與表現」是「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的補述。他再度指出，「由於詩人不堅持人爲的秩序高於自然現象本身的秩序，所以能够任事物毫不染知性的疵疵的從自然現象裏純然傾出，這樣一個詩人的表現自然是脫盡分析性和演繹性的。」（頁一九三）這個觀點無疑就是純粹經驗的強調，葉維廉一再勸告西化派詩人避免在詩中運用演繹性和分析性的字眼，他認為這樣能够使景物和讀者之間的距離拉近，以達到「不隔」的境界。這是葉維廉過份的把純粹經驗理想化了，一首詩如果完全脫盡演繹性和分析性，它是不是還能成爲詩，是很令人懷疑的。以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爲例，他自認此詩有純粹經驗的傾向，讀者之所以不能接近它，是因為它太隔了，而「隔」的根由乃來自它的純粹經驗。「石室之死亡」並未重視詩的演繹性，每一行詩各自獨立，把四五行各自爲政的句子放在一起，即成一首詩，其結果反而把讀者拉遠了。相反的，洛夫在「外外集」的表現，有些詩之所以超過「石室之死亡」，使讀者能進入他的詩境，究其原因，便由於他放棄對純粹經驗的迷信，近期洛夫的詩漸漸有演繹性的字眼出現，他的詩風反而清爽許多，這種轉變葉維廉也出乎意料之外吧？如果葉維廉有足够的時間，筆者很願意虛心向他請教碧果的詩，碧果的作品該是純粹經驗的典型，則葉維廉對他的評

價是否高於其他西化派的詩人呢？

### 三

第三部份是葉維廉的詩話，在詩話的開始，他寫了一段引言：「詩人多不願談自己的詩，這，常常被視為一種煙幕。一種故作的姿態。這是不大公平的看法，因為根深在詩人的意識裏的美感視境，是不容分析、解說程序的；這種程序，無論你如何的詭奇，都會破壞一首詩的機心。詩不是分析網中的獵物。」這段話主要在說明詩是不容任何解釋的，顯然，他在維持詩最初的美感。

這是值得商榷的，一位詩人寫詩，並非看到什麼就紀錄什麼，即使以「自動語言」來寫詩，畢竟還是要經過修改的，這種修改已和原來的美感產生一段距離了。再進一步說，即使「自動語言」都不經過修改，但是，事物或意識在轉換成語言過程中，其間也會有偏差的。換言之，詩人完成一首詩時，他與當初的意識必已發生相當大的出入。以葉維廉的詩為例，他在「雪之臉」（仙人掌，五九年）發表一首「茫」，寫到中途，不知該以何種文字來表現他的意象，乃以幾個雜亂的圖案來代替詩，相信那副圖案與他心中當初所想的也有很大的差異吧，更何況以文字寫詩了。詩人既以文字毀壞原有的意象，實不能再視詩為「根源在詩人的意識裏的美感視境」了。

一首詩能不能分析，端賴創作者的表現技巧，以及讀者的鑑賞能力。筆者相信，一首詩的好壞，必須看它經不經得起分析，「唐詩三百首」經過後代無數人的解說與分析，未聞破壞了一首詩的機心，只有解析的不同看法越多，才能越近詩人的真貌。其實，葉維廉的論評和詩話中不是對其他詩人的作品做了不少的解釋嗎？只要認清詩的主題和意義，不做過份偏差的臆測，詩如何不可分析呢？

詩話中，對中國傳統的舊詩有很多新的見解，這是非常可喜的。一位浸淫在西方文學中的詩人，能夠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傳統，探討它的優劣，相信會得到許多更客觀的看法。讀者細心的話，便可發現葉維廉在近期的

最大轉變，便是完全放棄他早期那種「反傳統」的態度，這種轉變可以說是經過多年的沉思所得的，這是西化派詩人中，自覺得比較清醒的一位詩人。在中國現代詩的進展中，西化派詩人的回頭是一大公案，將來必會有人討論這個問題。

綜觀「秩序的生長」全書，足可看出一位詩人的心路歷程，在詩話最後，葉維廉說：「有許多人問我是象徵主義者，還是超現實主義者，還是印象主義者，我以為，我既是中國人，對中國這類視境又極其深愛的，雖則在寫詩或有意或無意的用了象徵，但很自然的會以外象的跡線映入內心的跡線這種表現為依歸……。」（頁二二四）從這段話不難看出他的心向，雖然目前他還在猶疑階段，但是他向中國現實的投入是可以預見的。相信「秩序的生長」是他的一個結束，下次他的詩論出版時，他或許已在中國的土壤上登陸了。

（六十二年八月五日晨）

林語堂博士編著

## 當代漢英詞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由於近世紀來社會與政治之演變，我們深感國人已急切需要學習外語，尤其被公認為國際語言之英文，以達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更進一步之相互溝通與了解。

林語堂博士為聞名國際之學者與語言學家，中英文造詣早已蜚聲中外。他化了多年之時間編著此舉世殷切期待之一部最完備、合乎科學和當代需要之「漢英詞典」。

林博士收集在本詞典之字、詞彙皆為目前在報紙、雜誌書籍上所採用之最新、最常用、並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而其英文譯法及解釋亦皆為最接近原意，以及合乎本國習慣之語法。

本詞典之特點有：①首創用語言學之方法整理中國語文。②採用簡便的上下形檢字法，易於查閱。③可供打字、發電報及輸入電腦之用。④附英文索引。

本詞典之出版，希望能夠成為中英文之基本工具書，初學者可用，從事研究工作亦可。

一、八〇〇頁 7 1/2 × 10 1/2，聖經紙精裝

實售新臺幣一、五八〇元

臺灣區總代理：**美亞書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一段四十八號  
郵政劃撥：一四五三〇號

●推薦好書是大家的責任

●欣賞好書是大家的樂趣

- ① **天香庭院** 張秀亞著 二十五元  
——作者認為這是她的五十四本書中，最有價值的一本
- ② **真善美的故事** (三版) 丁貞婉譯 二十五元  
——比電影「真善美」精彩十倍，音樂氣息芬芳感人
- ③ **三度生命** 鄭聖冲編譯 二十五元  
——列舉成功生活的實例，啓發生命的真正意義
- ④ **現代存在思想家** (再版) 項退結著 二十五元  
——本書是根據存在主義原典的最可靠介紹，保證深入淺出
- ⑤ **禪海** (再版) 南懷瑾著 五十元  
——當代中國禪宗大師的代表作，還出禪的本來面目
- ⑥ **斷羽** 葉海煙著 二十元  
——寫出年輕人的心靈、年輕人的思想，真摯感人
- ⑦ **李白乾杯** (江東去之一) 碧竹著 二十元  
——這是碧竹的第六本書，收集了他最滿意的十二個短篇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先知出版社** 郵購八折優待  
郵撥一八五一九號

## 漫談通俗科學讀物

黃崇民

最近行政院蔣院長，在一次會議上指出，今後國家科學發展的兩大目標為厚植國力，創造國民更多財富，亦即國家科學發展的現階段目標，為發展以實用為主的科學。雖然以實用為主的科學發展，很難在高的科學學術領域裏，有長足深遠的進展。但是，環顧我國目前的環境，發展實用科學，以增進全民的福利，厚植國基，應該是當務之急。因此，我們對於蔣院長的指示，不禁報以由衷的喝彩。對於實用科學的研究與發展，筆者不敢置喙。不過筆者在此，想把對於厚植國力，增進全民福利，頗具功效的另一種科學工具——通俗科學讀物，做一番簡單的介紹，期望大家能夠對它有更清楚的認識，進而加以發揚光大，相信當能更加速我國的科學發展，加深我國的科學根基。

我們都知道，在目前的國際環境裏，一個國家的科學、工業與貿易的發達與否，跟國家的盛衰貧富，息息相關。在這個競爭的時代裏，一個國家的科學、工業或貿易，能否超越他國，絕非僅由少數明星式的科學家、工業家或貿易商的努力，所能為功的。它必須要在這方面的從業人員，不但在量的方面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質的方面的提高。換句話說，不但在這方面，須有廣大衆多的從業人員，羣策羣力，而且人人須具備較高的知識水準，較豐富的科學常識，以及能夠純熟的使用科學方法。而這幾個條件裏，除了量的方面，由於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我們有了較多受各界歡迎的基礎從業人員（大都為工人）外

，其他的條件，則不是政府的行政力量，或各界人士的努力，所能輕易達到的。筆者認為在這方面，除了盡力鼓勵激發各界從業人員的求知慾、進取心外，大量適宜的通俗科學讀物的供應是非常必須的。因為它不但可以不拘形式的幫助各界從業人員，增進科學知識，培養科學的精神、態度與方法。並且能够激發創造、想像力，為斯界創造出更多輝煌的成果。

然而，並非每一本通俗科學讀物，都具有上述的功能。也就是說，並非像目前坊間許多類似急就章的此類作品，所能達成的。筆者認為一本合乎理想的通俗科學讀物，必須具備下列的幾項特性。首先，讀物本身的內容，既然是以科學為其主要內容，則科學的「正確性」是不容忽略的，亦即此類作品，不可像文學作品，隨意之所至，信筆揮灑，它必須是正確的科學內容。另外，筆者認為雖是同樣的科學內容，但是由於讀者對象的不同，其編寫的方式，內容的安排，自應有所差異，否則將有對牛彈琴之譏，亦即作品本身「通俗性」的恰當與否，是非常重要的。還有讀物本身的「趣味性」，也是一項必須具備的特性。筆者此處所說的趣味性，並非專指文筆的風趣、幽默而言

。因為科學讀物，在一般人的眼光裏，它不能像幽默小品、笑話集等的令人哈哈一笑，或像文藝、武俠小說般的引人入勝。筆者所謂的趣味性是因人而異，因地設物的。例如專門寫給家庭主婦看的科學讀物，則大可以廚房、家務事為例，來說明科學原理、方法，當然比以正統的學理說明，學校實驗室似的實驗為例，來得有趣。另外，例如寫給商界人士看的科學讀物，當然沒有必要把愛因斯坦，馬克斯威爾(Maxwell)等人的理論，搬出來亮相，大可以說明一下貨物的運輸，事務的處理，或辦公室常見的事物為例，來說明科學方法的運用，或解釋某些科學原理。總而言之，一本理想的通俗科學讀物，必須具備三個特性，即正確性、通俗性、趣味性，三者缺一不可。

以上所提的正確性、通俗性或趣味性，為通俗科學讀物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若以通俗科學讀物，其編寫的形式來區分，大致可分為科學散文、科學小說、科學家傳記、科學新聞報導、兒童或青少年科學讀物，以及一般中小學課本等六類，茲分述於下：

「科學散文」這個名稱是筆者暫時杜撰的（容有不妥處，敬請高明指正），即指一般以科學內容為主

，而以散文形態所撰寫的文章，其目的在介紹或說明某些科學內容，其對象則以非本行的各界人士為主。例如目前國內「科學月刊」中，所刊載的文章，大都屬於此類。可惜其中有部份格調、內容偏高，不易為一般人所瞭解接受，雖然「科學月刊」曾說明，以一般大學生能看懂為其編寫的方針。事實上，「科學月刊」中，有些文章，若非本科系的大學生，要讀懂它，則將煞費周章（其實若是文、法、商的學生，絕大多數根本邊都摸不上）。所以撰寫此類文章的人，除了須具備專門科學知識與最起碼的散文寫作能力外，還須在運筆行文之際，有克制自己的功夫，時時注意自己所述說的對象，因為實際上，我們從這類文章中看出，許多作者在撰寫之際，無法自我把持，常在不知不覺中，走向賣弄知識的路子上去，使得許多原預定的讀者，如墜五里霧中，摸不着頭緒。因而失去其撰寫的初衷，整篇文章也變得不能不類，蓋高深的知識，自有廟堂科學論著來論說，何勞詞費。

「科學小說」，是以小說的體裁，穿插或安排科學內容而成的一種著作。此種著作，作者除須具備廣博的科學知識與小說寫作技巧外，還須有豐富的想像

力。由於此類作者所需具備的條件較高，因此科學小說在國內並不多見，在坊間所能見到的大都是譯作，國人的創作，真是鳳毛麟角。例如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科學探奇」( *Adventures in Discovery* ) 中所集的 Issac Asimov 所著之「氫的發現」, L. Sprague de Camp 所著之「Cope 與 Marsh 之爭」, 或 Harry Harrison 所著演繹的方法，又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寂靜的春天」，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張系國博士所著的短篇小說集「地」中的「超人列傳」即屬於此類作品。由於是以小說體裁寫出，故其趣味性自然較高，也更能發人深省，這不是其他形態的科學讀物，所能望其項背的。

「科學家傳記」，原屬於傳記文學的範圍，一本理想的科學家傳記，除了述說一個科學家成長的歷程，與其時代背景外，對於其平時思考、創造的過程，應做妥善的穿插安排。尤其應對其平日科學精神的培養，科學方法、習慣養成的經過，做小說性、趣味性的描述，使讀者在興味盎然之餘，收見賢思齊之功。可惜目前坊間所能見到的科學家傳記，幾乎皆為外文節譯本，只作履歷表式的記述，無法達到科學家傳

記，所應有使人潛移默化之效。因此，科學家傳記的著作或翻譯，將是今後科學教育界與傳記文學家的一項重要課題。

科學新聞報導，是專指在報刊雜誌上，最新科學消息的報導。撰寫人須具備廣泛的科學知識，與撰寫新聞稿的能力。目前國內各大報，偶而有對科學消息的報導。令人引以為憾的是，絕大多數的報紙，對於科學消息大都等閒視之。大部份的編輯老爺，把科學消息當做缺稿時，填空補白之用。間或有較大篇幅的科學報導，則由於過份使用新聞稿的渲染手法，很容易使外行人，對科學內容引起誤會，而在內行人間傳為笑柄。例如前些時候，某時報對一位留美科學家研究成果的報導，頗有令人以為該科學家已經史無前例，震古爍今地把物理學，做了一個革命性的修正。事實上，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所幸後來由某專家提出指正，否則以訛傳訛，豈不授國際人士以笑柄。目前國內記者先生們，對於新聞稿的寫作功夫，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尤其標題的創作，更是純妙無比，一點點芝麻蒜皮小事，可以有許多怵目驚心的標題。可惜用此種手法，撰寫科學新聞稿，不免有牛刀殺雞之譏。

因為科學新聞，亦屬科學讀物的一種形態，其內容的正確性，是不容忽略的。不可僅為了醒目，而做不合情理的渲染，尤忌爲了嘩衆取寵，而故意標新立異，歪曲科學事實，犧牲了科學新聞的正確性。此外，由於報紙的讀者是廣大的羣衆，其「通俗性」，更應特別注意，不可故弄玄虛，令人摸不著邊際，如此則失去科學傳播的意義。筆者由衷的希望，今後各報社，能够更重視科學消息的報導，而且所報導的科學消息，能够保持絕對的正確性與相當程度的通俗性，則其喚起民衆對科學發展的注意，對於國家科學的發展，將功不可沒。

兒童或青少年科學讀物，此類讀物負有一項特殊的使命，即是補救正統學校教育中科學課程的不足。由於正統的學校教育，其科學教材，受到許多先天性的限制。例如學校設備、師資、授課時數、升學考試等因素的影響，不但不可能把各式各樣的基礎科學知識做系統性完美的介紹，而且對於最重要的科學精神、方法，亦無法在教材中，對學生施以很理想的訓練（目前一般施用的教材，對於這方面，大都付之闕如，此點筆者一直深以為憾）。爲了滿足天資較高兒童

或青少年的求知慾，或爲了補救正統學校教育的缺憾，以便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替國家培育出更多的人材，厚植國家的科學根基。大量編寫此類讀物，提供給芸芸學子，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而此類讀物的編寫，對於任何一個科學教育工作者而言，將是一項神聖而不可忽視的使命。然而任何一本此類的讀物，欲達成其所負的特殊使命，亦不是像目前坊間許多類似的刊物，草率從事所能達成的。筆者認爲最低限度，在編寫此類讀物時，須注意到下列所述諸點方可：首先，由於此類讀物的對象爲在學的兒童或青少年，其閱讀能力因就讀年級不同而有所差異，因而文字的淺顯、流暢、易讀，都是很重要的條件。此外，趣味性與啓發性更需特別注重。因爲具有趣味性，方能引起他們的閱讀興趣，如若不能引起其閱讀興趣，內容再佳，又豈奈他何？如此則前功盡棄。又啓發性實爲編寫此類讀物的最主要目的，因爲若不能啓發其心智，發展其創造想像力，激發其求知慾與進取心，則此類讀物要之何用？所以筆者以爲撰寫此類讀物的作者，須具備豐富的科學知識外，還須對兒童心理，教育心理有相當的認識，方能駕輕就熟。筆者認爲

這方面的讀物，最好由經驗豐富的科學教師執筆，輔以專家學者的校訂，最爲理想。可惜目前國內教師，日日爲生活疲於奔命，能够教有餘力，則以爲文的，恐不多見，奈何！

中小學的科學課本，近年來中小學科學課本的編排方式，內容取材，時有變更。這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爲我們知道，任何事情只有在變中，才能够求進步。而任何一本科學課本的理想與否，事實上，很難遽下定論。因爲大抵教材的編排，使用的方式，與當時公認的最理想的教育理論，及當時實際施行的環境有關。一本費盡心血編出來的課本，很可能因事過境遷而變得一無是處。而近年來，中小學的科學課本，雖屢經修訂，仍不免受多方的責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套真正適合國情，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科學教育理論。換句話說，我們沒有一套大家公認理想而可行的科學教育理論，來領導科學課本的編輯。因此近年來此類課本的編輯的理論基礎，皆爲舶來品。而國人對於科學教育理論的注意，還是近二、三年來的事，因此，在生吞活剝之餘，自然略感消化不良。而且目前世界各國流行的科學教育理論，不盡相同，其



# MOBY DICK的中譯本

黃燕禎

譯 名：白鯨記

著 者：H. Melville

譯 者：葉晉庸

出版者：香港今日世界社

初 版：民國五十八年十月

頁 數：四百四十二頁

我們對任何譯文都關心，尤其是文學作品的中譯，任何原著，一經翻譯，便有人閱讀，如果譯得好的話，自然而然會成爲我們文化的一部份。因此每一個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是任重而道遠的。他們除了要有豐富的學識和高尚的學養之外，還得有毅力和恆心去做文化工作。文化跟羅馬一樣不能在一天之內造成，如果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擔負不起這種偉大使命的。

「白鯨記」是美國文學中第一部在世界文壇上揚眉吐氣的經典之作。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早有了譯文。中

譯本遲遲才問世。當初我們的確感到十分的興奮和欣慰，像這麼吃重的作品，有人敢去嘗試淺譯，當然是個好現象。但是我們的滿足是有限的，我們最關心的還是譯文本身，譯作是不是忠實傳神？譯者的中英文造詣如何？中譯的「白鯨記」已將近有四年的壽命，它是不是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它是不是會成爲我們文化的一部份？這些年來一直沒有人提出疑問和質詢，雖然這種沉寂和冷漠的現象，在我們的文壇是司空見慣的，但是我們還是覺得有一談的必要。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白鯨記」的譯文走成了什麼樣，是否扭曲了原著，或譯得太過離譜而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 〔追獵前〕

Whenever I find myself growing grim about the mouth; 是「每當我發覺自己的嘴裏有點苦澀時。」譯成了「只要我發覺自己嘴巴越來越冷酷。」（譯文第一頁第三行，以下作頁××行××）。

If they but knew it, almost all men in their degree, some time or other, cherish very nearly the same feelings towards the ocean with me. 是「人們倘了解這點，幾乎每個人遲早會跟我一樣對海洋懷着差不多相同的心情。」譯成：「可惜世人不知道，幾乎一切的人在某個時候或多或少地懷着跟我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心情，嚮往海洋。」（頁二，行一）。some time or other 是「遲早或早晚」非「某個時候」（頁三，行十六亦譯成這樣）。

…… that's a long sermon [sermon] for a chap that rip a little now and then. 這是 Spouter Inn 的店老板一句稍爲走調的對白，竟譯成：「……這真是一條太長的鮭魚給個傢伙先一刀後一刀割不出個道理來。」（頁二二，行十七），仔細讀一下前後文就知道 sermon 是 sermon 而非 salmon（鮭魚），所以全句該譯爲：「……這麼長的說教，居然出自一位經常會有點胡言亂語的小伙子之口。」

• 27 •  
a handsome pair of red-worsted manropes 是「一對漂亮紅絨線做的蔽門索」不是「一對漂亮的

• 28 •  
用壞了的紅色蔽門索」(頁四八，行八)。

like that [sob] of a heart-stricken moose 是「像一隻心驚的麋鹿的嗚咽」非「彷彿一隻麋鹿心臟給打中後的嗚咽」(頁一五六，行十二)。

I meant not to incense thee. 是「我不想觸怒您。」非「我的意思不是要奉承你。」(頁一五八，行十二)。

a brave stave 是「一段美好的詩句」竟譯成：「響亮的一聲」(頁一六九，行九)。

those insulated, immemorial, unalterable countries 是「那些孤立的、極古的、一成不變的國家」竟譯成：「那些受侮辱的，不知起於何時的，停滯的國家」(頁二一五，行一)。

——that's your gizzard! Aloft! Aloft! 是「——那是你的胃呀！高點！高點！」非「——那是你的喉嚨呀！低點！低點！」(頁二四七，行二)。

As an overladen Indiaman bearing down the Hindostan coast ... careens, buries, rolls, and wallows on her way. 是「好像一艘超載的東印度公司貿易船……駛近印度的海岸，沿途傾側、掩蔽、顛簸掙扎。」非「好似一條超載的東印度公司貿易船……在印度的海面上傾傾斜斜、匆匆忙忙、翻騰滾動地衝去一樣。」(頁二六二，行十四)。

Aloft there, and rig whips and buckets to wet the sail 是「桅桿上邊的人，拉上小滑車和水桶潑濕船帆。」非「爬上小滑車，拿水桶潑濕帆蓬。」(頁二七五，行二)。

……helplessly floated like water-logged dismantled ships on the sea. 是「……就像進了水，卸除裝備的船無助地浮在海上。」非「……就像下了水却失掉航駛能力的海船一般飄蕩着。」(頁二七六，行六)。

That's mud, we leave clay to ditchers, Sir. 是「那是泥漿呀，我們把黏土留給挖溝的人，先生

。」竟譯成：「那是爛泥呀，爛泥應該放在陰溝裏，先生。」（頁三二一，行十三）。

Not a man of the crew but gave him up, 是「水手們沒有一個不當他是無藥可救的病人；」竟譯成：「水手們都沒有當他是無藥可救的病人。」（頁三二一，行九）。

The same waves wash the moles of the new-built Californian towns, but yesterday planted by the recentest race of man……是「就是這股浪潮沖洗着昨天才由最新的人種剛建好的加利福尼亞州諸鎮的突堤……」非「就是這股浪潮沖刷了先人構築起來的加利福尼亞城市的突堤……」（頁三二七，行四）。

a leaning, dilapidated barn 是「一間搖搖欲墜的穀倉」譯成了：「一間傾斜的破屋」（頁三二九，行七）。

……and Ahab moodily stalked away with the weapon [harpoon]；是「……於是阿哈拿着魚杈，心裏面很不高興，高視闊步的走開了。」非「於是阿哈心事重重，拿着魚杈躡手躡腳的走開了。」（頁三三六，行八），Stalked 一詞固也可譯作「躡手躡腳地走」，但按上下文，以及阿哈平時的言行來看，顯然不够妥貼。

through infancy's unconscious spell 是「經由孩提時代那無意識的迷惑」非「由孩提時代的無意識的呀呀學語」（頁三三八，行十六）。

……seems the blazing focus of the glassy ocean's immeasurable burning-glass, 是「……似乎是平穩如鏡的海洋那無邊火鏡強烈的焦點。」非「……似乎是一片汪洋的草原上燎原之火的強烈的焦點。」（頁三五〇，行六）。

29 • this day week 是「下星期的今天」竟譯作：「何時何刻」（頁三七一，行九）。

• ……that is, his two only meals, — breakfast and dinner; supper he never touched. 是「……

：那就是說，他僅有的兩頓飯——早餐和午餐，他從來不吃晚餐；」非「……所謂吃飯，不過早晚兩餐，午餐碰也不碰；」（頁三九二，行二）。

諸如此類的錯誤，多得不勝枚舉，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筆者不想全舉出來，何況好戲還在後頭。「白鯨記」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最後三天的追獵。非常遺憾的是，這三章的譯文簡直集誤譯之大成，是譯文裏最可怕的致命傷。尤其每當白鯨躍然於紙上，譯文就有錯，譯者這種恐懼白鯨的心理，我們只好留給心理分析學家去分析吧！我們現在來看看這三天的追獵到底乖謬成什麼樣子。

### ① 追獵——第一天

Stand by the braces! Hand down the helm!—brace up! Shiver her!—shiver her [White Whale] 是「準備帆索！轉舵使船背風！——打起精神！打碎牠！——打碎牠！」非「準備好轉帆索！扳住舵——撐住帆桁！滾起滑車輪！——滾起滑車輪！」（頁四〇六，行十一）。

……the blue waters interchangeably flow over into the moving valley of his steady wake；是「……藍色的海水交替的流過來，流進白鯨尾後拖着的那道連綿不斷的水跡裏，」非「……蔚藍的海水交替地流過來，流進穩定的裂尾裏。」（頁四〇七，行五）。

But these [bubbles] were broken again by the light toes of hundreds gay fowl softly feathering the sea ……是「可是這些水泡又被幾百隻平穩飛翔在海上快活的海鳥以輕輕的腳趾攪散」……「竟譯作：「可是，這些水泡又被點綴在海上的許多偶而驚惶起飛的灰鳥攪散了……」（頁四〇七，行六）。……shooting his pleated head lengthwise beneath the boat. 是「……將牠那打褶的腦袋直鑽到捕鯨船底下。」竟譯作：「……就在艇底下筆直抬起他的有褶皺的腦袋。」（頁四〇八，行十七）。

With unastonished eyes Fedallah gazed, and crossed his arms but the tiger-yellow crew were tumbling over each other's head to gain the uttermost stern. 是「菲達拉交起雙臂，毫無

畏懼的望着，可是嚇慌的水手們都亂成一團，想搶到捕鯨船的最末尾去。」竟譯成：「菲達拉叉起雙臂，目不轉睛地望着，可是，嚇慌的水手們却在彼此的頭頂上踐來踏去，想走到船梢去。」（頁四〇九，行五），*tumbling over each other's head* 是一句俗語，形容混亂的狀態，和頭毫無關係，更何況在小小的捕鯨船上，水手們也不可能有此絕招：「在彼此的頭頂上踐來踏去」。中文並沒有「船梢」的說法，該譯成「船尾」（見思果：「翻譯的研究」）。

……the frail gunwales bent in, collapsed, and snapped as [white whale's] both jaws, like an enormous shears sliding further aft, bit the craft completely in twain, and locked themselves fast again in the sea, midway between the two floating wrecks. 這是第一天追獵中白鯨破壞捕鯨船的情形，原文既生動又清楚，讓我們看看譯者的神來之筆：「……鯨的下巴一滑，兩片脆薄的船舷立即彎捲，碎然一聲斷了，鯨把嘴巴一閉，朝兩段漂浮的殘艇之間游來游去。」（頁四〇九，行十一），任何人讀到這段譯文都會睡不着覺，尤其不會失眠的人。全句該譯作：「白鯨的嘴巴如一隻巨大的剪刀，往後伸到捕鯨船的中央，將小船完全咬成兩段，就在這時兩片脆薄的船舷隨即跟着向內彎進，陷縮，碎然一聲斷了。白鯨的嘴巴又立即在兩段船的殘骸間合了起來。」

……the boat had shaken off his [Ahab's] hold on the jaw; spilled him out of it [boat] as he leaned to the push; and so he fell flat-faced upon the sea, 是「……當阿哈陷入絕境時，捕鯨船已震開了他握住白鯨下巴的手，把他摔了出去，因此阿哈面孔朝下的跌在海上。」竟譯成：「……小艇一震，把他震落在鯨嘴上；他俯身想再推時，被鯨一口噴了出來，仰面朝天跌在海上。」（頁四〇九，行十四），多了不起的想像力！

• 31 •  
……Moby Dick now lay at a little distance, vertically thrusting his oblong white head up and down in the billows; 是「……莫比敵停在不遠的地方，長方形的白頭垂直地在浪濤中衝上衝下

## (三) 追獵——第二天

；「非」……莫比敵躺在不遠的地方，長方形的白頭筆直矗立在波濤中浮沉；」（頁四〇九，行十六）。

是「有些人緊緊的將一隻手扳住根圓木，伸出另一隻手不耐煩的揮着；」「非」這邊有人緊緊地板住一根圓木，那邊又有人迫不及待地晃來晃去，要攀到另一根上去；」（頁四一八，行七）。

But even that close limit was gained, and while yet all three boats were plain as the ship's three masts to his eye; the white whale churning himself into furious speed, almost in an instant as it were, rushing the boats with open jaws, and a lashing tail, offered appalling battle on every side; 像這些白鯨大發威風的精彩地方，我們讀到的是最糟糕的譯文：「可是在還沒有達到那麼接近的距離之前，白鯨已狂暴地翻騰，一下就張開大口衝向幾隻小艇，那條皮鞭似的尾巴也是晃來晃去，殺氣騰騰；」（頁四二〇，行一），該譯作：「可是，在尚未到那麼近的區域前，那時三隻捕鯨船看起來還像大船上的三根桅桿，彷彿就在一眨眼間，白鯨翻滾起身子，以狂暴的速度衝到捕鯨船中，嘴巴張得開開的，尾巴掃來掃去，向四面八方提出駭人的挑戰；」。

But at last in his untraceable evolutions, the white whale so crossed and recrossed, and in a thousand ways entangled the slack of the three lines now fast to him……是「最後，白鯨在那無跡可尋的旋轉中，穿過來橫過去，使盡方法使三條現在繫在身上的繩子鬆掉部份互相糾纏在一塊兒……」「非」最後，白鯨在難以描寫的翻覆中轉過來又轉過去，拼命牽扯那三根已縛住牠的繩索……」（頁四二〇，行七）。

——a sight more savage than the embattled teeth of sharks! 是「——比擺好陣勢的沙魚齒場面更兇猛！」非」却帶來比城壕似的沙魚齒更駭人的場面！」（頁四二〇，行九）。

Seizing the boat-knife, he [Ahab] critically reached within—through—and then; with—out—the rays of steel; 是「阿哈抓起一把船刀，井然有序的伸進這些鈎杈刀槍的輝耀中，然後再伸了出來。」Steel 此處是指魚杈魚槍等等，這句不該譯成：「抓起一把艇刀，阿哈有條不紊地先用刀子割掉船內的繩索，然後又割艇外的繩索，一時刀光閃閃；」（頁四二〇，行十一）。

……his tail swiftly drew back, and came sideways smiting the sea. 是「……牠的尾巴很快的縮回來，斜打着海水」。非「……就把尾巴敏銳地一縮，又斜斜伸出來拍擊浪潮。」（頁四二一，行十）。

……he pushed his plated forehead through the ocean. 是「……牠推起打褶的額頭橫過大洋。」非「……便把有皺褶的前額在海裏往前一衝。」（頁四二一，行十一）。

……nor did it so exhaust him as the previous day's mishap. 是「……跟昨天受害的情形一樣，今天這場並不使他灰心。」竟只譯成：「……而且並非精疲力竭。」（頁四二一，行十七）。

Can any lead touch yonder floor, any mast scrape yonder roof? 是「測鉛能碰到海底，桅桿能擦到天頂嗎？」非「子彈碰到海底，桅桿戳得穿天空嗎？」（頁四二二，行九）

I'll ten times girdle the unmeasured globe; 是「我要環繞這不可測量的地球十次；」竟譯成：「我要十倍包圍這個未曾測量的地球。」（頁四二三，行十五）。

Oh! how valiantly I seek to drive out of other's hearts what's clinched so fast in mine! 是「啊！我多英勇的想擺脫別人那纏得我緊緊的心！」非「啊！我多勇敢地把那壓得我要命的心事拿來逼得別人發狂呀！」（頁四二五，行一）。

#### （四）追獵——第三天

……all these things are bodiless, but only bodiless as agents. 是「……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無形的，但是只作物體看時是無形的，作行為者看時就非無形的了。」非「不過這一切……東西，都是沒有形體

的，但只是作爲無行體的一般物件，並非無形體的神明。」（頁四二七，行十四）。

My legs feel faint; like his who has footed it all day. 是「我的雙腿戰到軟弱無力了；像走了一整天的人那樣。」非「我的雙腿感到乏弱無力了；好像站了一整天的人一樣。」（頁四三一，行一）。

……then [the waters] quickly upheaved, as if sideways sliding from a submerged berg of ice, swiftly rising to the surface. 是「……接着（海水）很快的往上隆升，彷彿從旁邊開一塊潛伏在水裏的水山突然浮上水面來。」非「接着（海水）又迅速的往上冒，像是湧出一塊沉在水裏的冰塊，一下子騰躍到水面上來。」（頁四三一）。

……and [Moby Dick] once more flailed them [the boats] apart; spilling out the irons and lances from the two mate's boats, and dashing in one side of the upper part of their bows …是「……莫比敵又一次將這些捕鯨船掃散開了，突出了由兩隻大副的船上拋來的鐵器矛槍，並且衝進他們船首上半部的一邊……」非「……小艇又被牠甩開了；兩個大副的兩隻小艇上的刀槍都被摔下了海，兩隻小艇的前半段也被撞碎了……」（頁四三三，行四）。

drawing in a long lean breath 是「微微地長吸了一口氣」竟譯成：「拖長聲音微弱地歎」一聲」（頁四三三行十一）。

but a stage in his leeward voyage 是「僅是牠下風旅程的一站」非「當作牠的後方」（頁四三四，行一）

……the ship [the Pequod], — which thus far had been sailing in the contrary direction to him [Moby Dick] ……根據上下文不該譯成：「——大船一直同牠背道而馳……」（頁四三四，行一）

，該譯作：「——到目前爲止，大船一直以相逆的方向航向牠……」

……that the blades became jagged and crunched, and left small splinters in the sea, at

almost every dip, 是「……槳葉都被咬成了鋸齒狀，且破碎不堪，幾乎每划一下，便要留下一些碎片在海裏。」非「……槳葉都被咬得參差不齊，簡直是每划一下只能引起海水微晃一下而已。」（頁四三九，行一）。

Pull out 'tis the better rest, the shark's jaw than the yielding water. 是「用力划呀！沙魚的下巴是最好的架子，而不是柔順的海水。」非「用勁划呀！沙魚的嘴巴終究比這種軟綿綿的海強些。」（頁四三五行，一）。

At length as the craft was cast to one side, and ran ranging along with the White Whale's flank, he seemed strangely oblivious of its advance——是「終於，小船被划向一邊，緊靠白鯨的側腹，並排划去，奇怪的是，白鯨這時似乎沒注意小船的到來——」非「最後，小艇衝向一邊，緊靠白鯨，並排划去，這時，鯨似乎還完全不理會小艇的來到——」（頁四三五，行八）。

Moby Dick sideways withed; spasmodically rolled his high flank against the bow, and, without staying a hole in it, so suddenly canted the boat over……是「莫比敵打橫地折騰着，痙攣似的將左側腹推滾向艇首，雖然沒給小船鑿個洞，却意想不到的把小船傾翻了……」非「莫比敵斜斜一扭；牠緊靠着艇頭的側腹猛然一滾，小艇連一個洞都沒有撞穿，就陡然翻了個身……」（頁四三五，行十一）。

And now poor Stubb goes to bed upon a mattress that is all too soft; would it were stuffed with brushwood. 是「現在可憐的斯脫布要去躺在總是在太軟的墊子上，假如下面塞點木柴就好了。」非「現在可憐的斯脫布要去躺在最軟最軟的床鋪上了；那裏面會不會塞些柴呢？」（頁四三七，行十三）

……as mountain torrents down a flume. 是「……像山洪瀉下似的。」非「……像山洪瀉在水槽裏。」（頁四三八，行八）。

以上這些錯誤都是經過精選出來的。翻譯的確是件很辛苦艱難的工作，因此我們實在不敢對譯者和譯文有

過分的苛求，但是每一位譯者都應該有把握他的譯文是百分之百對的，翻得好壞又是其次了。如果譯者對自己的譯文沒有這種信心，至少不該望文生義就信手拈來。

「白鯨記」最後三章追獵的譯文，讀了之後簡直讓人撲朔迷離，光讀譯文的人會以為梅爾維爾是在故弄玄虛，其實這完全是譯者在沒有讀通原文前就貿然動筆所鑄成的大錯。像「白鯨記」這麼赫然的一本鉅著，譯成中文却面目全非，實在可悲。



## 後編

● 本期稿件實在太擠，連一向被讀者重視的「兩月新書」都被擠掉了，只得改於下期刊出，而經過了兩個月，編者想說的話似乎也不少，但限於篇幅，也只好從簡。

● 十月六日起，國際學舍將有一個大型書展，

由圖書出版事業協會和晨鐘出版社合辦，本社亦參加了，歡迎愛書的朋友到時前往參觀。

● 本社最近出版了兩冊新書：「文學探索」（

林柏燕著）和「冷血」（楊月蓀譯），預約至九月二十日止，詳細情形請閱本期第八十八頁廣告。

● 本社因業務擴充，需一較大的辦公室和書庫，如樓下能兼作門市，更為理想，讀者之中如有多餘房屋可供租售，請與本社聯絡。

● 本社繼續徵求駐校通訊員，詳細辦法刊於二至五期本刊。

● 第五、六期勘誤表將於下期一併刊出。

● 「龍族評論專號」（中國現代詩評論）已於月前出書，是一部甚具水準的新詩評論集，本刊「批評索引」，限於篇幅無法將該書作者及篇名一一抄錄，特此聲明。



# 贈書的問題

霍青

凡接受過贈書的人都會同意，贈書確實是一種美德。一冊新書或雜誌出版，竟迢迢千里寄來，不費分文就可得手，這種喜悅是難以形容的。對某些人而言，與其說贈書是思想的交流，不如說是一種友誼的交流。因為，有些贈書者，並非在尋求知音；而受書者也不一定會翻閱它，收到新書，就只當作收到一份聖誕卡，看看封面設計而已。多年來，出版界似乎就存在着兩種人，一種是生來要贈書予人者，一種是要書成癖者，這兩種人使我們的文化看起來非常發達。

問題也就出在這裏，贈書的行爲漸漸變成出版界的規矩。一位作家出版了新書，或一羣人合辦一份新的雜誌，首要的工作便是忙着贈書。也許是臺灣太狹窄了，只要寫幾首詩，便是詩人；既成詩人，便會相互認識；

認識之後，便是朋友，而贈書的煩惱偏偏就出在朋友的身上。同樣的，寫小說的、寫散文的、寫劇本的都可以此類推，文化圈子太小，朋友互相碰面的機會也就多了。

如果不出版書的話，大家都相安無事。一旦出版一冊新書，一場「冷戰」便立即展開了。出書者與朋友之間僵持着，前者等待朋友來買書，後者則等待贈書寄來，看誰能堅持到最後五分鐘。一場冷戰打下來，往往是出書者受災殃。他也許會接到一通電話：

「喔，你出書了，我在報紙看到消息。」

「嗯。」

「據說很得好評，我聽到很多人推薦。」暗示的語氣。

「嗯。」

「今天下午出去，我準備去買一本。」表明了立場。

「呀，不，不，……我給你寄去，本來想馬上給你寄去，最近太忙了，太忙了，你千萬別買，……。」

可以預料的是，出書者恐怕還要賠上一大堆抱歉的話，當然這場冷戰他是打輸了。他也許會收到一封信，措詞委婉，褒語不絕，最後自然是要求贈書了。最糟的情況則是朋友見面，雙方短兵相接，出書者往往以贈書

敗下陣來。贈書固是美德，討書也不見得是缺德的事。

搞文學的人，不買文學書籍，搞學術的人，不買學術書籍，似乎是普遍的現象，要維持我們的文化於不墜，就有賴贈書工作的發達了。據說，某位以編詩選爲業的詩人，向來是不買詩刊的，竟然也能編出皇皇鉅冊的詩選，如果沒有贈書，恐怕寫詩的事業不會那麼興盛吧。

出版界最流行的一句話是：「如果你和誰有仇，就勸他辦一份雜誌吧。」這句話的背後，正暗藏許多出書者的辛酸，明明知道辦雜誌的人非常艱苦，要書成癖者依然以討書爲樂，即使本身也是辦雜誌的人，他們也樂於打冷戰。這種惡性循環，乃迫使許多雜誌紛紛停辦。一份質量不好的雜誌停刊，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是，一份質量並重的刊物，往往由於買書者少，贈閱者多，因而被迫停辦，這種現象實令人遺憾，且感痛心。文學界知名的幾份刊物，如「現代文學」、「文學季刊」便始終受到贈閱的困擾，而「純文學」之所以停刊，何嘗不是因贈閱而種下「禍根」？

假使出版界能發起「拒絕贈閱」的運動，讀書人能發起買書運動，那麼我們的文化必定會更輝煌吧。這是一個知識爆發的時代，在電視文化到處侵略的今天，讀書人應該主動維持出版事業的生機，讀書人應該有「謝絕贈閱」的自覺，受書就得付錢，這是讀書人最基本的良心，也是讀書人的尊嚴。

# 與姚一葦教授一夕談書

章雲生

「所謂『知識』不必是一個學問家的知識，它可能並無條理或系統，但却必須該博。」

——姚著「藝術的奧秘」論想像章

姚一葦：你問我讀書的範圍，我實在很難回答，因為我讀的書很雜，沒有所謂「師承」，一直是「自學」的。我從小讀書只是一種嗜好，並不存什麼用心，讀書既非爲了寫文章，即使寫點東西也沒發表（我年輕時寫了好些小說多沒有發表）；更不是爲了教書，我教書是個意外；只是讀着玩的，所以範圍非常廣濶。大致說來可分兩類：

第一類是「創作」。這可以說是自小開始的興趣，只要是文學創作，不問中外古今，我都很喜歡。我想你大概知道，我是講授戲劇的，戲劇的劇本我讀過很多，當然，我也讀過很多的詩和小說，我對於詩和小說都有興趣，只是近幾年來沒有時間讀，讀得較少，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另外一類是知識性的書。只要是知識性的書，我都有興趣，雖然我曾學過工程，但是工程書我不看，雖然我也學過銀行的，銀行的書我也不看，實在沒興趣。除開這些技術性的書，其他如「哲學」，「社會科學」、「心理學」、「人類學」方面的書，我都有興趣。

覃雲生：自然科學方面呢？譬如數學。

姚：自然科學的書我就讀得少了，最近只讀過一本 Set Theory 「集合論」，此外就沒有了。數學方面，我只唸完了大學裏的工程數學，如「微積分」「微分方程」以後就只看過這本「集合論」。當然談不上有什麼研究。啊，我忘了告訴你，我在年輕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對歷史非常有興趣，現在這方面的書，看的就少了。

雲：那一方面的歷史呢？

姚：先是有關通史方面，那是在中學時代看的，看了好幾部中外通史以後，也讀專史。像「古代社會」「婚姻進化史」這類的專史，以及雜史、野史、筆記，我全有興趣。特別是筆記如「日知錄」之類，對於一個忙碌的人最好，因為它不是連貫的，有暇時就可讀一段，不必從頭讀起，可隨興之所之。我的興趣很廣泛，讀的書也雜，也作過「美學」、「藝術理論」方面的一點研究，但這絕不是說我有什麼學問，我從不認為我有大學問，我只有那麼一點點，這個世界上我欽佩的真正的學者太多了！

雲：這些知識有沒有相關性呢？

姚：有的，假如你從藝術或文學的角度來看。譬如說文學的表現媒介物為語言，你就應該具有語言方面的知識，像「語意學」；如果你想了解藝術或文學的創作心理，你就多少要懂一點心理學、人類學，甚至生理學方面的知識，因為藝術的對象為人生，有關人生的各種知識都可以和藝術相關。我之對各種知識發生興趣，都是由藝術而來的。

雲：可不可以說一說你最喜歡的書。

姚：那太多了，不知從何說起。

雲：我是指創作方面的。

姚：那也太多了。幾乎可以說凡是有創造性的東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喜歡。

雲：比方說那些呢？

姚：那太多，太多了。

雲：最近的呢？

姚：什麼是「最近的」呢？你是說最近出版的書？

雲：是。

姚：你問那一類的東西？

雲：小說啊？詩啊？

姚：小說啊，詩啊？專就小說來說——，那範圍還是太廣。其中牽涉得太多。我們舉一個國家來說好了，你是講中國的，還是外國的？

雲：我們中國的。

姚：此時此地的作家？

雲：是。

姚：那麼你曉得我曾討論過四個人的東西，都是口述的，然後根據錄音帶整理。

雲：就是評白先勇的「遊園驚夢」、評水晶的「悲憫的笑紋」、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及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

姚：是的。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寫得是不錯，否則我就不做了，但這並不是就說他們所有的作品我都歡喜，而是說，他們有些作品使我歡喜，我要是不喜歡這個作品，我根本就不談的。

雲：那麼老師是否想過從事詩評？

姚：我對它沒有深入的研究，我是不敢作的，因為詩不像小說，詩較小說解釋起來，我稱之為「曖昧」ambiguous，就是說更「歧義」，你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講也可以，容易招引很大的紛爭。而且對於此

地的詩人，我只能這樣說，在我沒有深入的研究之前，我不敢批評。前些年我對於當代人的作品沒有怎麼注意；近年來我才接觸了一些詩。此時此地詩的爭論是最多的，若要我來發言的話，我覺得我還不夠，還為時尚早。我是個最與世無爭的人，我不歡喜爭執，我知道的我就講，我不懂的不講，如果自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再要去與人爭辯，我是不敢的。至於那幾篇小說批評，我做的只是分析的工作，我覺得我懂的方式是這樣，我就將它這樣的說出來。

雲：會花上很多的時間嗎？

姚：時間是花得不多，有人記錄就行。難的是我自己得要有時間去唸，還要碰到我自己願意批評的作品。我的選擇是這樣的：凡創作作品，我第一看它的「創造性」，它與眾不同的地方，第二看它的「深度」。依我個人的標準：凡看過以後，會使我深思，激發起我的想像的作品，我才會去看第二遍，才會去探討它所表現的是什麼。假如是一眼就看到底的東西，一些陳腔濫調，我的興趣就低落了。因此就一部作品而言，它一定得對人有所啓發，對人人生有所交待，對我們生存的世界究竟表現出什麼樣的一種態度，表露了什麼樣的一種思想。所以我認為：任何一個創作家，都應該是一個思想家。如果它沒能提供我可供思想之物，我可能就讀不下去。

雲：老師的藏書不少，能不能談談您的選書的標準？

姚：是不是說我的買書的經驗？

雲：是的。

姚：書是累積起來的，就是這點書也花了我許多年的時間。我大學一畢業就來到了臺灣，到現在有二十七、八年的時間，開始的時候，我因為收入的關係、生活的關係，必要省吃儉用，才能買本書。那時候臺灣剛光復，日本人正在撤離，我常到舊書攤裏去買舊書，現在這種機會就沒有了，我算是買到了一點書，像上面的這套「世界文學」，「現代戲劇全集」四十四本都是那時候買的，現在早就絕版了。

我是個喜歡買書的人，我買書的範圍很廣，但是我怎麼樣來判斷書呢？當然，如果我曉得它是有價值的，或經人家介紹，或者是我本來就知道這部書的，當然馬上就買。這個不談。假使這本書是我不知道的，作者我沒聽說過，那我就得仔細挑選了。因為我不希望買到一本壞書。假如是本理論書，我一定先看看目錄，看其中討論的是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能不能吸引我，我雖不是專家，但也不是大外行，每一個題目，每一個問題，我總大概知道一點。然後我就翻書後的索引——外國書有一個好處，書後都有索引，可看出作者提到那些人，看看我所心儀的人裏出現了那些，再者，外國書的背面往往刊載一些摘錄的有關讀書的批評文字，可以幫助我們對該書的了解。有了以上三者，我就可以決定買與否了。

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當我看到一本精裝初版書，紙張很厚，而頁數却不多，售價很貴，這類書我就要更加小心了。爲什麼呢？因爲這類的書籍可能是一篇升等論文什麼的，價值尙待確定。我歡喜買的是 Paperback 「紙面本」，你要知道，一本書如能以紙面本發行特別是能列入某種叢書的話，表示它已經過嚴格的審定與淘汰。

假若是創作方面的書，那就不同了，大半是我知道這個人，或這部作品，我才買。或者是在外國的雜誌上看到，或者是有人推薦，所以雜誌還是很重要的，它能够讓我們瞭解某個作家，知道他一點情況，因爲小說實在太浩繁了。有一點我先聲明：那種 popular 的書我是很少接觸的，你看我這裏的西書，很少屬於那種花花綠綠的暢銷書，當然我不是說 Best-Seller 都不好，只是我很少看這種東西，我看的都是比較嚴肅的東西。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一個作家成名之後，他本來是一個 Serious writer（嚴肅作家），因爲書有了銷路，使他變成爲一個 Best-Seller 的作家，是有可能的。這種書惟一的好處是便宜，但是印刷裝訂都很差，封面尤其看了不舒服，我還是不歡喜收藏這種東西。

雲……那麼對於陌生的作家和書籍，還是要靠着 book review 那類的東西。

姚……有時候是要靠着 book review 這類東西。因爲學習一樣東西到了一個程度，就知道每行每業都有其

定的範圍，有些人的介紹總不會錯的，他在這方面就成了權威性的人物，我們不是迷信他，實在是推薦的東西不會叫我們上當。

因為有種書籍，印得很厚，很漂亮，賣得也昂貴，但是內容空洞得很，中外都有的，這種書我不買。我有空的時候，每隔一個、兩個月就到書店去逛逛，已成爲我的一種娛樂。只是這種直接進口西書的書店越來越少了。

雲：可不可以談一談您讀書的方法？

姚：我先說知識性書的讀書方法：我爲求得某一種專門性知識，我一定選擇一本書予以精讀，所謂「精讀」是逐字逐句的讀，它假如有錯字，一定要將它改出來，讀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有一點點的疑問，讀到真的懂了爲止。因此一段書讀上幾遍是常有的事。

我工作很忙，無法預計幾天可以讀完。因爲「精讀」讀太快是不行的，我有空的時候，就讀上一頁、兩頁，讀畢之後就想一想，利用沉思的時間來熟悉它，來了解它。

雲：那麼這本書是不拘那一本？只要是有關那種知識的就行？

姚：不，那要有選擇的。譬如說哲學罷：我覺得讀哲學第一個重要之事，得把哲學史先唸好，因爲哲學——假如你完全是個外行的話——一定讀不進去的，對不對？我讀哲學是先從哲學史開始的。我記得我從前在大學裏讀書時，那時候讀哲學我的英文能力不够，那麼我就讀翻譯的書，從翻譯書着手。所以說，翻譯還是很重要的。但是必定要高手的翻譯，如果翻譯錯了，或是翻得叫人看不懂那可真糟，所以，要選本好的。但是什麼是好的，那得請教專家。當然自己試着讀也一樣，當你讀不下去或讀不懂的時候，可以換本試試，一直到你讀到一本滿意的爲止。

無論那一樣知識，比方說邏輯，選一本邏輯書好好唸，語意學、心理學也是這樣。一定要先有基礎的知識，然後再去看專著，否則專著你是看不下去的。

雲：那時候是在圖書館了？

姚：哎，是在圖書館，我大學時代全部就靠着圖書館。我們的大學有很好的圖書館，管理尤其好，幾乎從來沒丟過一本書，我就在那兒看書，我對知識的愛好就是這所圖書館培養出來的。


雲：讀過了這些「入門書」之後呢？

姚：讀完了這些「入門書」以後，我就讀專著，不讀專著是不能談的。在每一行業都有一些重要的專門著作，比方說心理學，我不是因為想成為心理學家，才唸心理學的書，我有興趣的是美學、文學，我之所以讀心理學的目的，是因為我想讀 Jung（容格），讀 Freud（佛洛伊德）的著作。為什麼會對他們發生興趣呢？因為我讀到有關藝術理論或批評的文章，常常提到他們的名字，我不知道怎麼行呢？所以就引起我的興趣。

這些都是一流的書籍，好比讀心理學，讀 Freud 本人寫的書，讀哲學，讀 Kant 自己寫的書，讀 Hegel 自己寫的書，這些都是影響大得不得了。另有一種就是後來人應用或解釋的書，這種書就可略讀，因為一流的書讀過以後，只要將這類的書大略的翻翻，大體上就知道了。因為讀過了一流的書以後，他們所引用他的理論，輕而易舉地當然知道了，很多知識你都知道了，你不知道的很少嘛，何必讀完它呢？我們不必浪費時間非得要細細的讀。買來之後，序言看看，重點翻一翻，很快的時間就可以把握了。

雲：那，老師創作方面的書怎麼讀呢？

姚：我讀書是很認真的，我看小說，看戲劇，也像看理論書一樣，一絲不苟的，絕不是消遣，只有在我生病時看偵探小說才是消遣。這種事情在我的一生中很少發生。因此不是真正吸引我的書，我會看不完的，因為我讀得很認真，所以中學時代讀過的小說，我大體都還記得，需要的時候都用得上，我要說一句，一部好的小說的價值絕不會輸於一部理論書，對嗎？



**配戴**  
**鏡眼昌盛**  
**!明光滿充處到**

● 公本司採用美國最暢銷之美國  
W/J 廠 SUPER-THIN LENS 隱  
形片鏡此種片鏡較其他片鏡  
薄百分之卅、易戴舒適、防止  
光加度深

**年週五十業創**  
**待優大價特**

勵行節約	分享顧客	學生眼鏡	特價優待	並加贈精	美紀念品
------	------	------	------	------	------

**司公鏡眼昌盛** 店上

號五十四路愛博市北台  
TEL: 362774 • 334439

至於說我要分析一篇作品，那又不同了。那我最少要讀上十遍，要讀得進去，也讀得出來。所謂「讀進去」就是真正去了解作者的用意，找出作者企圖表現的是什麼。所謂讀出來，就是從一個旁觀者的立場來看，作者的表现是否恰當，是否完整。

我認爲：如果不能做到上面所說的，我是不敢落筆的；就是說，我對它還沒有完全瞭解之前，我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去批評。所以我在作批評的時候，一面讀一面想，而且要打好大綱，那就是說把一切都弄通了才敢動筆。當然引不起我興趣的東西，我是不能批評的，因爲我自己沒有興趣，怎麼還能講出什麼話來呢？

# 我讀「歌謠週刊」

雲 笙 鶴

書名：國立北京大學歌謠週刊

(*Folksongs Weekly of Peking University* (景印本))

冊數：一部三冊（精裝）

督印者：中國民俗學會

編纂者：婁子匡教授

出版者：東方文化書局有限公司（原東方文化供應社）

出刊期：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冬季

定價：精裝三冊美金二十元，台幣八百元。

## 0

歌謠的蒐集與研究在五四運動以後一段時期曾經是熱門的主題。當時從事此工作最力而且也最有成就的當為北京大學的「歌謠研究會」；他們在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了「歌謠週刊」，做為蒐集與研究的園地。這個週刊在民國廿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了第三卷第十三期後便因為蘆溝橋事變的爆發而永久的停刊了。①

民國五十九年多，中國民俗學會將歌謠研究會所出版的一百三十九期的歌謠週刊景印輯訂成三冊，列為「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裏的第一種。保留下前人辛苦經營的成績，也為有興趣於民俗文學的人提供了一套珍貴的原始資料。本文將

對這套歌謠週刊做概略的分冊介紹，期引起樂於「此道」的讀者對這部書的興趣。

1

輯印爲第一冊的歌謠週刊所包括的爲自創刊號到民國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所出版的凡四十八期次。在發刊詞裏，他們揭櫫的兩個目的是學術的與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他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曾說『根據在這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着的光輝，還在引起當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

這四十八期的內容，論題十分龐雜，而一般說來，這些論文裏有不少是深度不够（與後來的各期比較）的，但是由於只是初步的努力，這些小缺點並不足以苛責的。在這些龐雜的論題當中，有一個是比較值得注意的，即歌謠的分類。在第七號（期）的歌謠週刊上，沈兼士將民謠分爲自然民謠與假作民謠之後，魏建功便在第八號上提出異議，認爲不能用「假作」與「自然」去區分，而應該以兒歌、童謠、山歌、情歌、漁歌、秧歌來分。經過此次討論之後，乃引起邵純熙

、劉文林、白啓明等人的更爲具體的分類。但是這個討論並沒有什麼最後的結果。其實歌謠的分類的問題也並非幾次的討論便可以有什麼統一的標準的。就朱介凡與婁子匡合著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一書中所列舉的分類形式便有十一種之多。誠如朱先生說的：「……十一種分類，都各有其見地。我們要把俗文學的分類工作做得完善，必須是把各部門的資料，充分蒐集、整理、比證之後，始能着手進行。」②歌謠分類的工作還是一個尙待完成的任務，歌謠的研究者對於這個問題應當予以重視。

顧頡剛在第卅九號上曾提出對詩經中歌謠的「重沓」的看法，他認爲「凡是歌謠，只要唱完就算，無取乎往復重沓。惟樂章則因奏樂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沓了好幾遍。詩經中的詩，往往一篇中有好幾章都是意義一樣的，章數的不同只是換去了幾個字。我們在這裏，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來的歌謠，其他數章是樂師申述的樂章。」

魏建功立刻對這種看法予以反駁。③他尤其強調「重奏復沓是歌謠的表現的最要緊的方法之一」。因爲當作者創作歌謠時，主要的目的就是發洩胸中的

極強烈的情緒，這種強烈的情緒的發抒自然「不得不」以歌謠的重沓來予以實現，所以歌謠的重奏復沓在他看來是「有它的不得已」的理由。

顧魏各自代表著兩個相反的看法，誰的論點是對還有待我們的研究與澄清。不過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目前一般的文學史多偏重於資料的堆積（傳記的、考證的），在提到詩經時，大多只囿限於作者的考求、采詩的問題、刪詩與正變等等，對於像上面所舉的討論其重沓或其他有關的實質的問題倒反而略而不談。寫文學史的人似乎應該學一學前代學者的治學態度與方法，不要再把自己局限在那麼一個小小的天地裏。像這個重沓的問題早該、早該在文學史裏討論了！

至於有關歌謠的起源、特質、歌謠與新詩、歌謠與語體文（以歌謠裏的方言去豐富語體文裏的詞彙），堆垛式歌謠④的價值等等也都有人提到、談到，但是顯然還沒有引起普遍的重視而予以討論。

在歌謠的蒐集上則可以說相當的豐富。據筆者加以統計，民歌共蒐集了四百二十五首，兒歌則有二百三十八首。民歌中則絕大部分是情歌，採錄範圍也偏

重於版圖的東半部。這六七百首原始資料對於歌謠研究者而言實在是彌足珍貴的。

## 2

從第四十九號以後，歌謠週刊除了在形式上改成橫排雙欄刊印外，最顯著的不同就是各種專號的出現。而且討論的範圍也已由歌謠而擴大到民俗學、語言學以及整個的民俗文學。第二冊所輯印的凡四十九期次（第四九號——九十七號），單是專號就有方言、婚姻、看見她及孟姜女臘八粥等五種；「方言專號」與「看見她專號」牽涉到語言學、聲韻學，「婚姻專號」則有關民俗學，本文僅擇其最通俗且筆者認為最精彩的「孟姜女專號」做一介紹。

顧頡剛在歌謠週刊第六十九號發表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的上半篇論文，引起了大家對孟姜女故事的研究興趣，於是國內國外熱心的學者乃針對這個故事而展開廣泛的資料搜集與研究。顧氏的下半篇論文始終沒有續作，原因是由於「資料太多」。他在第五

次的孟姜女專號裏說：

「……我的壞脾氣老是這樣：一個問題橫在心中，便坐立不安，想去尋找材料；等到材料多了，愈分愈細，既顯出起初設想的錯漏，又驚佈牠的範圍的廣漠，而且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連帶而起的问题又來要求解決了，終至於望洋興嘆，把未成之稿束在櫃子中而後已……。」⑤

雖然沒有下半篇論文的續作，但是在隨後的各專號裏他也陸續的刊了幾篇短文討論「杞梁哭崩的城」、「杞梁妻的哭崩梁山」等專題。⑥而且他的上半篇論文雖只「半篇」，實則已經是一篇精彩而完整的力作了。顧氏在這「半篇」論文裏用他的生花妙筆抽絲剝繭的將這流傳了二千五百年，傳遍了中國版圖的孟姜女故事的源頭及其轉變經過做了一番詳盡的解說；其立論之嚴謹與推論之精闢，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實在沒有人能出其右的。原文甚長，筆者試根據該文製一簡表列於後，以讓讀者明其大略：

(A) 春秋時代

故事中心在「崩城」

- 1 劉向說苑、列女傳，有「杞梁之妻哭夫，城為之崩，並投淄水」之事。
- 2 蔡邕琴操一書中有「芑梁妻嘆」故事。
- 3 西晉崔豹古今注（卷中）說杞梁妻哭崩都城一河南省。
- 4 鄭道元水經注（卷廿六沐水條莒縣）謂崩的是山東省的莒城。

左傳上的「杞梁之妻」（左傳襄公23年）  
 其要在寫杞梁之妻謹守禮法，雖哀痛而仍能以禮處事，神智不亂。  
 且文中：  
 1 沒有表明如何哀傷。  
 2 沒有表明何以到郊外。

故事中心在「不受郊吊」

↓ (F) 唐末

中心轉移到「曠婦懷征夫」

- 唐末詩僧貫休的杞梁妻，言：
- 1 杞梁為秦築朝人。
  - 2 杞梁為秦築長城，且為被築之一。
  - 3 杞梁之妻一哭而城崩，再號而骨出。
- 於是另闢死於秦築長城的范郎之傳說。

禮記檀弓有「杞梁之妻知禮」事。內容增加了「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有了感情色彩，也表明了到郊外去的目的。

↓ (C) 戰國

孟子所載淳于髡語，有「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語

↓ (G) 宋以後

孟子疏（署名北宋孫奭作，朱熹考其為邵武士人所作而託名於孫氏，此作者與朱熹同時）謂：「其妻孟姜向城而哭」杞梁妻之名乃於此出現固定。

故事中心在「悲歌哀哭」

↓ (D) 西漢前期

韓詩外傳引淳于髡語：  
 「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文選古詩十九首之第五首，玉台新詠（卷一）枚乘雜詩第一首（西北有高樓）有：  
 「誰能為此曲，無乃梁杞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

↓ (E) 西漢後期~六朝末

孟姜女專號裏的所有資料後來輯印成單行本，列爲「中山大學民俗叢書」之一（第三十冊）。對於研究這方面的人，這將是一堆極爲寶貴的資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是此專號裏所附載的有關孟姜女的唱本、鼓詞、四季歌、寶卷等。其中以「孟姜女寶卷」所占篇幅最多，（在週刊上連載了六期）也最精彩，寶卷裏除了仍舊採取築城哭城的故事架構以外，又加上了濃厚的神仙色彩，把男女主角升格爲天庭裏的仙人。雖然開卷便道：

「孟姜寶卷初展開，  
重宣根由衷古懷，  
善男信女虔心聽，  
增福延壽得消災，  
盡忠盡孝人之本，  
爲節爲義千古揚，  
世代傳流個個敬，  
名垂竹帛萬載芳。」

表面上看是「叢道」意味極濃，然而還是掩遮不住其濃厚的文學趣味！

### 3

歌謠週刊出版了九十七號之後，曾經停刊了十年之久，一直到民國廿五年四月四日方才恢復週刊的出版⑦。輯印在第三冊裏的就是復刊以後的四十三期歌謠週刊。在形式上又恢復爲三欄的直行排版。

復刊以後的歌謠週刊，又有另一番新的氣象。雖然沒有繼續出版專號，但是在這四十三期裏的論文幾乎每一篇都是那麼紮實有見地，甚至當時即已經注意到佛洛伊德的學說（見第二卷第二十六期朱光潛的「性慾母題在原始詩歌中的位置」一文）。

復刊以後的歌謠週刊曾經有過一次不大不小的筆戰，主要的爭論中心乃在於「歌謠是個人抑或集團作品」的問題上。

首先是李長之在第六期上發表了一篇「歌謠是什麼？」的論文。他在文中強調：

「與其說歌謠與詩的分別是在作者，無寧說是在流傳，與其說那分別是在一爲集團所創造，一爲個人所創造，無寧說同爲個人所創造，不過一爲在文化教養上所受的深些的個人，一爲在文化教養上所受的淺

些的個人而已。」

李長之的「歌謠個人創作觀」發表後，便有署名「壽生」的作者以「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二卷九期）為題撰文予以反駁，另有「卓循」者也在二卷十期上提出討論。在他們的答辯之中，主要還是在個人與集團兩個論點上打轉，各持己見，互相辯駁。其實，歌謠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這個問題的探求（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一首歌謠真正的價值是在它的「自然」與「美」上面，R. V. Williams 曾說：

「許多蒐集者常被許多未來的聰明的調查者問及關於某首民歌的年代，……。另有些人（抱懷疑態度的）以為民歌是口傳的唱歌者『自己造出來』的。對於這的解答，當然，他在某種範圍裏『自己製造出來』是十分可能的，雖然這樣，却並不增加或減少它底科學的或藝術的價值。年代問題或作者之身份與業務，在一首民歌裏並不重要，而『自然』與『美』才是它底要素。……一首民歌不是新的，也不是舊的，因為它繼續地獲得新生命，它是在一個公共的枝幹上的發放着的花。」⑧

如果我們真是要討論歌謠的作者是個人或集體的，第二卷二十一期的「歌謠論」倒是一篇中肯之論。（文長，不錄）

至於「歌謠與新詩」的問題，幾個知名的學者也都在週刊上撰文討論。他們有的認為新詩可以從歌謠裏獲得發展的資源，有的却以為兩者之間是無甚關係的。胡適之先生在復刊詞上說：

「中國新詩的範本，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外國的文學，一個就是我們自己的民間歌唱。二十年來的新詩運動，似乎太偏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後者。……我們縱觀這二十年的新詩，不能不感覺他們的技術上，音節上，甚至在語言上，都顯出很大的缺陷。我們深信，民間歌唱的最優美的作品往往有很靈巧的技術，很美麗的音節，很流利漂亮的語言，可以供今日新詩人的學習師法。」

梁實秋先生也說：

「我們的新詩與其模仿外國的『無韻詩』『十四行詩』之類，還不如回頭就教於民間的歌謠。」⑨

胡梁二位先生顯然是主張取法歌謠的，但是朱自清先生却採取不同的看法：

「新詩人模倣歌謠的有劉半農先生的瓦釜集，俞平伯先生的吳聲戀歌十解（我們的七月），都仿得很像，可是都只當作歌謠，不當作詩。有意接受歌謠（而且是不歌而誦的徒歌）的影響的，似乎只有蜂子先生一人。……此外，有用舊瓶裝新酒，用歌謠的形式，作新的說教的；民國二十一年間，曾有人試驗過，如新詩歌旬刊上的『新譜小放牛』等，雖然不免廣泛散漫的毛病，却也不比一般的歌謠壞。這作為通俗讀物或歌辭，是合適的，但未必就是文藝作品。歌謠和新詩的關係，就是這點兒；大約歌謠的『風格與方法』不足以表現現代人的情思，所以新詩人並不去參考它們而創作。」<sup>⑩</sup>

為這個問題下定論，非筆者能力所及；只希望或許由於這個問題的提出因而引起新詩人們的興趣，從而尋求一條新的途徑，新的出路——假使它真有這個價值。

①歌謠週刊在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了第九十七號之後，因逢暑假而停刊，並且決定暑假後將歌謠週刊歸併到「研究所國學門週刊」。但是這個計劃因為

五卅慘案而沒有實現，並且還停了十年之久。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民國廿五年復刊以後所出版的，出到三卷第十三期後，也正逢暑假而停刊，但是接着發生的七七事變使得這個週刊永久的死亡了。

②見「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p.6—p.17 正文庫第四輯。

③詳見週刊第四十一號第一—五版。

④所謂堆垛式歌謠，戴般若的定義是：「文字無結構組織可言，無中心寄託所在，以上接下，一味蔓延，有時冗濫不堪，青黃不續，即戛然而止，毫無餘味可言」的歌謠。例如月光光，草螟公等等。詳見週刊第十號。

⑤見週刊第八十三號。

⑥顧氏曾列了二十四個小專題，準備逐一討論，本文中所述的兩篇論文便是其中之一。見週刊第八十三號。

⑦見註①。

⑧見北京大學民俗叢書第十六冊「民間文學專號」二四一頁「民歌短論」文。

⑨詳見週刊二卷九期。

⑩見週刊三卷一期。

# 柯辛斯基的「魔鬼樹」及其他

陶小怡譯

書名：魔鬼樹 The Devil Tree

作者：傑西·柯辛斯基 Jerzy Kosinski

出版：哈柯·布萊斯 Harcourt Brace

售價：六元九角五分

書評作者：麥可·羅傑斯 Michael Rogers

許多現在仍然在本國文字中沉溺的作家們，對傑西·柯辛斯基的故事，已經在逐漸的瞭解了。

出生於波蘭的柯辛斯基，是在二十四歲那一年才到達美國的，他從那個時候開始，才繼續不斷的練習英文寫作。就像他寫的故事中的一段情節一樣，他曾經半夜打電話給接線生，把句子念給對方聽，請教他

們有沒有文法上的錯誤。且不論他的方法如何，這樣做顯然是有效的。到現在為止他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他的第二部小說「脚步」Steps 已經得到了全國書籍獎 National Book Award，他也得到福特和賈金漢基金的協助，同時，大家都承認他是一個重要的小說家。

「魔鬼樹」是他的第四部小說，用的是很純粹的「柯辛斯基文體」，讀起來恍如被催眠似的，情節緊湊，對話之簡明精確，在今日作家中，如此才華已很少見。唯獨主題是幾部書中最弱的一部。

在柯辛斯基第一部小說「染色鳥」The Painted Bird中，他寫的是一個生長在東歐戰區的孤兒的故事。這部書描寫當時普遍存在的人類性靈中的殘酷與腐化。同時又寫在一種很自然的情形之下，原本對立的兩派人，又是如何的聯合在一起，對付一種新的情況。

書名「染色鳥」，指的是被村人們抓住的一隻鳥，他們把牠妝扮一番，就放走了牠，結果牠被牠的鳥羣視為異類，而被撕得粉碎。

在「脚步」一書中，主角是個成年人，自律極嚴，生活有固定的目標，他的脚步是向上、向外的，甚至於踩在別人的頭上或手上的。

第三部書「存在」Being There，顯示出一個很清晰的轉變，那就是作者表現出比過去的作品更強烈的美國感。他聰明的把兩件事混合組織起來，一是令人無法相信的愚人竟然能獲致成功，一是美國現

社會電視的泛濫，令人看事只見浮面的一層。但是內心却隱藏了空虛。

柯辛斯基的四部小說，在故事發展的方法上，是很不相同的，「脚步」不像「染色鳥」那麼平鋪直敘，「魔鬼樹」更從「存在」一書的直線故事發展跳出來，而成爲像用各色布料補成一件衣服一樣，給人有七拼八湊的感覺。「魔鬼樹」是講述裘那桑·傑姆斯·華倫 Jonathan James Whalen 的生平。華倫爲一個可以繼承大筆財產的青年。眼看着他就可以接收大批的工廠了，這個年輕的繼承人無論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他冷酷的支配一切來折磨別人。在這裏柯辛斯基再一度的使用了他一貫的手法，使書中出現了跡近殘酷的情節。書中主角自己過着豪華的靡爛生活，却無情的掃除任何阻擋他的人，甚至不惜用謀殺的手段。同時在他本身被威脅的時候，他也決不爲所懼。對於這種隱藏在心底的意願，他自己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矛盾或痛苦。好像任何事情都早已註定了是一場空似的。（柯辛斯基有一種非常熟練和出色的才能，那便是用一頁或兩頁的篇幅來寫恐怖短篇故事，絕沒有兩篇相似的文章，而且篇篇令

### 花一倍的代價得到七倍的宣傳效果 拓展圖書銷路請即利用本刊的廣告

本刊爲國內唯一的書評雜誌，創刊甫及一年，訂戶即已突破二千三百人（零售不計），爲國內成長率最高的雜誌之一。發行對象絕大多數爲知識分子，委託本刊刊登新書廣告，保證效果宏大。

隨著發行量的激增，本刊的廣告價格自本期起略作調整如下：

- 顧惠蒙如 ■ 請電撥 333763 話 ■
- ① 封底（彩色）全頁 八〇〇〇元
  - ② 封底（彩色）半頁 四〇〇〇元
  - ③ 封裏全頁 四八〇〇元
  - ④ 封裏半頁 二四〇〇元
  - ⑤ 封底裏全頁 四〇〇〇元
  - ⑥ 封底裏半頁 二〇〇〇元
  - ⑦ 首頁全頁 三〇〇〇元
  - ⑧ 內頁全頁 一〇〇〇元
  - ⑨ 內頁半頁 五〇〇元
  - ⑩ 內頁半頁 三〇〇元
  - ⑪ 補白 二〇〇元

人毛骨悚然。）在故事的結論中，似乎點出了華倫的生命已接近終點，然而連這一點看來都是模糊不清的。

在看完他的「存在」一書後，我們感覺到純淨的智慧和知識，看完「魔鬼樹」之後所意識到的是道德與情感。這兩本書本身和柯辛斯基的前兩本書一樣，是令人感覺到充實並能與之共鳴的。不過，也許因爲柯辛斯基在美國生活的經驗，尙未能觸發他全部的靈感，或者——更可能的——是柯辛斯基還在他自己的浮面上探索，他這兩部小說的成績，顯然是比不上「染色鳥」和「脚步」的。有一天，當他發現所謂美國式的心靈空虛，能真正的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時，他會寫出主題更深更廣的作品，比美他的前兩部小說。

譯自四月二十六日出版

滾石雜誌

# 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

王更生

本書目是應國三學生之請而擬，旨在作爲他們在學或畢業後教學進修的參考。本人雖濫竽國語文教席二十多年，惟學海茫無涯涘，個人識見所囿，冒然從事，非心所願。次以國文系學生負有承先啓後的責任，鑑往察來，必讀的書實在太多，如勉強擬一個書目，怕他們犯了畫地自限的毛病。再以近賢如梁啓超、胡適之，均先後有必讀書籍之撰；二公學有所宗，尙免不掉事後之悔。又年來國內文壇於文學文藝方面曾引起熱烈討論，迴波激盪，正方興而未艾；此時撰寫本目，內容取捨，難免不多一層顧慮。以上都是本文難產的重要因素。可是當我看到同學們迫切期待的表情時，也就只好決心拋却人爲的影響，很慎重的提出此一必讀書籍舉要。百年來由於中西新故之爭，國文已不復受人重視，今國三同學既有志於中國學問的鑽研，不管他們將來的成就怎麼樣，僅從目前的動機上說，這種空谷足音的異響，確實是令人欣慰的事。本人深知作爲一個國文系學生，他必須在國家固有文化的基礎上去努力，才能創發學術的新境界。當然在中國林林總總的國學名著中，本文想要兼收並包，略無遺珠，亦勢有所不可能；因此我懇切希望國三同學，千萬不可持此簡便，而故步自封，那麼椎輪大輅，本文方不失爲諸君教學進修的先導工具。

## 基本書目

各書爲進德修業之本，最好將指定部分熟讀成誦，以奠定自己教學的基礎。

### 易經

本書爲我國哲學思想的寶典，能全部熟讀最好，不然的話，則文言、繫辭兩部分必須精讀。初學可用武英殿孔穎達周易正義的本子，再參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

### 書經

本書是我國古史的淵藪，上古雅言的實錄。兩漢以後，今古之爭甚烈，通行本尚書五十八篇，凡古文今文皆有者必須精讀。學者用蔡沈集傳的書經讀本，並參閱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即可。

### 詩經

爲我國最偉大的歌詩總集。古代社會風俗習慣的總滙，凡中國讀書人無不熟讀，假使各位萬一風雅頌不能全讀，則十五國風一定要背誦，這是少之不能再少的要求，初學者應以朱子詩集傳爲藍

本。

### 禮記

書中保存我國儒家思想史料甚豐，在全書四十九篇裏，如曲禮、檀弓、曾子問、內則、學記、樂記、經解、儒行各篇，千萬不可輕易放過。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允稱賅洽，可選用。

### 左傳

此爲記事之傳，與公穀爲訓詁之傳者不同，他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大事，幾乎寫得天衣無縫，至於文筆的曲折，更是從事寫作者的重要參考。學者宜擇其饒富興味者精讀之，杜預春秋左傳集

解最適用。

### 四書

這是一千年來領袖中國學術思想界的一部書。凡是中國讀書人，不管你主學甚麼，本書必得精讀。論語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孟子用焦循的孟子正義。大學、中庸可用朱子的大學章句，中庸章

句。

### 史記

是一部上起黃帝下終漢武的通史，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卷，在昔學者，無不詳讀。其中八書與七十列傳最爲博練，讀時以日本瀨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最便初

學。

### 楚辭

漢劉向輯，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這是最通行的本子。凡十七卷，歷來學者，無不誦習。今效如不能全讀，則其中有關屈原的作品，必須詳加索討，其他略而不誦可也。

### 文選

相傳爲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此書時，由原來三十卷析爲六十卷，這便是最通行的本子。分體凡三十八類，囊括七代，百三十餘家，齊梁以前的精品，大致略備，自古以來，凡習詞章者均奉爲無尚矩範。

### 唐詩三百首

衡塘退士之選詩，猶蕭統之選文，都具有卓見。常人恆病其簡，我却喜其簡而有法，若非有意鑽研詩學，本書已足供所需。目前中華書局印的唐詩三百首詳析最便初學。

### 宋詞三百首

上疆村民重編，唐圭璋箋注，所選不但量多，而且精闢，大抵宋詞專家及其代表作品均網羅無遺。唐氏箋注於注解、評語、作者生平、考訂至詳，初學讀此，有疏通明暢之快。

### 元曲三百首

近人羅忼烈輯錄，羅氏蓋踵盧冀野元曲別裁集，與任中敏元曲三百首，汰蕪存精，駁繁執簡而成此編，共選元曲六十六家，三百十一篇，五十餘曲牌，爲元曲最具系統的本子。

### 略讀書目

以下各書雖不必口誦心維，但一定要認真瀏覽，以拓展自己的知識領域。

### 孝經

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自來言孝道者，均奉此書爲寶典。我們是最講孝道的民族，雖說現在時異勢變，但三綱五常，仍有他嶄新的意義。本書僅一卷，唐玄宗注解也明暢，讀之稱便。

### 爾雅

相傳周公著，實際上是古代訓詁方面的要籍，雖然我們不是專門研究訓詁的，但爾雅這本古典名著不可不知其內容。晉郭璞有爾雅注，不過我認爲清朝郝懿行的爾雅義疏最好。

### 說文解字

東漢許慎撰，這是一本研究國字本形本音本義的書。不但解析文字離不了他，就是研究甲、金古文，也要靠他作爲溝通的橋樑。清段玉裁曾花三十年工夫作注，學者可用段注作爲進階。

### 戰國策

此書錄戰國策士游說其君之言。共三十三卷，上繼春秋，下終秦漢之起，不僅可糾正史之謬，並備七略之缺，至於文辭博辯，久爲士林交譽。漢高誘注，宋鮑彪校注，元吳師道重校之本最適用。

### 國語

這是我國國別史之祖，凡二十一卷，內容采錄穆王以來，訖魯悼智伯之誅，其中言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幾無不畢載，爲古來治文史的學者所欽賞。三國吳韋昭注解，頗便初學。

### 漢書

本書上起漢高，下終王莽，凡百二十卷。體大慮周，文辭典麗，向推史學名著。書中載記太初以前取材史記，太初以後取材班彪後傳。其十志弘富，學者宗焉。清王先謙有漢書補注，最稱完備。

### 後漢書

范曄取司馬彪續漢書，華嶠的漢後書，成一百二十卷的後漢書，內容蕪累欠精，但文章之美，却凌軼前人。如學者將列傳八十卷細加閱覽，便知端的。清王先謙有後漢書集解，可供瀏覽。

### 三國志

陳壽著三國志六十五卷，後宋文帝以所志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缺。所以陳志裴注相得益彰。清盧弼又爲之集解，最便初學。

### 歷代通鑑輯覽

廿六史內容太多，不容易讀完，資治通鑑只收了十七史的材料，宋以後缺，如何找一部兼包古今內容簡略的通史，則本書最爲理想，此書優點很多，學者不可忽視。

荀子

荀況撰，自來為儒家要籍，他不僅是戰國時代儒學的殿軍，同時也是辭賦的開山，影響面極廣遠。唐楊倞注，清王先謙作集解，對研讀荀子者貢獻很大，初學者應先讀王書。

韓非子

韓非子的作品。韓非是集法家大成的人物，特別是他師事荀卿，入儒出儒，真有突破傳統的魄力，他思想縝密，辭鋒犀利，讀之有萬象森羅之感。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二十卷，詳明可用。

墨子

墨翟撰，墨氏為孔孟之間的一位思想家，先秦顯學之一。漢武以後，墨學幾絕。自清末孫詒讓墨子閒詁十五卷問世後，墨子才又成為學界的慧星，受到普遍重視。本書非儒以前各篇，初學萬不可缺。

老子

舊題周李耳撰，內容雖僅五千言，但却為道家的至高經典，學者不可輕忽。過去河上公、王弼均有注釋，近人朱謙之著老子校釋，內容宏富，頗便閱覽。

莊子

本書包羅了莊周的全部思想，行文又以寓言、卮言、重言出之，所以很受學者的重視。讀者不分內篇、外篇、雜篇，都應細加閱覽。清王先謙莊子集解，是一本研讀莊子的奠基的書。

列子

相傳是列禦寇撰，據考為晉人偽造，已成定讞。自來都視為道家的一部要籍，尤其書中行文奇特，如萬寶之山，學者不可空入。過去張湛注很流行，我認為近人楊伯峻的列子集釋最稱完善。

近思錄

宋朱熹就周子、二程子、張子各書，取其關於大體而切乎日用者，輯成此編。總共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學者得閱本書，可見宋朝理學的梗概，與處己治人的方略。初學可讀張伯行近思錄集解。

王陽明傳習錄

陽明之學上承孟子而接近陸象山，為有明一代理學大師，文治武功均有可述。本書為其及門弟子徐愛等輯。書末附大學問，及王陽明年譜。

### 三民主義

書爲孫中山先生講解，黃昌毅筆記。內分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共十二講，讀之可窺當代最偉大之思想家修齊治平之方略。目前雖列此爲各校必修課程，但仍以閱讀原著爲尚。

### 杜詩

唐代杜甫有詩聖之稱，宋元以來學界視之爲唐詩的定格。有人說他長於排律，但我却以爲凡其作品無論五七言古或五七言律絕，均臻上乘。後世注解杜詩的很多，據我看來以楊倫的杜詩鏡詮爲

### 文心雕龍

梁劉勰撰，全書分四大部門，卽文學本原論、文學體裁論、文學創作論、文學批評論，共十卷五十篇，可說是一部評論我國古典文學的總集，空前未有之作，治文史者必不可少。

### 參考書目

因爲社會日益進步，學者對閱讀的需求，不僅在求量的增加，尤望多元性的涉獵，所以有本目之設。

### 文字音韵方面：

林尹文字學概要，王筠說文釋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劉師培古本字，容

庚金文編，吳闔生吉金文錄，于省吾雙劍謄吉金文選，王國維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福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董作賓甲骨學六十年，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孫海波甲骨文編，孫詒讓契文學例，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後編、續編，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篇，唐蘭古文字學導論，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林尹中國音韵學通論，宋本廣韵，陳豐切韵考，嚴可均說文聲類，章太炎文始，張世祿廣韵研究，方成珪集韵考正，趙元任高本漢合著上古音討論集，王力漢語史稿，龍宇純韵鏡校注，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董同龢語言學大綱，林尹訓詁學概要，王念孫廣雅疏證，江聲釋名疏證，戴震方言疏證，章太炎新方言，阮元經籍纂詁，謝昆小學考，劉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經傳釋詞、經義述聞。許世英國語文

法、虛字使用法，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共五十二種。

### 辨偽校勘方面：

張心激偽書通考，王應麟因學紀聞，崔述洙泗考信錄，顧頡剛古史辨。章學誠校讎通義，李曰剛校讎目錄學，王叔岷校讎學，胡樸安校讎學，蔣伯潛校讎目錄學纂要，陳鐘凡古書讀校法，陳垣校勘學釋例，地平線出版社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許世英中國目錄學，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年表，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四庫提要辨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錢基博版本通義，屈萬里昌彼得合著板本學要略，葉德輝書林清話、書林雜話。蔣元卿校讎學史，共二十四種。

### 羣經大義方面：

梁啓超儒家思想、清代學術概論，江藩漢學師承記，朱彝尊經義考，皮錫瑞經學歷史，錢基博經學通志，周大同羣經概論，廖平古學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

錄，十三經注疏附阮元校勘記，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惠棟易例、易漢學、周易述、易微言，焦循周易補疏，屈萬里尚書釋義，曾運乾尚書正讀，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王鳴盛尚書後案，陳奐毛氏傳疏，馬瑞辰毛氏傳箋通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王靜芝詩經通釋，日人竹添光鴻毛詩會箋，高明禮學新探，孫詒讓周禮正義，胡培翬儀禮正義，秦蕙田五禮通考，徐乾學讀禮通考，李雲光三禮鄭氏學發凡，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略例，日人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瑞典高本漢左傳真偽考及其他。陳柱公羊家哲學，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柯邵忞春秋穀梁傳注，許桂林穀梁釋，廖平穀梁古義疏。通志堂經解，皇清經解正續編，共四十三種。

### 史學研究方面：

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金靜庵中國史學史，錢穆史學導言，梁玉繩史記志疑，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張立志正史概論，梁啓超國史研究六篇、中國歷

史研究法，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藝文版二十五史，司馬光資治通鑑，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杜佑

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高似孫史略，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顧道元水經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楊守敬歷代地理沿革圖，顧頡剛中國當代史學。王治心中國宗教史大綱，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王庸中國地理學史，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賈豐臻中國理學史，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共二十九種。

### 諸子思想方面：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大綱，馮友蘭中國思想史，梁啟超諸子考釋、先秦政治思想史，蔣伯潛諸子與理學，嵇哲先秦諸子學，江瑒讀子卮言，羅根澤諸子考索，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楊東蓀中國學術發展史，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蔣維喬中國佛教史、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黎錦熙佛教十宗概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日人兒島獻吉郎諸子百家考。黃士禮佛教概論，俞樾諸子平議，孫詒讓札迻，陶鴻慶讀諸子札記，于省吾諸子新證，王叔岷諸子斟證，王更生晏子春秋研究，晏子春秋。焦竑老子翼，蔣錫昌老子校詁，王叔岷莊子校釋，郭慶藩莊子集解，張佩綸管子學，章太炎管子餘義，熊公哲荀卿學案，李漁叔墨辯新注，方授楚墨學源流，張純一墨子集解。陳啓天韓非子釋校，商鞅評傳，商君書，尹文子，公孫龍子，尸子，鄧析子，孫子十家注，高誘注呂氏春秋，于大成淮南子校注，淮南子。楊雄法言，賈誼新書，王充論衡，桓譚新論，葛洪抱朴子。顏之推顏氏家訓，劉義慶世說新語。僧祐弘明集，道宣廣弘明集，黃宗羲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唐鑑國朝學案小識。二程全書，錢穆朱子新學案，戴望顏氏學記，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章太炎國故論衡、檢論，王念孫讀書雜誌。高似孫子略，共六十七種。

### 文學批評方面：

李曰剛中國文學流變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謝朓量中國大文學史，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張若英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顏元叔譯西洋文學批評史。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王葆心古文辭通義，朱

光潛文藝心理學，姚一葦藝術的奧秘，馬宗霍文學概論，亞里斯多德著詩學，提格亨著比較文學論，克羅齊著美學原論，沈德潛古詩源，吳梅詞學通論，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章樵古文苑，孫星衍續古文苑，郭茂倩樂府詩集，姚鉉唐文萃，全唐詩，呂祖謙宋文鑑，呂留良、吳之振、宋詩鈔、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楊朝英太平樂府，陽春白雪，張金吾金文最，蘇天爵元文類，薛熙明文在，蔣士銓九種曲，沈泰盛明雜劇，劉世珩暖紅室彙刻傳奇，李昉太平廣記五百卷，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曲苑，黃景仁兩當軒詩鈔，黃遵憲人境廬詩鈔，胡適白話文學史、嘗試集。水滸傳、西遊記、三國志演義、儒林外史、鏡花緣、紅樓夢、今古奇觀、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東周列國志、孽海花、詩品，徐鉉詞苑叢談，何文煥歷代詩話，丁仲祐續歷代詩話、清詩話，唐圭璋詞話叢編，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共六十種。

## 工具書目

所謂工具書者，對讀者來說，如同行路，代步必用車輛，渡河必經橋樑，如果你想學問的歷程上，疏通致遠，則工具書是不可缺少的。

## 辭海

（辭源）這是中華書局繼中華大字典後，以二十年時間，集百數十人之力，搜十餘萬條，八百萬言的一部字典，來臺後該書局於四十六年曾再版修訂，內容甚少錯誤，此最可貴，允宜置備。

## 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正中書局六十年三月出版，由高樹藩編纂。本字典對每一單字之形音義三部分，分別闡釋其構造、音讀、意義，並作扼要的辨正，於教師教學自修

稱便，惟校對尚略欠精審。

## 中國人名大辭典

書由商務出版，臧勵蘇等編輯，前後歷時六年，始得殺青，書起上古迄清末，凡經傳、史籍、志乘、私家撰述、金石文字所載者，無別忠奸，一律入編，可說是目前國內最好的一部人名專書。

##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本書亦為臧勵蘇等纂輯，商務於二十五年五月始出版，書中備載中國古今地名，以及省府州郡縣鎮山川之屬，遍搜羣籍，反復考證，洵稱目前

資料最為完美的辭書。

## 大清一統志

這是講沿革地理的一部名著，清乾隆敕撰，復重修於嘉慶、道光間，數年前商務印書館曾影印行世。書中區分省部、建置沿革、關塞形勢、名賢、寓公、高隱、方伎、陵

墓、古跡、物產等，言之甚詳，檢查稱便。

## 歷代職官表

乾隆二十四年敕撰，共七十二卷，編帙浩穰，後來黃本驥有摘本，只六卷。本書以清代官制為主，然後遍及歷代官制，並疏證同異，包括古今，修理分明，經緯縝密，為

讀書治史不可或缺。

## 歷代名人年譜

清吳榮光編，咸豐二年家刻本，商務印書館有萬有文庫本，吳氏為金石名家，下筆審慎，發凡起例，上起漢高，下終清朝道光，列表登錄，層次分明，便利後學甚大。

## 中國文學年表

書為敖士英纂輯，文海出版社印行，表中共分八欄，於時事、作者生卒、傳略、文學作品，記載詳備，尤其在載籍浩博的中國，本書能就文學上賅備衆流，真有執簡

馭絲之妙。

## 佩文韻府

此書不但是我國最大規模的韻典，也是最大規模的辭書，清康熙敕撰，動員多士，歷經八

載，正編一〇六卷，拾遺約占正編二十分之一，如遇有不知出處之辭句或故實，檢閱此書，即能明瞭。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現商務印附索引本五巨冊，計四庫書之編纂歷時二十年，動員三百餘人。當時因四庫浩穰，特另撰總目提要二百卷，其體例大類一書之序跋，學者擁有

此冊，即如游心四庫之中，治學門徑，莫此為先。



先後次序按筆劃排列

## 子于



子于，原名傅禹，民國九年三月廿日生，河北省天津縣人，曾就讀偽長春工業大學採礦學系，在煤礦區當過四年監工，現任

建國中學數學教員，已執教二十五年，於民國五十二、三年間開始寫作。

生長在東北，却因為老根兒在河北，從小兒人家便說我是外鄉人，自己也覺着是。民國九年生在松遼平原邊上的開原，是中長路上一個大站。當時已經有電燈、電話、跟自來水。人口不過四、五萬。

生我的年月家裏很窮，後來也只到不愁吃穿。父親先是趕馬車，後來養馬車。父親、母親全沒念過書，所以他們也不看重念書。雖然也還供我念完大學。

我九歲念小學，小學叫商會小學，是天津師範畢業的一夥老師們教着。四年級念完趕上九一八事變。從高小一年沒有國語課本。那位王擢生老師便教我們讀開明活頁文選。記得第二課就是魯迅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難為他費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教得我們全願意

作傻子。小學那兩年確實讀了點什麼。

中學在瀋陽讀南滿中學堂，是座日本學校，只有漢文一科是由中國人用中國話講。却是抱著一部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從頭挑着念到底。當時認為那是奴化教育，沒好好學。課餘自己讀自己喜歡讀的。

大學是長春的工業大學，學探礦。把學校的功課對付過去，便讀些文學作品。一面藉着日本話讀外國的，讀中國的也很方便。好像想讀什麼就有什麼。

畢業到本溪一座煤場作事。學會喝酒，說髒話。跟工人們很合得來，所以沒兩年國家光復，有好多同事教工人收拾，我却沒有。

光復後在本溪煤鐵公司，那兩年多好像每天都在逃難，或想著逃難。三十七年開春到北平，到天津，被公司遣散。熬到九月底來臺北。在基隆下船，帶着老婆、女兒，只剩下兩塊金圓券。十月進建國中學，教數學，教到現下，該是自動退休的年限了。

以前只是喜歡看小說，直到五十二、三年才在中副寫些短篇。寫開了頭，也便寫到現在。

六十二年端午節



## 忻易

忻易，原名李茂盛，另一筆名忻愉，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生，臺灣宜蘭縣人，臺大中文系畢業，曾服務於臺灣松下電器，現任羅東中學教員，民國五十二年開始寫作。

看武俠小說長大，曾經留級一年、休學一年的忻易，民國五十年畢業於羅東中學後，因為立意要走「別人

不喜歡走的路」，以第一志願考進臺大中文系，從此在臺大混了四年。

民國五十二年（大三）開始練習寫作，作品以散文為主，大半發表於中央日報，這個時期（五十二年——五十四年）的作品，大概都是一些無病呻吟的東西，沒有什麼特色可言。

畢業以後，在羅東中學教了一年書，隨即考入臺灣松下電器，負責該公司的報導工作，這段時期沉醉在紅白板中，生活糜爛，幾乎沒有作品。

六十年九月因婚變辭松下職務，從此東飄西蕩，生活無着，因而以寫作爲生，雜文、小說雙管齊下。六十一年起專心寫小說，題材雖然雜亂，但是對於弱小的心靈有較多的關注，喜歡寫他們的失敗、他們的挫折、他們的受辱。希望藉着對於不公平無告無助的發掘，而使人們對於弱小心靈有更多的關愛和同情，作品看似頹廢，內在的精神却是純然的悲憫。

## 季季



季季，原名李瑞月，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生，臺灣雲林人，省立虎尾女中高中畢業，專業寫作，民國四十年十六歲那年就開始寫作。

• 71 •  
季季出生在西螺大橋南端的西螺鎮附近，一個叫永定的村落裏。她在永定國校受完六年國民教育，然後到虎尾女中，開始六年的中學教育。民國五十二年高中畢業後，季季因生性不喜歡讀冷硬的書，就毅然放棄了大學聯考，遠赴臺北參加救國團舉辦的青年寫作研究隊，二週後結訓，季季以「兩朵隔牆花」奪得了創作競賽首名。第二年春天，季季又來臺北，開始了職業寫作的生涯，至今已經十年了。



## 陳克環

陳克環，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四日生，湖北省黃陂縣人，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英文系畢業，現任亞航公司英文秘書，民國五十一年開始寫作。

我於民國十五年出生於湖北省黃陂縣的一座小村莊。我們那村子位於武湖之畔，又有一條終年清澈見底的毛清河從它旁邊流過。水好，豆腐也出名。

我的父親當學徒出身，成爲五家工廠的主人。從一字不識自修到能够讀報紙，分析時事社論、寫信和擬稿。他除了勤奮好學，最令我難忘的便是他對祖母的曲盡孝道，和對學徒、工人之愛護無微不至。從前上作文課，最高興老師以『我最敬愛的人』爲題。如此，我便好大大地讚美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有極深的潔癖，而且憂鬱成性。雖然，我從來不懷疑她是否愛我，但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便不怎麼親近。如今，我常常爲了思念亡母而感傷，不知昔日母女之間的淡然，是由於她的潔癖？還是因了我的孤僻？總之，直到如今，我對母親懷着深深的歉疚。

民國二十六年，小學未唸完便隨家人避難到湖南，隨後又到四川，暫時定居在揚子江畔的江津縣。在那裏，我在國立第九中學安安穩穩地唸了六年書。畢業之後到成都，進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主修英國文學。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結婚，丈夫羅化平服役於空軍，他唯一也是最大的興趣是飛行。有二女，皆習科學。我於民國五十一年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寫作。先寫散文，繼改寫短篇小說，自五十六年到現在，則專寫方塊雜文。

五十七年出版『陳克環散文集』和『陳克環小說集』，五十九年出版了雜文『怒濤集』。



## 張秀亞

張秀亞，早期曾用筆名陳藍、心井，河北省人，北平輔仁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北平輔大研究所史學組研究，曾任輔仁大學編譯員、講師，重慶益世報副刊主編，靜宜女子英專教授，現任輔仁大學教授、國大代表；初中三年級時開始寫作，第一篇作品刊於民國二十四年天津益世報文藝版。

祖籍爲河南省，外祖籍隸江南，出生於河北平原——古代幽燕之地。負笈於華北之大都市天津及北平。中學時代開始寫作，以「陳藍」筆名寫散文，「張亞藍」筆名寫小說，而以本名寫詩。後以作品未盡符合自己之理想，遂將二筆名廢去不用。高中畢業時在學校師長鼓勵下，出版散文、小說結集「大龍河畔」，至今是書猶存二冊，藏放舊篋中，小小之作不敢示人，恐爲所笑。初考入大學文學系，後爲開拓知識天際線，轉入西洋語言文學系（簡稱西語系）。於大二時出版中篇小說「皈依」，大三時出版中篇小說「幸福泉源」，長詩「水上琴聲」亦爲是時嘗試之作。大學畢業，考入校中研究所史學組，後以不堪敵僞壓迫，並爲參加愛國抗戰之行列，與女院窗友二人間關入蜀，爲重慶益世報編文藝副刊「語林」，並擔任該報社論委員。勝利還鄉，返母校任教三年，三十七年渡海來臺。閉居無俚，重新操觚，繼續學文。民國四十七年，應臺中市天主教美國修女主辦之靜宜女子英專之聘，於該校授翻譯課程凡七載。輔仁在臺復校，返校服務，擔任大學部「文藝寫作」及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及翻譯」課程，暇時則以讀書、觀畫、欣賞音樂以遣長晷。偶爾執筆學文，間或亦執筆譯筆，以鍛鍊譯寫能力，並揣摩西洋作家之技巧。歲月不居，扳弄文字，已垂三十載，出版著譯小冊五十餘種，旨

在闡揚美善，以提高人類精神境界，雖一時未能達到此一崇高的目的，未獲攀登理想之峯巔，但行行重行行，或有徘徊山脚下之一日，惟年去歲來，浪費筆墨紙張無數，每一思及，心常懷慚。

## 五位作家之著作請參閱本期書目

國外的朋友

你想航空收到書評書目嗎？

請訂閱我們的航空版：

歐美地區

一年（六期）美元七元

二年（十二期）美元十二元

亞洲地區

一年美元四元

二年美元七元

香港

一年港幣十三元

二年港幣二十八元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

CRITICISM & CATALOGUE, TAIPEI, TAIWAN, P.O. BOX 39-33, R. O. C.

或本刊美方代理人

MRS. JANE SHIH 1920-C Orchard St. Urbana, Ill. 61801 U. S. A.

平郵：

歐美地區

一年美元三元

二年美元五元

亞洲地區

一年美元二元

二年美元四元

香港

一年港幣十一元

二年港幣二〇元

# 書目

作者	書名	類別	出版社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已印版數	有否存書	備註
于于	摸	短篇小說	晨鐘出版社	五九、九	一八	四〇	一七二	一	有	
于于	艷	短篇小說	驚聲文物供應公司	六一、五	二〇	三二	二一八	一	有	
忻易	第一聲蟬嘶	散文	作品雜誌社	五九、七	一五	四〇	二五三	一	無	
忻易	壁虎	小說	皇冠雜誌社	六二、二	二〇	三一	一五八	一	有	
季季	屬於十七歲的	短篇小說	皇冠雜誌社	五五、四	二〇	三一	三一五	有		
季季	誰是最後的玫瑰	短篇小說	水牛出版社	五七、四	一四	四〇	一九八	有		
季季	泥人與狗	短篇小說	皇冠雜誌社	五八、六	二〇	三一	二九七	有		
季季	我不要哭	長篇小說	皇冠雜誌社	五九、七	二四	三一	三九一	有		
季季	異鄉之死	短篇小說	晚蟬出版社	五九、一	二八	三一	一九一	無		
陳克環	月亮的背面	短篇小說	大地出版社	六二、七	二八	三一	一九五	有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散文	大江出版社	五七、九	一六	三一	一七八	有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小說	大江出版社	五七、九	一六	三一	二〇六	有		
陳克環	怒瀑集	雜文	華美出版社	五九、五	一八	四〇	一七〇	有		

大地出版社  
將重印





張秀亞	心寄何處散	文	光啓出版社	五八	二〇	二八
張秀亞	那飄去的雲	小說	三民書局	五八	二〇	四〇
張秀亞	書房一角散	散文	光啓出版社	五九	一五	二八
張秀亞	藝術與愛情	小說	三民書局	五九	二〇	四〇
張秀亞	藝術	藝術史	光啓出版社	五九	五〇	二四
張秀亞	拜占庭藝術	藝術史	光啓出版社	五九	五〇	二四
張秀亞	波斯的藝術	藝術史	光啓出版社	六〇	四〇	二四
張秀亞	中古前期的藝術	藝術史	光啓出版社	六〇	四〇	二四
張秀亞	張秀亞自選集	小說	皇冠出版社	六一	二二	三二
張秀亞	在華五十年	傳記	光啓出版社	六一	一五	三二
張秀亞	論藝術	譯文	大地出版社	六一	二五	三二
張秀亞	水仙辭散	譯文	三民書局	六二	二〇	四〇
張秀亞	自己的屋子	翻譯	純文學出版社	六二	二〇	三二

小說散文  
詩合集  
以上九冊  
藝術史與  
法國Le-  
teuvre  
合著

# 「家變」及其他

楊惠南

我第一次注意到王文興的「家變」，是讀了中外文學第一卷第十一期，顏元叔先生的一篇文章「苦讀細品談『家變』」。在這篇極力讚美「家變」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作者過分草率而主觀地猜測王文興用辭遣字的原意（註①）。另一篇讚美「家變」的文章，是刊登在同一雜誌十二期，張漢良先生的大作「淺談『家變』的文字」。在這篇文章中，我同樣看到了類似顏文的草率和主觀（註②）。

我之所以不完全同意顏、張二文的看法，除了是因為上述的理由之外，最重要的是，是我無法同意他們背後所共同預設着的理論——文字即對象。這種理論的大要，可從顏文中的一段窺知一二：

文字求真，即在忠實於描繪之對象，即是讓對象透過文字毫無隔閡地浮現，或者說文字如此之忠於對象，文字即「是」對象了。（中外文學一卷十一期七十九頁。）

另一篇遠較顏、張二文持平的批評是刊登在中外文學一卷十二期，歐陽子的「論『家變』之結構形式與文字句法」。歐文除了對王文興的文字技巧和特色作了詳細而精彩的分類之外，還對王文興的原意做了底下的三個猜測：第一、標新立異；第二、「拍攝」「家變」主人翁范曄與眾不同的說話或思想方式；第三、「王文興企圖以這麼冗長迂迴的句子，象徵范曄心中對父母的感情糾葛與牽絆，以及他那愈積愈重，欲擺脫而不能的自圍心情。」（中外文學一卷十二期六十五頁。）

如果王文興的原意是歐文所說的第一個原因，那麼，我想這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大不幸，因為，「這種連小學生都會得丙的句子」（見上引歐文同段），儘管是多麼的「新異」，多麼具有顏、張、歐三文所共同強調的「獨創性」，都是不值得喝采的！創新雖然是一種好現象，但並不是所有的創新都是值得提倡的。事實上，近一、二十年來，文壇上的大小論爭，泰半是起因於，或至少是相關於這種文字的「晦澀」上。像這種漠視廣大讀者，把文字當做少數「貴族們」之玩物的作風，除了象徵文學的末日即將來臨之外，恐怕也是國家的不幸吧！

如果是歐文所說的第二個原因，促使王文興採用這種技巧，那麼，我認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成功的。這不但是因為將「家變」中的范曄，塑造成一個說話流利、思想明快的角色，絕對不違背原作的主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基於底下所要詳述的理由，這是一種錯誤而不成功的手法。

如果王文興是因為歐文所說的第三個理由而這樣作的話，那麼，基於上段所說的，也就是底下所要詳論的同一個理由，我們已經說過，這是一種錯誤而不成功的作法。

事實上，這個理由，也正是我不同意顏、張二文中「文字即對象」這種說法的依據。換句話說，從這三位先生的大作中，我們了解到，王文興的作品之所以被認為「好」，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傑作之一」（見中外文學一卷十一期八十五頁顏文最後一段），其所依據的理由是他們認為王文興能把握住「文字即對象」這個原則。

事實上，從許多證據我們也不難看出，王文與本人或恐也抱有這種看法。首先，我們發現，正如歐陽子所說的「家變」中累贅重疊的句子，絕大多數出現在第三部；王文與在描寫范曄心地平靜、毫無衝突的童年時，連一個這樣的句子都沒有用過。（中外文學一卷十二期六十五頁。）其次，文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人與人間的對話都是平實而合理的；這表示作者並沒有把現實世界的合理和范曄心理的矛盾相混淆。另一個顯著的證據是，在書中一五二節，范曄的日記中，也是平實而合理的，並沒有冗長的句子出現。基於以上幾個事實，王文與本人企圖以這種累贅重疊的句子，來描述范曄心中的矛盾衝突是可採信的。換句話說，他企圖以文字의 矛盾衝突，來「無隔閡地浮現（矛盾衝突的）對象」，——他也是一個「文字即對象」的信徒。

但是，值得檢討的問題是，一個矛盾衝突的境界或對象，是否可以或可能用本身矛盾衝突的文字來描述？或者說，「文字即對象」是否為錯誤而不可能實現的理論？這是本文所真正要探討的問題。事實上，只要我們抄錄一小段「家變」中的原文，讀者即不難回答這些問題：

那回是在他的父親在退休了以後底約莫半年後的那一陣他（范曄）把他們家之內的牆壁給一律地加以重新葺新刷修了一煥新的，……（一五一節）

作為一個讀者，我不得不坦白而痛心地做個見證：當我「欣賞」一部處處都是這種文句的小說時，我並沒有「范曄心情矛盾沉重」的感覺，我所覺得的，只是文字的彘扭、怪異、難懂，乃至於令我心神疲勞而已！（我相信，和我具有同感的讀者一定為數不少，因為中外文學一卷十一期的編後記也曾坦白地承認：王文與先生的「家變」……到目前為止，一般的反應是毀譽參半，甚至是毀多於譽。……讀過的人當中，不少相當有文學修養的人紛紛詰問，甚至建議我們即時腰斬，以免玷辱其他中外文學的作家。）

不但是因為這種直接的感覺，促使我反對王文興及顏、張等文的理論預設，而且是基於一個邏輯上的理由，使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和作法；那就是：一個混亂矛盾的境界或對象，不可以也不可能用本身混亂矛盾的文字來描寫。換句話說，不能因為文字本身或描述工具本身是矛盾混亂的，就認為它已經「真實地」或「精確地」表達了矛盾混亂的境界。如果我們把一個被描述的世界或對象，稱爲是「對象的」(object)世界，而把描述這個對象世界的世界或文字，稱爲是「後設的」(meta-)世界，那麼，將對象與後設這兩個不同層次的世界視而爲一或混爲一談，在邏輯上即會產生一些不合常理的矛盾，稱爲「說謊者詭論」(The Liar Paradox·註②)。而這種混淆對象及後設層次的錯誤，則稱爲「自我指涉的謬誤」(Fallacy of self-reference)，或「混淆對象及後設系統的謬誤」(Fallacy of confusing object and meta-systems·註③)。

也許讀者不易了解這種邏輯錯誤的嚴重性。一部分原因是因爲至今仍然有許多人迷信於「藝術不必邏輯」的說法，另外的原因是因爲在其他非文字的藝術中，尤其是音樂和繪畫，這種對象與後設的混淆，時時成功地被應用着，例如貝多芬的第六號「田園」交響曲及美國作曲家 Grofe 的「大峽谷組曲」(Grand Canyon Suite)，都曾極其成功地以雷聲來描寫暴風雨的鏡頭。但是，所謂「藝術不必邏輯」恐怕是一個語意含混的命題，它的真正意義恐怕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激發作者的靈感而發揮最大的想像力」吧？其次，在其他的藝術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混淆對象及後設層次，是因爲它們是以聲「擬聲」或以形「擬形」。如果貝多芬以一組亂七八糟的音符來描寫矛盾衝突的心境(注意：這不再是「擬聲」)，可預見的，那將不是音樂而是噪音！同樣地，如果畢加索以胡亂塗鴉的色彩來描繪矛盾衝突的心境(這也不是「擬形」)，其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可想而知的。事實上，讀者不難設想：假如一個混亂的世界，可以用本身混亂的文字來描寫，那麼，王文興所描寫的混亂與低能兒所描寫的混亂又有什麼區別？假如王文興的混亂具有顏、張等文所讚美的「真」，那麼低能兒的混亂恐怕更「真」更「精確」，因此也更應該受到顏張等人的讚美吧？(事實上，現今中國的文壇上

，抱有「文字即對象」這種看法的作者，並不只王文興及顏、張等人，為數不少的新詩作者都多多少少抱有這種幻想。高準先生在「大學雜誌」第五九、六〇、六二期的大作，「論中國新詩的風格發展與前途方向」中，曾大加撻伐的「碧果作品」即為一例。又如收集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第一輯六一—八頁的紀弦作品「跟你們一樣」，以及第二輯一〇四——一〇六頁的方莘作品「夜的變奏」等等，都是極好的例子。）

退一萬步說，如果混亂的對象或境界，真的可以用混亂的文字來描寫，亦即「文字即對象」這種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麼，顯然，像車禍現場或其他混亂的現場，也應該可以用混亂的文句來描寫才對。但是，這種混亂的現場，如何用「混亂的文字」來描寫？用什麼樣的混亂文字才能跟描寫范曄心境的混亂文字區分開來？王文興曾在第五十四節用極其冗長的句子，來描寫一些公務員站在電線桿下等車的情形；而顏文說：「全句如是之長……然而電線桿是長，其影子也相當長，是以句構也長了起來……。」（中外文學一卷十一期八十一頁。）果真電線桿這種空間性的長，可以用冗長的句子來表達或暗示，那麼，像「遙遠的歸途」這種更長的空間，難道應該用更長的句子來描寫？而「太空人的旅途」難道又必須應用更長的句子來表達？如果是，那麼，像「漫長的人生。」這種非空間性的長又如何表達？類似的，如果有人要描寫一個輕歌曼舞的女郎，他將又如何用「跳舞」的文字來描寫？一個作者，也許可以用一些字句創造一組意象，來「歷歷如繪」地描寫這種情境，但是，四四方方的文字本身，難道也有所謂「輕歌曼舞」嗎？難道我們可以說這個字比那個字更會「跳舞」或其「舞姿」更美嗎？再如要描寫空間很「緊」這個概念或情境，難道應該把「緊」壓扁或壓小成爲「緊」才能表達，或更可以表達嗎？難道**緊**比**緊**更緊嗎？顯然，這一連串的問題，其答案都是否定的。

一個十分瑣碎但却與上文相關的問題是：在張文中，大部分有關這個字改成那個字後較爲「真」或「精確」的說法，也都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張文說「家變」一五六節的「不名譽」改成「不名譽」及「一三三節的「不識

「字」改成「不識字」後較為精確。（中外文學一卷十二期一二七頁。）事實上，某一個字是不可能較另一個字更「真」更「精確」的。因為，既然文字不可能是對象，符號或語言不可能是真實的世界，那麼就無所謂哪個字是「真」的對象，哪個字不是或較為不是「真」的對象了。如果說，某一個字確實較另一個字更能「真實地」描寫對象，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這個字所創造出來的意象較另一個字所創造出來的更為「寫實」，這種例子就像「轉頭」的「轉」字。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這個字較另一個字更足以使人引起聯想。上述張文所舉的一些例子，即屬於第二種。換句話說，張文之所以認為「譽」比「譽」精確，「識」比「識」真實，是因為從字源或字形上，「譽」有「光言」（可公開說出來）的暗示，而「識」有「只言」（只會用口說）的聯想。利用這種聯想法而達到較「精確」描寫的例子還有「艸」、「鳴」、「鳴」，以及一些雙關語，例如張文所舉焦易士的例子——「[familiar]」（中外文學一卷十二期一二六頁）。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張文所舉的這些例子，都是由於字源、字形上的研究或分析，才能聯想進而體會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事實上，王文興的真正用意何在，仍值得懷疑，）那麼，做為一個讀者，是否有需要或是否不有義務在欣賞文學之前，先要做個字源學家或至少先要學會文字的分析工夫？這種文學分析的推理過程，會不會影響欣賞者的直覺或所謂的「美感經驗」，而破壞了欣賞文學的目的？換句話說，當欣賞者在作者的迫使下，不得不做這種推理工作時，這種欣賞是否仍然可以稱之為「欣賞」？甚至，我們還要問：做為一個文學的創作者，他是否有權力要求他的讀者，先要學會這種分析的技巧之後，才能欣賞他的作品？而且，如果他有足夠的時間，也有良好的文字訓練，來表達這些字所要表達的那些「聯想」，但他却不肯表達，那麼他是否有不負責任乃至不忠於讀者之嫌？在音樂上，做為一個聆聽者（而不是批評家），是沒有必要先去探查作曲家的寫作技巧或臆測作曲家為什麼要用這個音符而不用那個音符的。同樣的，在繪畫上，作為一個觀賞者（而不是批評家），他也沒有義務先去查看畫家所用的顏料、工具或他作畫時的心情是什麼。那麼，在文學上，對讀者的這種要求是否應該或正確，也是值得我們再三懷疑的。

一個不同問題但却相關的疑問是：既然大部分的人認為王文興之所以要把「希望」改成「望希」，把「婦女」改成「女婦」，是爲了引起讀者的注意以便特地斟酌這些字詞的意義，那麼，顯然，作爲一個讀者也必須花一番工夫去分析它們的意義，去做一番推理的工作。果真如此，那麼這種做法是否妥當，正如上段所說的，也是值得我們再三懷疑的。事實上，作爲一個讀者，我不能了解把「希望」改成「望希」或把「婦女」改成「女婦」，除了「新異」之外，還能給我們什麼「美感」或「真實感」；這就像我不能了解把「hope」改成「epoh」或把「women」改成「nemow」到底能給我什麼一樣！

當然，「家變」中的文字，也並不是字字怪異，句句彆扭的。事實上，它有許多雖與主題無關，但却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段落，例如六四——八二節。正如顏、張、歐三文所共同提出的，王文興有許多成功的地方，我認爲，這多半是在意象的創造和「擬聲」方面，（最重要的是，它們都沒有觸犯上述的邏輯謬誤），例如：

四季豆露着沉鬱的黑色，鹹菜肉上凝一層灰白。（B段）

他總是蝸隱在他房中。（二十六節）

風把一片空其控奇的音響傳來。（六十八節）

蹲進廁所以後他感到一股厚重如壁的醜臭。（一一七節）

另外，在黑體字的應用上，有一些也的確具有文字以外的效果；例如第一次出現黑體字是B段的「楊太太」，它確實有使人「感到意外」的驚訝感。（雖然在其後的黑體字大都不足以引起這種感覺而成爲陳腔濫調了！而且，最可惜的是，這種技巧不是從他開始的。）其次，王文興還造了一些擬聲的新字，有一些是成功的，因爲日常生活中確實沒有具備這種聲音的文字，例如：啪、啞、嗅、嗅等。（雖然我不同意已經有了「吧」，又故

意造個「吧」；已經有了「噯」，又故意造個「噯」；而且，寫給中國人看的小說，就充滿了洋文：Ah, eh, Hai, Hey 的。)

如果說，「家變」的創新，其成功的廣度和程度只是上段所提到的這些，那顯然太過貧乏，以致於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一部「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傑作之一」（顏文最後一段）。而且，基於本文所說的理由，它恐怕也沒有完全達到底下的目的：「試圖解開中國文字的情意結……以延續它的生命，進而開拓它的領域」（見張文最後一段）。事實上，王文興對中國文字及文法的破壞，恐怕比建設來得多吧！說真的，我倒十分贊同歐陽子的看法：「家變」之誕生，在自由中國現代文壇放出了一道難得的新鮮異彩。但我絕不贊成初寫作的人，拿王文興的風格作為典範。……依我目前的看法，我還是希望王文興的風格，不但「空前」，而且「絕後」。（見歐文最後一段。）

基於以上我所深深堅持着的理由，套用一句王文興式的語法，「我實實地不能確的的非吾能意同興文王的作法」！

註① 顏文曾說，以「轉頭」來代替慣用的「回頭」較為「精確」真實。（中外文學一卷十一期80頁）果真如此，「輾頭」豈不比「轉頭」更為精確真實？蓋依字典意義：「轉」乃迴旋的意思，而「轉者輾之周，輾者轉之半」也！可見這就像「馬路」應改為「車路」或「人路」、「馬上」應改為「飛機上」或「太空火箭上」一樣的無聊而可笑！類似地，在張文中曾說，王文興造了一個新字「囁」是爲了暗示說話的人像鵝一樣地扭頭（中外文學一卷十二期133頁）。果真如此，那麼「家變」24節的「嗚！真的呀？真有這種的事呀？」，難道是表示說話的人，「像蝸牛一樣慢的驚訝」嗎？

註② 一個系統是用某些事物或符號（語言）所建構起來的；例如一些齒輪、線圈等構成了一個「機器」系統。此時，可能有人會用某些符號或語言來討論、批評或描述這個系統；例如一個工程師可能會對一部機器加以一番描述或討論。我們

## 藝術團契爲你出版

### 加略山清唱劇

合唱獨唱朗誦插話精彩動  
人唱片30元 演唱劇本25元

### 張曉風著第五牆、武陵人

此兩劇本  
演出轟動

討論不絕，今將劇本劇照舞臺設計音樂設計各界  
評論合併出版，共兩冊，每單冊20元，共40元

### 張曉風著安全感

作者曾獲中山文藝獎、  
編劇金鼎獎，本書包括  
散文卅篇附名畫卅幀，幽默警世深掘人性

### 林治平著現代人的痛苦

作者教授社  
會學多年並

主持多項社會調查，本書論現代的危機、痛苦及  
現代人追尋的目標與道路，多爲在各大學之演講  
稿修定而成，文筆犀利剖析深刻，感人至深

### 優待

凡直接向臺北羅斯福路三段二七七號我  
們咖啡屋洽購者一律九折，郵購唱片另

附郵八元

### 郵撥

一四五一二號校園書房（羅斯福路四段  
22號）一四五六〇號靈聲雜誌社或中國

書城天同社

稱，被討論到、批評到，或描述到的系統是「對象的系統」，而討論別人、批評別人，或描述別人的系統，則稱爲「後設的系統」。因此，機器是對象的，而工程師的報告則是後設的。一個人如果混淆這兩個不同層次的系統，則稱爲犯了「自我指涉」或混淆這兩種系統的謬誤。

觸犯這種謬誤的後果之一，是會使得整個語言系統產生邏輯上的「矛盾」，亦即「詭論」。一個有名的這種矛盾是「說謊者詭論」：「括弧中的這句話是假的。」顯然，括弧中只有一句話，而且它是層於後設層次的，因爲有一個系統被它描述或討論到，即它自己，——它說它自己是假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對象的，因爲它被它自己所描述到。因此，它對自己來說，既是對象又是後設的，亦即犯了「自我指涉」的謬誤。現在請問：它是真或是假？答案是一個與常理相違背的矛盾，即：它既真又假！

### 文藝月刊叢書

普立茲文學獎金著

### 樂觀者的女兒

韋綏著·景翔譯

定價新臺幣20元（直接函購八折優待）

劃撥號一五二八一文藝月刊社

# 書評書目新書預約

九月二十日截止・同日出書

林柏燕著

## 文學探索

(評論集)

32開本 二三〇頁 定價25元 預約19元

楚曼・卡波第原著 楊月蓀譯

## 冷血

(長篇小說)

25開本 三一七頁 定價45元 預約33元

兩冊同時預約優待價49元  
劃撥19274號書評書目社



# 寫書藏書讀書

王鼎鈞

一本書是那個作者心血的結晶，靈魂的迴響，氣質的凝固，是他多少年來識見修養抱負的總結。唉，寫書讀書，都是人的終身大事！

你見過寫書的人嗎？那種人是有特徵的。他可能兩肩向前傾斜，臂部關節微微彎曲，腰背佝僂；可能眼球呆滯，臉上表情簡單，額部有很深的皺紋；可能嘴唇乾裂，臉色蒼白，神情恍惚。如果這三種「可能」集於一身，你幾乎可以武斷的說，這個人以寫書為常業。你可以斷定這人不是高爾夫球的選手，或銀行的董事長。因為世界祇有一種工作，需要晝夜保持某種勞苦的姿勢，才會把人的自然活潑的形象，扭曲成這個樣子。

寫書太辛苦了，尤其是中國人寫中國書。中國字一筆一畫湊成方塊，全世界的人都說它難寫。想想看，那個「鑿」字，真是跟挖一個坑那麼麻煩。那個「鬱」字，教人提起筆來發愁。「艷」字腫腫不堪，有什麼好看？「燃」字底下已經有一把火，偏偏再加一個火字旁。這還不算，寫書不是抄書，不祇是「一筆一畫」的問題。下筆之

前，先要有一個「鮮血變成墨水」的過程。然後，好容易一筆一畫寫滿了紙，說不定又要一筆塗掉，因為還有一個修改的過程。怪不得古人磨墨的時候，說是墨在磨人。你聽，更靜人靜，筆在稿紙上颼颼的響，那就是作家「磨頂放踵」（或者磨踵放頂）的聲音！

人爲什麼要寫書？因爲「書」是才華經驗的遺留。祇有萬物之靈才會做這件事。我們得注意，有很多好書，都是作者在飽受挫折、有志難伸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孔子何以作春秋，司馬遷何以作史記，每個人都很清楚。西班牙的文豪賽萬提斯，本來有志於軍旅，不幸負傷退伍，才寫出「吉訶德傳」來。米爾頓若非政壇失意，文學史上會不會有他的「失樂園」，是很大的問題。這就是人類偉大的地方，即使境遇惡劣，仍然忘不了盡力奉獻一點什麼，不能直接奉獻，採間接的方式，不能在當代奉獻，採「藏諸名山」的方式。

我們有一個尊敬書籍的傳統。藏書的地方，幾乎像一個聖地那樣，引起人們虔敬莊嚴的感覺。理由很簡單，就像我們有「粒粒皆辛苦」的傳統思想一樣。上一代中國人的家庭教育中包含這樣的課程：如果看見米粒飯屑掉在地上，必須鄭重的檢起來，否則就是「造孽」。不肯「敬惜字紙」也是造孽，因爲那也是經過辛勞的過程而得到的甘美產品。尤其是書籍除了是精神食糧以外，還可能是一件歷史文物，「書」這個字所代表的意義，就更不尋常了。

古今中外都有愛書成癖的人。在英國牛津大學創設文庫的波多萊爵士，非常愛書，據說因愛書而情不自禁，常常偷書，以致他到別人家中作客的時候，主人先把家中的珍本善本都藏起來，再接待他。法國小說家福樓拜爾，寫一個人因偷書而殺人，而被捕，而處決，據說取材於真人真事，清人鄭珍，帶書坐船，船舷破了一個洞，河水浸入書箱。他費了三晝夜的功夫烘乾這些書，當然有些書已經破損成爲殘稿。他寫了一首詩，描寫自己的心情：「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父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他說得多動人！

「道山情話」記述一個愛書的人，既可笑又可敬。故事的背景是荒年，大家沒有飯吃，有一個人把家藏的一件古董拿到城裏去變賣，這是他家僅有的一件值錢的東西。他在市場碰見一個人，跟他的處境完全相同，不過那個人賣的是善本書。這個賣古董的人最喜歡書，而那個賣書的人最喜歡古董，兩個人經過一番交談，決定以物易物，互相交換，於是各人帶着自己喜歡的東西，高高興興的回家，把買米下鍋的事兒全忘了。這個人帶書回家以後，挨了太太一頓罵，太太問他：「你帶回來的東西能吃嗎？」這個人聽了，理直氣壯的說：「他帶回去的東西，（指那件古董）也不能吃啊！」

藏書貴能讀書，藏而不讀，最爲可惜，老殘遊記說，老殘到了山東聊城，想參觀城內楊氏所藏的宋版書，未能如願，於是悶悶不樂。據考證，聊城楊氏藏書，天下第一，楊氏身後由妻妾謹慎保管，不讓任何人看。夏天晒書的時候，前後門都鎖起來，如臨大敵。當時，太倉名士姚鵬，什麼官都不肯做，主動要當聊城知縣，他以爲當了知縣有機會看看楊家的藏書，誰知直到任期屆滿，也沒有走進楊家藏書的海源閣。歷城解元徐金銘自告奮勇做楊家的家庭教師，目的在看書，最後也是失望，後來胡適與當代名學者相約，組織觀光團，想看看楊家的若干珍本，也被楊家婉拒。別看楊家祇有幾個「女流之輩」，她們倒真能堅持原則，不負先人的託付。可是她們祇能藏書，不能讀書，在那個變亂的年代，她們的書庫到底不能長久平安。最後還不是被「水火兵蟲」四大害中的第三害，糟蹋得七零八落，添人間一樁恨事！

有一付對聯，下句是「老見異書猶眼明」，描寫一個愛書而又讀書的人的意外滿足，頗爲生動。讀者的眼睛是明亮的，好書當前，他們的兩眼將更爲炯炯有神。

# 冷血

## 及其作者楚曼·卡波第

楊月蓀

一九六八年二月份美國「花花公子雜誌」(Playboy Magazine)，刊登了一篇錄音訪問楚曼·卡波第(Truman Capote)的專文，除對卡波第這個人和他的文有詳盡介紹外，訪問主要內容是卡波第對「冷血」(In Cold Blood)這本書及他的其他名作的自我分析。譯者前言中對「冷血」與卡波第的簡介，以及在譯文結束後將附有的譯者結語，都是取材於「花花公子雜誌」的這篇訪問。——譯者誌

提起楚曼·卡波第的名字，國內部份讀者也許稍感陌生，但是說到歐德麗·赫本主演的好萊塢影片「第凡尼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相信許多影迷一定是記憶猶新。在美國來說，「第凡尼早餐」的原著作者卡波第，也是在這部影片轟動之後，才為廣大讀者羣所熟識歡迎，而他在美國現代文壇上的聲名也就逐漸升高起來；到了一九六六年初，「冷血」出版兩週即躍登當年美國暢銷書籍第一位之後，楚曼·卡波第不僅是美國讀者們家喻戶曉的當代著名作家，且曾被已故英國大文豪毛姆贊許為「現代文學的希望」。

遠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向極少刊登社會新聞的美國紐約時報，破例在裏頁非重大新聞版內，摻登了一條合眾國際社所發的新聞。標題是：

富農一家四口被殺

H·W·柯勒特夫婦及兩子女

在堪薩斯家中同遭謀殺

紐約時報之着眼于這條社會新聞，主要是由於遇害的柯勒特生前曾是艾森豪總統委派的聯邦農田信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否則該報也許不會刊登這類發生在千里之外堪薩斯農莊上的犯罪新聞的。

然而在紐約，這條新聞對於小說家楚曼·卡波第，却發生了觸電般的震撼作用。沒出三天，卡波第就趕到了堪薩斯州西部的小農村——豪康鎮，開始一連串的訪問包括柯勒特一家的友人與鄰居，並向當地警局追尋新聞線索，決心對遇害者與兇手雙方的來龍去脈作深入精密的探究。

最初，由於卡波第身材矮小（五呎三吋），一身裝束過於歐化，說話又尖聲尖氣，豪康鎮當地居民普遍地對他加以冷眼，並不斷地要求查看他身帶的唯一身份證明文件——一封堪薩斯州立大學校長詹姆斯·麥堪的介紹函與一本採舊的、蓋滿了卅多國簽證官印的美國公民旅行護照。一向在上流社會舒服慣了的卡波第，也未能立即適應堪薩斯大平原上的陌生環境。他事後曾回憶說：「我當時那種陌生感，簡直就像是到了外國似的！」所幸不久，豪康鎮的居民和警察就相繼被這位談笑風生的「小淘氣」軟化了。其後五年半之間，卡波第一股作氣將自己所有的時間都奉獻於調查被害者一家與兩名兇手——理查·希柯克與貝利·史密斯（最後兩人均被執行死刑）的身世調查，與慘案發生的真實經過上了。卡波第曾說：「我動筆寫這本書之前，一共記下了六千多頁的筆記。」任何人，即使與這件謀殺案僅有一點點蛛絲馬跡的關聯，都未能逃過他細心的探訪；遇害者與兇手雙方的一切，卡波第當然更是一點、一線地深入追究，謹密分析，最後貫穿成全面的報導。這樣，這部長達三百四十三頁，卡波第稱為「非小說」的名著「冷血」，終由藍登（Random House）出版公司，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發行問世。「冷血」出版之後兩週，即躍登美國暢銷書第一位，且雄據了一年多之久。無論在銷路與所獲評價上，「冷血」都創下了空前的成功。在美國一地，這本書精裝本就銷了八十萬冊，袖珍平裝本售出了二百五十萬冊，至今仍是美國出版史中最賣錢的一本書。目前，「冷血」不但已翻成廿五種外國語文（包括極少為人通曉的希伯來語、西班牙嘉特蘭語、南非公用之荷蘭語及冰島語等），並且已為卡波第賺進了三百萬美金（其中包括了五十萬美金的電影版權費）。

卡波第，似乎對「冷血」在美國文藝界所掀起的巨浪般的書評熱潮，比他所獲的盈利要感興趣得多。因為在「冷血」出版之前，美國文學批評界巨頭們，多年來對卡波第的看法，頂多算是採取着一種「容忍」的態度：像赫伯特·高爾德（Herbert Gold）就曾譏諷過卡波第為「裝黃性詩文的嘮叨作家之一」，可是現在却改口稱讚他是「屹立美國文壇的人物」。紐約時報書評也稱頌「冷血」為「傑出、緊張刺激、動人、登峯造極的寫作……」。生活雜誌也響應評為「一部傑作。……令人着迷的著作」。紐約書評雜誌更不甘後人指出「冷血」是「有關美國犯罪事件之文獻寫作歷史中，最佳的一部」。英國倫敦星期快報也隔洋讚頌為「近十年來的文壇巨著之一」。總之，「冷血」一經暢銷，即刻成為近年來空前未有廣受好評的一部著作。

當然，一片讚譽聲中，也並非沒有「歎難苟同」的相反評語。像新共和雜誌的書評家史丹利·考夫曼（Stanly Kaufmann）就曾頗不以為然地質問：「對這本書加以置評本已是荒謬不經之事，再進一步稱這種作品為文學，更是自貶我們所有文學批評工作者的身價。試問：由於一個有名的作家寫了一個誇大渲染性的犯罪新聞故事，因而進犯正統文學，我們就如此地破產，如此一窩蜂地捧場嗎？」小說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也諷刺卡波第自稱的「非故事體小說」為不倫不類，並指責他的「在文學改革上最大的貢獻，是先捧紅作家，再宣傳其作品。」然而這少數的反對論調，却似乎並無損於「冷血」的文學評價與暢銷紀錄。

事實上，卡波第在近代美國文壇上，一直是引起論爭的導火線。

楚曼·卡波第原名楚曼·史屈佛斯·伯森斯（Truman Streckfus Persons，後經法律手續正式取用其繼父的姓氏——卡波第。），一九二四年九月卅日生於路易斯安那州紐奧連市。卡波第年甫四歲，母親又與他的銷貨商繼父離了婚，帶着他奔靠阿拉巴馬州蒙羅村的三個老姑媽。以後數年，幼小的卡波第被不同的親戚輾轉寄養，住遍了美國南方的鄉村，很少看見母親，與父親更完全失掉聯繫。也許為了彌補甚或掩埋自小遭受雙親遺棄的創傷，卡波第少年時，就將自己深鎖在一個幻想與夢境的小天地裏。清秀、孱弱的小楚曼，八歲就開

始了寫作生涯。十二歲時在一次作文比賽中，以一篇「愛管閑事的老先生」的短篇故事，獲得首獎。

卡波第十七歲時，自高中輟學，當了一陣子算命先生的學徒之後，遠走紐約，在「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社中，找到一份書記的工作。本來他被派在該雜誌會計科幫閒，後來自己坦認算術不靈，就被調到美術科擔任漫畫編目工作。不久，他在寫作方面的天分就獲得賞識而開始為「紐約客」撰寫「市井雋永」欄的小稿，空暇時，他也替人校對電影劇本，並為一家相當出名的文摘雜誌寫一點漫談性的軼事文稿賺點外快。同年，他寫下了第一篇正式發表的短篇小說。十九歲時以短篇小說「蜜苳」（*Miriam*）贏得歐·亨利獎（*The O. Henry Prize*）。「蜜苳」是敘述一個神秘的孩子闖入了一個中年婦人的生命，而又把她毀了的故事。書中已明顯地隱藏着卡波第小說中常帶着的早發性憂鬱與癡呆的意味。著名文學批評家約翰·赫金斯（*John K. Hutchens*）一度曾指出卡波第的作品「都脫不了一些封鎖在偏僻角落中的陰晦人物，借着各色各樣的恐怖，飄蕩在死亡的舞蹈中。」

到了一九四八年，卡波第的這一類短篇故事雖已開始引起美國文壇的注意，但對廣大讀者來說，他仍是個陌生的作家。直到他的第一部小說「另外的呼聲，另外的屋子」（*Other Voices, Other Rooms*）發表之後，卡波第才算平地雷響，一夜成名。紐約先驅論壇報曾讚該書為「多年來一部最令人激賞的美國年青作家的處女作小說」。文學批評家們逐漸開始將卡波第排入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艾爾文·蕭（*Irwin Shaw*）及郭爾·維達（*Gore Vidal*）等為二次大戰後，前期的西方文壇大放異彩的名作家們的行列中。

耐人尋味的是：「另外的呼聲，另外的屋子」一書之成名與暢銷，據說除了它的簡淺易懂、詩樣流暢的體之外，書套上印登的一張卡波第本人照片，也有很大的助力。該書問市不久，就見成百成千的書店玻璃櫥窗內，都有一張卡波第的照片，一雙清澄的眼睛，柔弱的注視着街頭惶怔、愛憐、忍俊、七情交錯的人們。在這幀照片中，卡波第斜臥在一張長沙發上，上身穿一件講究的騎士背心，黑領結，在在顯示出是經過了一番刻意的「打扮」的，一縷金黃色的留海輕拂在前額，豐滿潤實的嘴唇挑逗般地噉着。書評家喬治·戴維絲（*Geo-*

「rge Davis」立即搶先加給了他一個封號——「美國文學界墮落、變態的赫克伯萊·芬」，也就是說他雖然頑皮的像馬克吐溫筆下的野孩子，却女性化的近乎有點「妖氣」。也就因為書套上這幀照片，自此「照片作家」卡波第就不可抹去的被印證為一朵頹廢、孤芳自賞、愛美成癖的水仙花的化身。（事實上，卡波第的一副細嗓門與過於講究風尚美的穿着，早已是美國文壇上眾所週知的賈寶玉型作家，而他本人對各方加之的有意或無意的戲謔，似乎也毫不為意）。所幸，大多數美國明理之士，鮮少以人論事，因此卡波第多年來私生活中各色彩虹般的傳言，都未曾損傷他的寫作的成就。

「另外的呼聲，另外的屋子」之後，他又發表了一連串雖不甚轟動但同樣成功的作品。一九四九年的「夜樹」(*A Tree at Night*) 短篇小說集，內容也多是詭奇、刺激性的故事。一九五〇年發表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 是一部有深度的人文性的遊記散文集，也是卡波第終於超越了他以往留連着的夢與現實纏綿不分的寫作意境之後，求變的第一曲新聲。「草，豎琴」(*Grass Harp*) 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卡波第第二本小說集。文中，卡波第雖仍未能擺脫兒時的深重晦暗的心理桎梏，却新添了一縷人性溫暖氣息與一層肯定人生的信心。一九五八年，他的成名作：「第凡內早餐」問世。書中女主人翁荷莉·葛萊特麗充滿求知慾與探求人生慾、古怪而可愛的流鶯型格，且經女星歐德麗·赫本在銀幕上的不朽刻劃，深深打動了千萬影迷與讀者的心。稍後卡波第曾將自己的「花屋」(*House of Flowers*) 改編為舞臺劇，結果上演賣座情形極慘（經修改後，又再度在紐約百老匯上演）。一九六三年他發表了「卡波第文選」，所獲評論是毀譽參半。不過當時卡波第對文藝批評界的各種不同反映，已全不放在心上。因為他寫作生涯中的高峯代表作——「冷血」，那時已經完成了一半。

由於「冷血」的空前成功，卡波第終於在世界文壇上站穩了地位，他也開始躋進了圈子極狹窄的上流國際社交堡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九日，他以投桃報李的姿態，斥鉅資在紐約廣場大飯店舉行了一個豪華奢侈且廣被渲染的化裝舞會。有幸被邀請的名流顯要中，包括前美總統的母親露絲甘迺迪夫人、已再嫁之前總統夫人

賈桂林、甘迺迪的妹妹李·瑞玆維爾王妃，前總統詹森之女琳達·詹森、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二世夫婦、杜魯門總統之女瑪格麗·杜魯門以及衆多世界各地的富豪與貴婦們。

卡波第一向被譏爲孤芳自賞，目中無人。對於許多人因他此項豪奢行爲而橫加的酸性批評，他仍是很泰然的宣稱：「我這個舞會，又是空前的成功！」其口吻與他被問及誰是當今文壇最偉大作家時的答語：「我！楚曼·卡波第」真是如出一轍。卡波第從不假作謙虛，更不在乎別人說他勢利。然而他交友的選擇標準倒也並非財富與權勢。他所堅持的條件是對方必須具備美貌、機智與超凡脫俗的氣質。他的朋友高自達官貴族，低至長島種洋山芋的農夫，也不是因爲他的文壇上的赫赫聲名才對他趨之若狂。正如美國社交新聞界花邊新聞的「通天教主」蘇西·尼克勃克(Susy Krikerbaker)所說的：「所有他的朋友都愛他，喜歡他，不是因爲他現在成了文學界的山大王，也不是爲了捧場，而是因爲楚曼就是楚曼。……」

楚曼·卡波第現在擁有三處居所。紐約的百萬富翁聖地——聯合國廣場公寓大廈的第廿二層高樓上有他所五個房間的公寓，他經常接見訪客或朋友聚會就在此處。他在那兒收藏了許多第凡內珠寶公司的十九世紀珠寶、飾品、古董、古畫與褪了色的老照片。另外，當文思蠢動時，就躲到長島布列治漢普頓的鄉間住處去咬筆桿；冬天他到加州棕櫚泉別墅去曬太陽，夏天到瑞士韋爾貝爾自己的山頂小屋去避暑。他是一個享樂主義最忠實的信徒。

現年四十四歲的卡波第，外表看來，已不再是「另外的呼聲，另外的屋子」書套上的那個多情的慘綠少年了，他的金黃色軟髮已初顯稀薄，下巴圓渾，眼角也留下了歲月的餘痕；然而他廿多年前留給人們的肆無忌憚的頑童影像，却仍不時迴旋在他輕聲慢語的笑談中。（原載「自由談」）

## 「冷血」譯後的話

楊月蓀

在「冷血」全文最後一章快要譯完的時候，新聞報導美國最高法官明令宣佈死刑是違反美國憲法精神的。不久，在美國許多至今尚未廢止死刑的州內，就有大批飽受歲月煎熬的犯人陸續地自死牢中被移送到其他監牢去服終身監禁徒刑去了。譯者當時心中想到：「冷血」原著作者楚曼·卡波第得知這項消息之後必定也會舒心地發出滿意的微笑的。因為無疑地，他撰寫「冷血」的動機之一應是反對死刑的。如今美國最高法院終於明令了他盼望已久的這種決定，至少卡波第在「冷血」一書上前後付出的六年心血總算是不會枉費了。

一般人反對死刑的理由不外是本於「不人道」與「不能徹底防杜重大犯罪事項」兩大因素上。因為僅單以謀殺行為來看，如果說以預謀且狂暴的手段奪取人命是殘酷而不人道的，那麼為懲治這種兇殘的行爲，法律經過一連串的審判與裁決之後公然將犯人送上電椅、套上絞繩甚或用槍射穿他的胸膛就不算是奪取人命了嗎？並且這種在衆目之下奪取人命的方式是否就並不殘酷或相當的人道呢？再說，死刑果真是杜絕滔天大罪的唯一有效途徑，然則何以自人類歷史中設有死刑制度以來，仍未見謀殺案件有何等顯著的消滅呢？

楚曼·卡波第反對死刑所提出的理由並不明顯地涉及上述的有關「不人道」或「無於濟事」的兩項論點，更不是對謀殺犯有着什麼特殊的同情。他在「花花公子雜誌」的一篇訪問中說：「我是反對死刑的。」但是他又指出：「我對謀殺者是沒有什麼憐憫之心的。我對許多謀殺犯相當清楚，他們多半根本沒有良心的存在；他們心目中但能有任何悔憾，也只不過悔恨自己終於落入了法網而已。」卡波第表示：他反對死刑的理由主要是針對美國上訴法中不合理的條律而發的。他指出：美國上訴程序的過於冗長與繁瑣往往逼使被判死刑的犯人日以繼夜地在死牢中等上十幾年之久，他說，這不但「愚蠢而且也是非常殘酷的。」卡波第認為：如果刑法能够直截了當地，在六個月之內將犯人判決後處死，不予他們諸多的上訴機會；則非僅死刑仍可發揮它懲戒的功效，而企圖殺人以滅口的兇犯明知案發後難逃一死，也就會三思而行事了。但不幸地，目前美國的上訴法規在那裏帶着犯人來回地盪鞦韆，這不但算不得是一種懲罰，簡直可以認作是一種法定的虐待狂行爲。

相信許多看過「冷血」的讀者，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貝利·史密斯與理查·希柯克的殺人動機究竟何在？若說是謀財，則他們策劃之初，根本不確知柯勒特家是否有保險箱，即有也不知道內中價值多少；後來雖然翻出了四十多元，然而有幾個劫匪會爲了不到五十元的錢財竟如此兇狠地殺害了一家四口的性命呢？是尋仇？則雙方壓根就互不相識。見色？楠希又並沒遭受凌辱。動機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不錯，這樣的疑問是難免的。不過，如果讀者細心閱讀，將不難發現答案在本書第四章「死牢」中寫得很清楚。也就是曼寧傑精神病治療中心幾位精神病學家所指出的「沒有明顯動機的謀殺」，也可以說這樣的沒有明顯動機的謀殺者，顯然地是極端嚴重的精神病患者。

按精神病學的理论分析：像貝利·史密斯這型犯下極端狂暴殘殺行爲的人，通常都是經過一段父母殘暴、時遭遺棄而欠缺安全感的童年生活。貝利對他父親存有一種既恨又愛的錯綜心理；對他而言，他父親又是一種最令人憎恨的具有權威性人物的象徵。因此，那天夜裏貝利所殺的並不是柯勒特先生，而是他自己的父親。他

將柯勒特先生認定爲如他父親那樣的一個具有權威的象徵人物。在一判那間，他將自己一生中對父親所蘊育的積憤，以狂暴的行動全盤傾洩在柯勒特先生的身上了。貝利曾數次提及他以往想要殺害的幾個人——在陸軍服役時認識的士官長以及育幼院中的修女等等，也都是這類具有權威性的象徵，碰到時機成熟時，柯勒特先生就不幸地充當了貝利父親的代罪羔羊。貝利對他父親這種久懷的愛恨難了的情感壓抑到飽和點時，終於迸發成爲暴力行動。這也正是他謀殺的動機。

貝利是一個嚴重的精神分裂與精神偏狂的患者。他的心理狀態能促使他毫無激憤、全無憐憫地殺害一個人，就像你、我拍死一隻蒼蠅一樣。這型的精神病患者在殺人之後，能若無其事的飽餐一頓或跑去一場滑稽電影，完全不再去想自己剛剛作過的事情。這由於在他們的心中人類的生命根本沒有任何價值的存在。

貝利的共犯希柯克則不屬於這一型。希柯克自己一個人似乎沒有能力殺人的。他具有一種如小偷般的狡猾與機智，也只有那種偷了就跑的能耐。在這樁謀殺中，他雖然沒有實際動手殺人，但是一切的策劃却是他一手主謀安排的。他明瞭貝利含有一種他殺的衝動，於是他鼓勵他去發洩，這正是希柯克狡猾性格的表現。但是希柯克的精神狀態也是不平衡的。依據心理學家的分析：希柯克內心也藏有一種隱恨，一種潛意識的衝力，但不是強烈的可以隨時爆發爲暴力行動。他這種潛意識的衝力是起源於自己的性能力的衰弱與連帶引起的對他太大的憎恨。爲了證實自己在性方面的能力，他經常有一種強暴少女的衝動。當這種衝動無法抑制時，任何他所選擇的少女就變成了他太太的代罪羔羊——洩慾工具。

卡波第指出：通常像貝利·史密斯這型沒有能力控制殺人衝動的犯人，是應當終身送入精神病院去設法治療而不宜釋放出去任其自由行動的，因爲他們隨時有「認定代罪羔羊的兇殺目標」的可能。但是，以貝利個人的例子來說，却並非沒有用他種方式加以感化或改造的餘地。這因爲他在音樂與繪畫方面表現着相當的創造潛能；不幸，在他一生中竟不曾有一個人，他父親或少年感化院甚至監獄中的任何一人，曾鼓勵過他去發展這方面的才華，他只能一個人成天地幻想自己有一天將會成爲一個如何偉大的藝術家。果能有一段時期，有那麼一

個人注意到他且從旁加以導助，使他有機會表現他自己這份才華與渴望，也許他經常感受到的孤寂、凌侮、排擠與對整個世界的嫉恨會逐漸地減弱，更說不定他內心的狂暴因子也會相對地化為祥和的。

楚曼·卡波第的作品一向瀟灑着夢般的詩意，文筆清新，俏皮中帶有一股詭奇。但他這部「冷血」却是用報導文學的方式寫成的，因此許多批評家指出卡波第這是有意標新立異，企圖創造一種他所稱的新的、嚴謹的文學體裁——「非故事體小說」。對於這種批評，卡波第的看法是：在他的寫作生涯中，他始終在以新聞文學的方式探尋着寫作的途徑。他指出「冷血」仍是以抒情的散文筆法寫成的，與他早先的作品如「一個聖誕節的回憶」，在風格上並無不同。只是在寫「冷血」時，由於內容是真實性的，他運用了新聞寫作的技巧，強調而客觀地描寫了書中人物的言語、動作與情感。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寫作風格與技巧，而是擴大了自己的風格範圍而已。對於「非故事體小說」一詞含義的矛盾，卡波第也有所解說，不過似乎仍顯得十分難解。他說：「我的目的在試圖應用一切的小說創作方法與技巧來寫一篇新聞報導以敘述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但閱讀起來却如同同一部小說一模一樣。」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他本人對「非故事體小說」一詞所能作的唯一解釋。

楚曼·卡波第是以新聞寫作起家的。（他的第一篇新聞報導是發表在「紐約客」雜誌上的影星馬龍白蘭度特寫。）無怪乎他至今仍強調說：「新聞文學是當今所有寫作體裁的最先鋒。……新聞文學是文學領域中有待開拓的最終也是最偉大的一塊園地。在今天，新聞文學應該是唯一嚴謹且富創造性的文學途徑。」

楚曼·卡波第自從「冷血」暢銷全球，名利雙收以來，至今尚未有任何巨著問世。他除了將自己的幾個短篇小說改編為電視劇之外曾擔任過美國數家大報與雜誌的專欄作家。最近他曾應聘美國「滾石」熱門音樂雜誌，並且採訪報導了英國「滾石」合唱團的全美巡迴演唱，特別為該團主唱歌手米葛·傑格寫了許多篇特寫。

這正說明了卡波第對廿世紀中的「年輕叛徒」似乎特別着迷，因為米葛·傑格不僅臺上的演唱風格怪異；經常穿着緊身的服裝、濃厚的化妝與歇斯底里般的吼叫；臺下的私生活也頗不尋常；吸食毒品，性生活也極隨便；事實上就連他演唱的歌曲在節奏與含意上也是公認的在暴力、性放任與吸毒上大作挑逗與渲染的工夫，而他這一派風格，不幸也正是目前美國熱門音樂激進派的主流。

卡波第曾在電視節目中坦白承認過：他不但已獻身於改革刑法與監獄制度的運動，而且對社會犯罪「非常的感興趣」，尤其是謀殺案件。他除了「冷血」之外，曾在洛杉磯為一個少年謀殺犯出庭作證。據最近的報導，卡波第正在趕寫另一本巨著，是有關轟動一時的查爾斯·曼森嬉皮伙伴謀殺好萊塢艷星莎蘭·泰德等人的駭人新聞。卡波第本人對此沒有評論，僅表示他的下一部著作仍將是與犯罪有關的社會寫實。

此外，卡波第曾三次為美國廣播公司（ABC）深入監獄訪問，製作了一系列的「卡波第鐵窗訪問」節目。目收視率與各界反應雖不甚理想，但這位著名的「非小說」作家却輕易地躋進了電視界各流行列中，據不久以前的報導說，他即將親自主持一項屬於自己的晚間「漫談節目」（Talk Show）了。

譯者非常感謝「自由談」主編黃肇珩多年來給予的鼓勵與合作，使「冷血」的全文翻譯能自一九七〇年四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近兩年半的冗長時間內順利分期刊完。

這次承蒙「書評書目」雜誌社的鄭重出版，我更誠心的感激隱地先生、好友羅明河以及「書評書目」的楊先生與蔡小姐等的冒暑鼓勵與協助。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於美國加州蒙特瑞完成譯稿）

（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前夕再誌）

# 「文學探索」自序

林柏燕

這本小集的出版，是個人在文學園地探討摸索的一段卑微紀錄。

文學批評易受誤解，爲人嫉恨，橫遭阻力與排斥，常在意料之中。文學批評應該注重文學與傳統文化、現實社會、哲學思想、時代思潮、作家環境及藝術形式等的相互關係。而做爲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却常干擾於人際關係，故多無關痛癢的吹捧，或出自偏愛私惡的褒貶。由於偏愛，張愛玲變成了五四以來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以雖有民族社會背景，却主題荒謬的「秋決」，竟成爲空前的民族藝術。

孔子論文，荀子賦篇，子夏詩序原係中國文學批評之發軔。鍾嶸品詩，劉勰雕龍，批評始見博大。唐代古文運動，以載道的固定使命，和非孔孟之道不足啓其文的教條，終至扼殺了原本多姿多彩的中國文學風貌。禍及批評，使之若乎寒蟬杜鳴。歐陽修作六一詩話，後代卽興印象之詩話，如五湖浩蕩，星辰亂飛，但見評語之辭美善譬，實多天馬行空，隔霧看花之見。

金聖歎出，其評水滸西廂，獨樹一幟，不落窠臼，替近代中國文學放出短暫之異彩。然三百年來，先則士以科舉干祿，除經義八股之外，不知文學的真價何在。近人爲學，特重工具之學，乃以訓詁爲中國文學的正統

，以考據爲文學研究的唯一方法，對於思想的探索，批評之爲用，創作的真髓，皆走避之惟恐不及。在此情況之下，中國文學只有任其自生自滅，造成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雙殺。於是西潮洶湧，乘虛而入，甚者窮玩西方批評術語之花招，對中國文學橫直宰割。是故個人以大膽無術之探索，譬「畢業生」，而痛貶「午夜牛郎」。

文學批評的功用，不在結怨成仇。（可能會有這種遺憾後果）孔門以克己爲重，國人多願成人之美。因此文學批評者，或爲純粹文學理論之建立，或談古不說今，對當代作品的褒貶，則一向戒慎，絕口不提。如曹丕曹植之猛批建安文人，挾其王子之重，乃敢放言高論。至於個人，以雜游淺薄之質，外披嚴肅批評之文，所抱持的只是對文學的一顆赤忱而已。故本集所輯，大半爲當代作家，雖甘冒結怨之風險，實多殷切的寄望。

或許有人會說，近三十年來，中國缺乏真正偉大的創作，所有的批評勢將白廢。換句話說，沒有一流的創作，也就沒有一流的批評。這是頗耐人尋味，似是而非的論點。本書所批評的中國當代作品，或許都不是第一流。但個人却認爲：對於以當代作品做爲對象的批評而言，作品的第一流與否，根本就無關緊要。李白、杜甫、莎士比亞，廣泛的鑑賞應比批評本身更有價值。老實說，他們已不需要批評。對於當代作品，其批評標準應該取法乎上，批評對象則不妨兼容並列，其真諦尤在坦誠無私揚優棄劣，旨在文學意見的交流。因而本書所提到的當代之作，可能苦口多於甘口，逆耳多於向聲。

有人把批評分爲「建設性」的批評和「破壞性」的批評。前者或許就是「同情」的批評，而破壞性的批評，便是「挑剔」的批評了。阿諛奉承，人盡可能。一切的「甘口」，在此本應免談。不過，個人想提醒的是：所謂「同情的批評」（已難能可貴，何必再挑剔之謂），在一團和氣，皆大歡喜之下，往往是促使作家無法成熟壯大的陷阱。是的，有了批評，作家也不見得能成熟多少，何況更有刀槍不入者。但偏愛有加，以「非錦之褐」，亂添「人造之花」，却常使作家在樂昏了頭之後，自譜埋葬的前奏。

天下之口或有同嗜，文學鑑賞則有軒輊。文學批評尤多是非之爭。稍可自慰者：本書所提到的當代作家，

個人從未予以論定。而他們也仍在繼續自我超越之中。個人感到遺憾的是：對於一些且有代表性的當代作家，却無緣論及。原因在當初撰評，本無意為當代作家做系列之史證，僅獨鍾其雜游漫談之文園獨步。且其評介部份，多以青年為對象，故取其易於消化，尤忌把活生生的文學，硬逼成沉悶之僵殭稿魚。

文學批評的任務，本應包括「稱揚」、「尋疵」、「批判」、「比較」、「鑑賞」諸項。「稱揚」偏重作品的「介紹」、「鑑賞」實含作品之「解說」，此皆為不失批評之當務。「何索」繁富，「砂丘之女」意深，故「解說」之成份大過一切。其論「宮本武藏」，實取其文學鑑賞中，激盪後的舒暢。「比較」之目的，在取法「他山之石」，不自限於「巫山之雲」，所謂「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是以有「紅樓夢」與「源氏物語」、「大亨小傳」與「金色夜叉」之相互探索。

至於「批判」所持的角度，或從文學流派，或依社會民心，或索心理背景，或探寫作技巧，原見仁見智。其外在的批評表現，則常刀光與暗器齊飛。做為今天文學批評的工作者，身邊更非有萬把鑰匙不可。而個人驚鈍，身無藏器，心慕而未敢者「一陽指」而已。（語出靈臺書簡）一陽指之難，必須學富見遠，且多少要有「實戰經驗」。未了解實際創作的甘苦，只根據教條支思，或經院派的森規嚴律去評長論短，無異紙上談兵。故本書所論，亦多從實際寫作體驗作為探索的準繩。

文學不是哲學，文學批評尤非哲學批判。哲學是冰冷的馬鈴薯，文學則如滾燙的酸辣湯。哲學有如為父的庭教，文學則如情人的呢喃。（故有時也不免夢話連篇，明知非真，却怦然心動。）因此，哲學上的連篇累牘，往往不如一首詩或小說對白三言兩語之引人。圍繞着哲學的死結問題去欣賞文學，往往忽略了文學本身的風彩。其風彩為何？曰真實的觀察，美化的情操，至善的立意，多變的風格，深遠的境界，以及洗鍊的文字。此所以值得探索，並為之序。

## 「蟬」聲

楊祖愛

在「蟬」裏面，林懷民展示了一種風格的轉變。「變形虹」裏那種尖銳的才華與抗議已較為收斂，而代之以較成熟的思想。

「穿紅襯衫的男孩」和「辭鄉」是結構比較緊湊的兩篇。先說那個「穿紅襯衫的男孩」——小黑，由簡捷的舖陳 (exposition)，出現在讀者眼前，他是個「太保似的浪兒」，他愛穿紅衫，他髒，他滿不在乎的神情，與那羣「除了死讀書，光會玩」的大學生顯得像個「陌生的種族」。的確，他會給馮老師釘雞窩，還會修保險絲：

「叭的一聲保險絲斷了，一屋子黑，沒人會修。」

「小黑咧着嘴傻笑，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白牙，右腳一挑一挑地玩弄那支破得可以丟進垃圾桶的拖鞋，活像他真的行得不得了，真的比我們強。」(四頁)

林懷民適時的借用了彬美的話，道出了他要表達的意念：「看多了你們這些自以為了不起，裝模作樣的臭男生，倒覺得他很可愛，要笑就笑，自自然然的……有時，我覺得像小黑這種人才是真正正在活着，不像我們——」。

小黑的確不同，他認為如果不愛讀書，只是看人家唸，自己也跟着唸，又算什麼？他喜歡自由自在，他喜歡臺北，因為臺北讓人覺得「只要你肯拼命苦幹，有一天，你也能有那許多東西，許多錢。」這是一個悲劇英雄的個性，他執着於他之所好，他不惜付出代價爭取理想的實現，和那些成天在作夢，不曉得自己畢了業要作什麼的大學生，是

# 談林懷民的民蟬

王牧之  
孫瑋芒  
楊祖愛

鮮明的對比，可以說，他仍然持續着「變形虹」中的反叛精神。

這兒，林懷民成功的利用大學生的夢襯托出小黑的理想，小黑是有自我觀念的，他愛穿紅襯衫，因為：

「憑什麼就要穿得和別人一樣，穿得討人喜歡？……衣服是穿着叫自己快活。我喜歡紅色。紅衣服讓我感覺到自己，走進人羣中，還認得出自己；鮮紅的顏色提醒你，你還活着，要幹下去！不要睡覺！」（一四頁）

小黑有個希望，他要賺部摩托車。早早的，林懷民就下了伏筆：

「車聲中斷，小黑睜開眼睛：

「『你會騎摩托車嗎？』」

「我搖搖頭，不願告訴他，連試一試的念頭也從未有過，看看報上那些騎士喪生的新聞已够令人心寒。」（一五頁）

小黑表演空中飛人的插入，是個不小的懸疑（suspense），是在佈置他大無畏的敢死精神？接着小黑敘述他那沒有譜成的初戀曲，是在表現他獨來獨往，不想定下來的心？這二者如果出現在他想買車之前，將加強車禍之來臨給予讀者的震撼力。雖然這兒有一個機動結局的伏筆：「小黑把煙蒂往外拋，一滴紅殞失在漆黑中。」（二五頁）但接在二段冗長的敘述之後，失去了本應產生的悸動。

後來小黑摔車了，林懷民寫着：

——有個人，有個人有那麼件紅得像火的襯衫……（三一頁）  
他好像在告訴我們：

有個人，有個人不像我們一般大學生徒具空想而缺少勇氣。

那個人，那個人爲理想而奮鬥，他無拘無束。

但是，但是，這一類太少了，他死了……。

在「虹外虹」裏，經由意識流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的手法，在炎夏午後思想自由流動的混沌之中，表現作者對死的看法：

「死難嗎」？風低低地呼叫。

水波柔柔地拍着岩壁：

「不，我想挺容易的。」(四二——四三頁)

後來，他溺水被救起，經過死的嘗試，他在矛盾之中，看到「遠山的那道彩虹仍一清二楚地浮跨在蒼茫的暮色裏；虹外不知何時，又加添了一道不十分完整，却也七彩分明的新虹」。(五七頁) 若說生命如一道彩虹，這就是新生的希望了。剛死過一回，要借此擺脫生命所一向加予的重擔，擺脫世俗之羈絆，希望着虹外那道新虹的完美。但是他在換下泳衣時，仍然「機械地套上襯衫。扣上皮帶。再把皮帶鬆開，把襯衫下擺塞進褲裏，還把擠在小腹上的下擺拉平，扯到腰邊」(五九頁) 生命本已受了太多的羈絆，而這新生仍然是不完整的，他那份慌心的餘悸在煙霧中溶失，代之而起的是平日如影隨身的落寞和無聊。

這篇文章很細緻，却失之繁瑣，可統歸爲三步驟：一、悠閒的夏日午後之遊，死的觀念閃現腦際。二、身歷其境，三、回活後的茫然。就其結構來說，先划船、再游泳，拍子拖得長長的，如不細細品味，將不覺其美。比起「穿紅襯衫的男孩」及「辭鄉」來，它和「蟬」一樣的鬆鬆垮垮。

「逝者」，用剪接的技巧將大表哥及戰友尤景欽的死，交織在喆生思想裏。二件事情，雙線並進，交錯的在眼前溶入溶出，淡出淡入，用得多了，讀者有迹可尋，看得平順，亦失之單調。好像一部電影，用的是同樣技巧的鏡頭，就有點像看幻燈片。

還有，親近的人死了，是很引人悲傷的，不過文中「哭」類的字眼用得太多，反而沖淡了悲傷的情緒。儘

管作者用其駕馭純熟的文字，將句子作了婉轉的修飾，但是如同歌仔戲裏，敘述者一個勁兒的哭，表現出過分的感傷 (sentimental)，使得讀者心理上反而產生了超然感 (detachment)。

當然，如果不用「哭」字，林懷民一樣可以將哀傷表達得很好：

——「你該歇一下了！」老班長說。

喆生茫茫然看着老班長和他身後的擔架，牽滿血絲的眼睛眨了眨，身子不動。「老弟……」老班長半張嘴，嘆嘆氣，搖搖頭走出去。(九〇頁)

——喆生搖上車窗，手放在腿上，直直坐着，雙眼一眨一眨望向面前……高樓大廈遭雨染得灰撲撲，雨刷又將那些灰塵打了糊。合，分……合，合，分……分，合分分合分分……(九八頁)

這份失去親人的茫然，確能引領讀者進入他過度哀傷而麻木了的心靈，只可惜這種同一 (identification) 的情緒被喆生大量的淚水沖淡了。

在這兒，林懷民對死又提供了新的淡然：

「別傷心了，人已經死了，再想也沒用……就當他沒死，只是不能回來，像過去二年一樣。」(八二頁)  
「幾個人把景欽放進特大號的忠靈袋。喆生慢慢拉上拉鍊，在鼻端停了一下——是的，他只是睡熟了！」

(九二頁)

這種抗拒死亡的永別性，將死的觀念昇華了，英國詩人 Thomas Gray 在他的墓園詩 (An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 Yard) 裏形容鄉老的死也有同樣肅穆而寧靜的氣氛：

Each in his narrow Cell for ever laid,

The rude Forefathers of the Hamlet sleep

因此，第二天，喆生仍如往常一般的生活，「看來似乎與平日毫無兩樣」。這個結語乍看與前頭的意味大相逕庭，而且來得突然，但若能體會這種視死亡如熟睡了的境界，這樣的結束是有深度的。

「蟬」分成上下部，細緻的描寫着大學生那種自認瀟灑却幼稚十足的生活，林懷民的文字靈活，想像力豐富，令人佩服。因為寫的是大學生，所以說的也是「大學生口語」，這和「辭鄉」中的「臺灣話」是二個特色，把握得很巧妙。

不過好端端的話說着說着，英文單字就來了，越來越「洋」，英文短句常常夾在話中溜出嘴，林懷民在借此表達他們的「時髦」？畢竟這些滿口半吊子洋文，成天泡野人，打保齡球的女煙槍、及吃敏感藥的年輕人，是大學生的極少數，這些崇洋者的經過刻意修飾，而使之看來「瀟灑脫俗」的外型，實在不可愛。這使人想起十七世紀英國王政復興 (Restoration) 時期興起的風俗喜劇 (Comedy of manners)，專以走在時代尖端的時髦人物之間散生活故事為題材，不過那種戲劇是含着輕諷 (irony) 的，是把時髦人物當作笑料來隱射的，而在「蟬」裏，似乎並不含有這樣的作用，只是表達他們的盲目趨附新潮流，用頹廢的生活來反叛社會的舊傳統，及社會對他們的不關心 (陶之青的媽媽成天打牌)，這篇文章裏，反叛的精神已不若「變形虹」中那麼強了。

「蟬」上下部將結束時都出現的若隱若現的蟬聲，似乎代表年輕人的心聲：

「那縷蟬歌，夏夜草際的螢光一樣的飄忽。遼遠而切近，陌生而熟悉，那麼纖弱，又那麼清晰。忽然斷了。過一會兒，又飄了出來，在夜西門的喧囂中，猶如一條細細的蠶絲，發着微渺的幽光，徐緩而堅韌地，由一團亂線中抽出，愈抽愈長。在空間纏纏綿綿，迴繞不休；像一隻小提琴的弦音，扶搖直上，超凌了整個交響樂隊的聲音，徘徊在一段慢板上，哆嗦，戰慄着……」（一六一頁）

但是這微弱的心聲，在人潮洶湧喧囂中，不關心的人是聽不到的。

林懷民很敏感，很玄秘的把握住這根游絲，譜成這首蟬歌。表達大學生慵懶的生活時，結構顯得鬆散，使得這縷蟬歌，一如在萬頭蠢動的西門叮中一樣的，不易為讀者所感受。

林懷民對色彩的領悟力極強，在數個短篇中，人物衣着的色調都和其個性相映，把氛圍 (atmosphere)

潤染得扣人心弦，這個目下多數小說作者所缺的美感氣質，幫助他照亮了他的小說境界。

由「蟬」到「辭鄉」是一大轉變，語言改變了，意念也變了，「蟬」是大學生心靈的虛空所產生對西洋新潮流的盲目崇拜，年輕人的心靈受不到重視而以頹敗的生活作的消極抗議。「辭鄉」則是個回歸，回到中國文化的傳統，作者頭一次從虛無的，西化的浪潮之中，發現亦肯定自己在一個大傳統中的地位，無論其結構及意念，均屬上乘。

「鐵環旋成一串圓影，天涯海角地闖下去，兄弟倆一前一後追着去遠了。蹣跚的灰塵在路面打轉」。(二二頁)

這農村中小兄弟倆玩滾鐵環，却有意無意的替「辭鄉」作了隱喻：舊式社會在演進，興旺的家族遷往城市，即將出國而回老家掃墓的年青人對於家鄉僅剩下些童年的回憶。離鄉久了，反如異鄉人，鄉中的一切，似那麼熟悉，又透着縷縷陌生：

「不知老家的門是否像從前那樣虛掩着。……」

「年輕人縮回手，心中好不惶亂。……三步併兩步趕回來，却發現這兩扇陌生的大門，上面沒有門牌，沒有門鈴，也沒有鎖，推也推不開」。(二二三頁)

一種被摒棄的陌生之感，牽起一絲淡淡的惆悵。

這就是作者鋪陳功夫的微妙之處，他帶領讀者進入一個與前數篇迥然不同的農村世界：鐵環、牛車，老是誤點的小火車，打井水洗澡……。而這個農村也正在進步之中：牛車賣掉了，老家新起了圍牆和大鐵門，行人的木屐聲中混着「苦酒滿杯」和臺北已過時的阿哥哥，媽祖廟旁的小巷子，更是「空氣中彷彿氤氳着廟宇飄出的線香」，經作者生動的潤筆，因此書頁中也彷彿氤氳着鄉村飄出的土香：

「……搭着白布蓬的麵攤，兩個莊稼漢躊躇在長條木橈上，駝着背埋頭吃麵，腰間各繫一條花毛巾，腿肚上沾着黃泥巴……」(二二五頁)

「候車室裏……一隻母鷄領了幾隻雛鷄在人隙穿進穿出」。(二二九頁)  
最活潑的要算戲謔的描寫電影院的光景了：

「收票的女人正拿着麥克風解釋劇情，懷着還奶着孩子。忽地『哎唷』低叫一聲，放下麥克風罵道：『天壽死囚仔！還會咬人！抱去！』」(二一五頁)

就在這親切的鄉村風光之中，作者用了靈活的筆調把童年的天真滲入讀者心中，因而那逝去的童年生活之懷念與離鄉遠去的思緒，纏成了一團解不開的結，一個懷鄉的結，無形却有利的糾集在讀者心中：童年是純真却幼稚的，故鄉是親切却落伍的；在時間，空間上，二者是必然消逝了，但在心底裏，這却是一星可貴的，永不熄滅的火花啊！而這點火花，被林懷民巧妙的點燃，在讀者心中燃燒，燃燒……

「辭鄉」雖然用的是第三人稱，敘述那年輕人陳啓後的回鄉經過，而實則陳啓後的叔公該是一位主要敘述者，叔公和他的對白中，知道了陳家是鄉裏一個繁榮的大家族，也道出了這個繁榮大家族分散後的寂寞。最重要的，由叔公及啓後二人觀念的衝突中，顯示了這個耕讀人家如何要分散，要遷往都市，林懷民適當的用了對比：

「叔公頓了頓，嘆口氣道：『若不是我這個老歲仔，你們那堵新牆仔再待十年也砌不起來。……新港人早就閒話來閒話去，街仔頭街仔尾擺在講：陳某人在外面事業做得那麼大，報紙也常有名在出，自己底祖厝却放着任伊破散下去……』」

「陳啓後雙手握在小腹上，嚙嚙挺着。邊聽着話，邊拿眼睛瞄住對牆的電視機。一位大頭方臉的記者正侃侃而談：『太空人……豪士頓的科學家……人類的夢……』」(二一八)

在農業社會，修房子是大事，老人家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餘，即對此耿耿於懷。而科學已進步至太空船的登月，年輕人受了新知，因而以自滿自豪的意味，以旁觀者的理智，點出故鄉的落伍種種情狀，心中正盼望着不久就要在另一塊大地上看同一個月亮。

因而在終於擠上了火車，由褲袋掏出手帕擦汗，發現那把忘了歸還的老家的鑰匙時，他能淡然的「打開黑色的小皮箱，把鑰匙丟進去，叭噠一聲又將箱子閉閤了」，這就等於鎖了舊家園？結束了老家族？

這一個由舊時代所蘊育的人，受了新時代的洗禮，對舊的，落伍的不屑，却有着隱隱地深情，揮之不去亦無意揮去，造成心靈深處淡淡的激盪，雖然瞬息逝去，却無法忘懷。至於那被鎖上了的舊家園，又待何日再開啓！

由「辭鄉」看來，林懷民已經脫離了那些病態的頹廢的題材，而找到了一條更新的，更堅實的道路。也許這才是他應該走的方向。

## 聽，那蟬聲

孫煒芒

你要是看別人畫的東西不順眼就扔掉

畫你自己的

也可以寫你所能想得到的聯話

——蟬，頁一一二

林懷民的小說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出現在文壇，多半刻畫年輕人內心的黑暗面，在「變形虹」這本集子裏，我們看到現代青年的虛無、迷失、墮落種種病態，字裏行間閃耀著天才的火花，充沛著精神分析的暗流。祇是這些人物像是遊魂般的飄渺，他們的生命情境看上去隔了一層煙霧，尤以「安德烈·紀德的冬天」為最，是這一時期作品的總結。經過一段時期蛻變，林懷民從過去的死角跳了出來，高明的技巧，新鮮豐富的語言更能契合他的意念。「蟬」可說是他寫實以後份量最重的一篇中篇小說。

「蟬」的著眼點是一羣生活在都市的現代青年，這羣人不能代表中國現代青年所有的典型，他們的苦悶、迷失却是某一部分青年共有。林懷民巧妙地運用各種場景的穿插、事件的發生與主角意識的流動，表現出這羣青年的意識型態。

故事環繞一個叫莊世桓的大學生展開，他在某一年的夏天遇到一羣年輕人，他們一同泡咖啡廳、逛西門町，遊溪頭，互相發生一些感情的糾葛、衝突，結果出國、死亡，各自分離。「——有一年夏天，我（莊世桓）遇到一羣人……那年夏天過後，我再也不會看見他們，再也不會聽到蟬聲。」（頁二〇九）篇中兩度出現的蟬聲，象徵他們所尋求的解脫。

莊世桓在林懷民筆下，敏感、蒼老、有藝術心靈。他住宿時碰上吳哲的同性戀，他從郭景平而結識陶之青，兩人發生微妙的戀情。林懷民小說的戀愛方式，大多沒有花前月下幽美的情調或乾柴烈火的熱情，男女雙方因為內心苦悶，需要一個依附，他們這種靈肉不能契合的戀愛，結局往往是悲劇的，不是分離就是死亡，「變形虹」、「星光燦爛」如此，「蟬」中的陶之青也終於飛到異國，兩人未能圓滿結合。這或許和作者潛意識中的同性戀有關。從人影嘈雜的咖啡廳到溪頭的大自然，莊世桓處處為心中無邊的苦悶尋求解脫。在野人咖啡廳，看到一張張「虔誠」、「天真」、「善良」的臉，莊世桓想：「我真想過去擁抱他們，跟他們聊，聽他們述說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夢，讓他們告訴我快樂的秘方」（頁一五五）。過了一會，他「心底暗暗一聲呻吟」——「怎麼回事？這些奔放的熱情全沒我的份？是因為我原就不屬於他們，不屬於這地方？還是——還是因為吳哲？吳哲使我和這一切脫了節？」（頁一五六）他雖然毅然拒絕了吳哲的同性戀，基於心理上的投射作用，這個陰影始終糾纏不休。陶之青啓示他聽到蟬聲，他「在人潮洶湧的陸橋上」，「驟然被一份從未有過的興奮與幸福之感淹沒了」（頁一六一）。這短暫飄忽，若有若無的蟬聲終究不能長久陪伴他，在溪頭，跳進他知道的一條河，更希望「讓我化成水……水……無形無體，無有負擔的水；這樣年輕永遠年輕的水……」（頁一七七）水裏的另一個世界，清涼舒適，林懷民筆下的年輕人一遇到水就要下去，這一個世界有太多的不快，簡

直容不下他們。(「鬼月」中有一段：「我怎會那樣傻？水中如此舒適，而我却在林裏呆坐，餓了一夜蚊子。」)海明威的悲劇人物有時還反抗社會，林懷民則企圖完全脫離社會，更為消極。莊世桓處在理想價值崩潰的世界，尚且保有一分道德意識，這是他的最大優點。同陶之青在宿舍裏共度一夜，並沒把她怎樣；憤於替教授做東拼西湊的 Index，不馬上脫離；不滿小范的罵中國人，僅以一聲「噢」反駁。羅亭式的猶豫不決，是他性格中的弱點。他終究沒有找到解脫，仍然是「失落的一代」中一分子。

陶之青是另一種性格，具有時下女孩子的虛榮、放蕩，舊的道德已不能約束她，她所表現的是對傳統觀念、母系社會的反叛。喜歡穿「風一颳就會飄走」的短裙(頁一一四)，信賴莊世桓，跟這個第一次見面的人回去過夜(一一一頁)。莊世桓向她抱怨東拼西湊的 Index，她却不以爲然：「省省吧，別這麼憤世嫉俗，到處都是一樣的，千古文章一大抄！」(頁一三八)作者的現代中國意識常自陶之青口中冒出來：「我們中國人一輩子也沒有法子完全開放自己。五千年文化，一塊大石頭似的壓在你背上。有好多好多的 *bondage* 把你網得透不過氣來。」(頁一五三)這一段話，爲陶之青的出國預下伏筆。在野人咖啡屋她半開玩笑地說出她的理想：「念了大學以後？」「到野人！」(頁一五八)聽到莊世桓譏刺她的浴袍：「反正是日本衣服！」她嘲弄一番：「So what? 公賣局不也賣洋烟洋酒嗎？再說，本來就是我們唐代的衣服——中國人慷慨絕頂的博愛精神；火藥、指南針、麻將牌外一章！」(頁一八三)陶之青後來的出國，半爲一窩蜂的崇洋、虛榮，半爲逃離中國社會的 *bondage*。她把莊世桓當成 *fairly*，所以才互相信賴、關切，莊世桓的感情對她沒有多少 *bondage*，「其實男女都是一樣的，多出去幾次，就算盤搗得嘩嘩響，結婚的材料！只有 *fairly* 這種人，才能當真正的朋友……」(頁一八九)由此可知兩人的結合是不可能了。祇有到外國(另一個全然不同的社會)，脫離在家時浮華奢靡的生活，才能爲自己選擇生活方式，「忙得實在沒有工夫再去胡思亂想」(頁二〇九)。她這時也肯定了家庭的重要。信上，她告訴莊世桓：「其實我們什麼都不要想，而我們就會活下去」(頁二〇九)。陶之青是成熟了，覺悟了。自己沒有堅強的個性、堅定的信仰，永遠被環境左右，非到外國不能成熟

、覺悟，不亦悲乎！

最可悲是小范。小范患有嚴重的「時代病」，醫生也說不出他敏感症的原因。家裏過分嚴苛管教，塑造了「扶牆摸壁站不直立不穩」、「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情，他神經質，意志死亡，熱情凍結，可說是無可救藥。陶之青、莊世桓都在西門叮聽到蟬聲，他却「一輩子也聽不到」，因為他「還沒認真去聽，就先肯定了西門叮沒有蟬」（頁一六一）。他活著找不到解脫，就是在溪頭的河裏。「樂得像條狗」，又馬上「哈啾！哈啾！」連打兩個噴嚏（頁一七七）。他不是特別悲哀，也不是特別清心的人，他是想得太多了，一次的溺水，「被摺住脖子」的感覺老跟著他。「其實，我自己就是最好的 analyst，我比誰都明白我自己。只是——I just can't help……」（頁一九三）這句話已近乎乾號。他說中國人跟黑人差不多，又懶又髒（頁一九五），生命像是棉花糖，到頭來「只剩一根髒竹片」（頁二〇二）。他也要逃避這個世界尋求解脫，所採取的方法最乾脆——死。也祇有「死」才是他的唯一方法。

劉渝苓重感情，道德意識更強烈。她討厭國語歌曲，從嬉皮的歌裏找到「生命、生活」。這尋求解脫的方法，較為溫和。鄙視神木，「……神木還不就是那個樣子；一顆胖得沒道理的大樹，再不就是一堆爛樹樁，不會有什麼看頭的……」（頁一六七）安於現狀，但還保有一絲熱情：「聽聽新聞嘛。」（頁一八〇）陶之青、朱友白不要聽收音機報告越戰消息，關掉它之後，朱友白又拒絕白話梅，她叫道：「你們都愈來愈不對勁了！」（頁一八〇）這恐怕不祇對朱友白、陶之青兩人說的吧？朱友白有出國打算，她認為「不出去，照樣可以活下去」，在溪頭，曾勸莊世桓要好好待陶之青。劉渝苓對別人的行為抱著批判的態度，自己也無能為力去影響他們。

和莊世桓、范綽雄蒼老而敏感的心境相形之下，朱友白顯得灑脫、活潑。他說「長得那麼大了，總不能老向家裏伸手要錢」，乃從印刷廠批翻印的教科書賺錢，買了摩托車。這是個祇求目的，不求手段的例子，在朱友白的觀念，也不認為有什麼不對。他的理想是「出去」；最大的夢，就是要買部 Mustang。這種理想，誰

敢說不是許多青年所有？郭景平和朱友白一樣，也是個機會主義者，什麼計劃，都說「等我有了錢！」吳哲是「安德烈·紀德的冬天」康齊的化身，在此更顯具體，被扭曲的性，寫得也含蓄。

林懷民也在這個中篇小說裏成功地運用了象徵與對比。比如蟬聲，游泳的象徵，前面已提出一二。結構方面，上部與下部的場景是個對比，上部大伙相聚，興高采烈；下部勞燕分飛，黯然神傷，類似紅樓夢的手法。尤其是結尾，陶之青的信、莊世桓的內心獨白，七月黃昏的西門町、火車馳過和「買茉莉花」戲劇性的交互穿插，喚起的意象生動鮮明，一反一般小說結尾的單調，令人回味不已。

司馬中原曾謂：「語言是一支大響鞭，要正確地抽中目標」；「一個作家最大的任務，就是創造新的語言。」談到林懷民深受現代詩影響的語言，我們不得不讚賞其新鮮豐富。且舉出二例，讓我們檢視林懷民的語言與經驗的連鎖關係，以及他怎樣運用比喻襯托事物的本質。莊世桓在西門町聽到的蟬聲：

那縷蟬歌，夏夜草際的螢光一樣的飄忽。遼遠而切近，陌生而熟悉，那麼纖弱，又那麼清晰。忽然斷了。過了一會兒，又飄了出來，在夜西門的喧囂中，猶如一條細細的蠶絲，發著微渺的幽光，徐緩而堅韌地，由一團亂線中抽出，愈抽愈長。在空間纏纏綿綿、迴繞不休；像一隻小提琴的絃音，扶搖直上，超凌了整個交響樂隊的聲音，徘徊在一段慢板上，哆嗦、戰慄著……

初聆時，有點兒淒冷。細聽後，却覺得那飄帶似的音流，其實是從某個蒼鬱的森林，蜿蜿蜒蜒，溶過石隙，漫過落葉，浸過青草，為你遠路奔馳而來的一道清泉；汨汨冷冷地淌過你的心房……（頁一六一）

這段絕佳的文字，描摹蟬聲的「形象」，文字本身的韻律，加強了「臨即感」，教人彷彿真的聽到蟬聲，足以和老殘遊記「白妞說書」那一段媲美。

這篇小說結尾是這樣的：

夏午六時，天色尚早，而西門町的霓虹却伴著平交道的叮叮與中華商場飛起的樂浪，爭先恐後藍……黃……綠……白……紅地流麗起來，和陸橋上的人頭一樣，永遠川流下去。

年輕人世界的悲苦和狂喜，不也是「藍……黃……綠……白……紅」地永遠川流下去嗎？

白先勇曾有一系列以「臺北人」為總題的短篇小說，林懷民「蟬」的這羣青年，卻是道地的「臺北」人。白先勇的人物，對我們來說，已僵老了，停滯了，我們在他們身上得不到多少新的啓示，祇聽到他的嚶嚶啜泣，覺察到些許淡淡的感傷。「蟬」的這一羣青年，更具有臺北人的某方面精神風貌。尤其是白先勇的中國意識多屬於「上一代」，強烈而突出；林懷民的中國意識，含蓄而內斂，具備相當的「現實感」，許多「新生代」的真話，都是他講的。光是「現實感」就足以讓我們肯定一個作家的藝術成就了。然而「蟬」所包容的世界畢竟沒有充分展示普遍永恒的人性，使得為數不少的讀者還大可指責這個世界的褊狹。

## 新生的—代

——評林懷民的「蟬」

王牧之

在我讀到大地出版社印行的「蟬」之前，我不曾過目林懷民的作品。雖然在三、四年前，彷彿曾見過隱地對他的推介；但由於他的作品難得一見，使我有意地疏漏了注意；同時，我一向對所謂學院派的現代小說和散文，缺乏興趣。——我總覺得他們的文字，格調類多低沉，讀多了會使想做一個轟轟烈烈的中國人底豪情壯志

，隨「風」飄逝！就這種原因，使我長久以來固於這份偏執。

但當我細讀了「蟬」之後，這份屬於主觀的意識，多少有了一些修正：新一代的生活和感受，畢竟不同於我們在砲火煙塵中熬煉過來的一代；他們接觸的中心在臺北，然後延伸到東京、舊金山、芝加哥、紐約、或巴黎，而在這些車水馬龍的都市中生活，看到的是紅紅綠綠的疊影，聽到的是「嗨嗨」、和「恰恰」的交響。就「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來說，一個人倘使不會浪跡江南的水澤雲鄉、和漠北的廣袤草原，而要他寫出「杏花春雨江南」、和「駿馬秋風冀北」，都是不合理的要求。而「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潛，「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的雄渾，「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的壯懷，也只有飽經兵燹離亂、與憂時愛國的詩人才能寫得出來。

所以，從這種客觀的角度來看「蟬」，我便覺得林懷民的短篇小說，除文字的表達技巧鮮活可取外，對人生（某一階層）的觀察，也頗深入。如首篇「穿紅襯衫的男孩」，那個小黑在生活上的不拘形跡、與放縱，極似飾「巨人」一片的主角詹姆斯狄恩，而最後在追求新奇與刺激中，都遭遇了車禍喪生。看這種「自然」的結果，不免使人興起「人生如戲」的感慨；但是，我們往深一層探索，又禁不住為他們的任性感到可悲。不過，作者對這樣一個悲劇，描寫得細緻、深刻、而又曲折自如，倘沒有出眾的才情、與厚實的功力，是辦不到的。尤其那件用來象徵小黑愛好刺激、漠視社會約束力的紅襯衫，實有畫龍點睛之效。所以他在「那紅得像火」的炫耀和放蕩中，終於招致縱「火」自焚的下場。作者沒有一詞一語正面寫他的性格如何，但讀後却有一股巨力逼迫着我們去省悟那一種自私的率性，是怎樣的害己損人。

本書除「穿紅襯衫的男孩」，還收了「虹外虹」、「逝者」、「蟬」、「辭鄉」等四篇。「虹外虹」跟「穿紅襯衫的男孩」一樣，都是採用象徵的手法落墨。所不同的，「虹外虹」是一種人性光輝的反射；它不似「穿」文單單着重刻劃了那悲劇人物的性格；至少，它還展示了「生命如彩虹」這一刻即永恒的理念。

「虹外虹」的故事，作者在開頭和收尾都引用了海明威的「印第安營」中的兩句（英語）對話：

「死難嗎？爹。」

「不，我想挺容易的。尼克，這要看情形而定。」

作者這麼安排，當然是基於情節的需要。我們看「虹」文的主人翁，一開始就讓海明威的幽靈牽引着走進碧潭，演成他無意中救了人，不久自己又成了被救的對象。縱覽全文，我們恍然覺察到那兩句至堪玩味的對白，成了前後相呼應的警語。

就作品的結構論，「逝者」是採用了最繁複的不規則形式。從詰生在雨中擠公車開始，兩個不同時地的傷逝故事，交疊地在他的動作、對話、和回憶中顯現。情節的鋪展，相當的緊密；倘使我們不用心讀，很可能讀一遍是無法弄清這兩樁事件是怎樣忽前忽後地糾結在一起。也因為它的繁富，作者在銜接跳動的地方，就不得不依賴了動作、和景物的變化，自然地予以「化出溶入」。我想「逝者」最令人讚賞的，也就是他在結構的交叉運用上，不落一點斧痕。至於逝者——一是表親，為非洲尼日的推展農耕捐軀；一是戰友，喪身在共匪無情的砲彈下；這兩種死，當然都是教人追念起敬的。但作者不用「偉大」和「痛苦」來形容他們；只是真真切切、深深入入的描繪和彫刻，讀來却令人低迴不已。

至於用做書名的這篇——「蟬」，寫的是一夥大學生在暑期中的生活點滴。他們愛遊玩、愛熱鬧、愛哼熱門曲子、愛嚼嚼口香糖、愛喝咖啡、和窮聊，就像夏天的蟬，自由自在在地吱個沒完。通篇看起來有些瑣碎，但却忠實地反映出某一部份人的生活寫照。

當然，蟬聲只縈繞在夏天的園樹上。「蟬」裏的那羣人，在那個相聚的夏天鳴唱够了他們的情愛和夢囈之後，也隨着時光的運轉一一消逝在遠方。這，也算是現代年輕人的一種生活格調。或者，更可說是某些知識青年的「禪」境。但這種「禪」境，只是一種單用動態來表現的時髦病。而一旦過了那段「稚」齡，他們可能會變得成熟，不再擁抱在那個肆行無忌的小天地裏，又說又唱又談情了。

殿後的「辭鄉」，傷感中有一份濃濃的鄉土氣息。它的悲劇感不似「逝者」，也不似「穿紅襯衫的男孩」

；它呈現的是一種時代的遞進，社會的變動。文中的主角——陳啓後，單看他的名字就可瞭解作者在這篇作品裏所要表達的思想。他久已在外；他回鄉是爲了祭祖，辭鄉是爲了出國念學位，開闢新天地。但現代的青年不重土安居，却教老一輩的長者傷感。例如陳啓後的叔公，就這麼感嘆地說：「伊那款莫底底人家要去任伊去，我們陳家可是名門世家，再怎樣講也要回來……古早你爸爸伊去日本，也是讀完就回來，那似今日一去不回頭底！」

可是在陳啓後的眼裏，變成「這屋子就是莫名其妙的廢物太多！」衝動起來，抱起一冊冊的死亡證明書副本，搬到天井穿堂廊下，點火燒了。

這種一個懷舊、一個喜新，自然形成了衝突。而年輕人一心嚮往新大陸的月亮多麼明媚，「辭鄉」也者，便成了一種徒具形式的安撫。這便難怪那個隔鄰的五花嬌要對他長江大河起來：

「做人心肝不必太好，太好一定會吃虧啦！我不時這樣跟你阿媽講。伊攏不聽。你阿公早死，孩子四、五個，又去飼別人底；現在人家連你底厝也不肯好好照顧。對自己底孩子也一個個奉侍得像太子！講什麼孩子會讀就讓伊讀，中學就要去嘉義通學，大學就要去臺北念。有地賣到沒地，一個個給伊去美國。如今呢，到老還要那美國給伊飼，實在是老歹命！照我講，要孝要順回來孝順，叫我一把老骨頭顧到那美國去？——莫生子也強些！」

也許作者爲了要適切地寫出辭鄉的情景，全篇的對話都是這種地道的閩南語。並且從陳啓後的回到老家新港，到離開新港，前後一晝夜的時間，順着情節一面回憶，一面向前推展，讀起來極爲舒順。——這對本省讀者言，當更會感到親切可誦。

作者對於用活字、組新詞，也頗用心。如：三十三頁「八月午後的大太陽直直罩下來，把人影擠成一個南瓜大。」四十七頁「那個孩子睜圓了眼睛，粗拉拉地怦喘，混身縮成一團，狂風中的小樹那樣戰慄着。」四十九頁「他走在十字路口，沒注意到紅綠燈換了顏色，車羣殺將過來，一萬個喇叭向他吠。」五十六頁「太陽逐

權威人士必備的良伴



如欲訂閱請速以支票、  
匯款、郵票或劃撥84號  
惠付本社

臺灣英文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78  
號三樓

臺北市郵箱225號

TEL: 314728 • 314727

漸萎落下去，風又把汗擦乾。「六十九頁」褲管緊糊着腿，鞋裏全是水，一步一聲嘆息。「一百二十頁」一條陽光端端地在長沙發打個摺，瀉到地板上，躺直了。「二百十一頁」：「火車快到新港時，一田田蒼綠的甘蔗直奔過來。」二百十八頁「你爸爸罕得回來。回來了也沾醬油那款樣；鬼趕咧又走了。」

以上是我信手挑出的一些意象翻新、可圈可點的佳句。當然，作者在創作上有可能顧慮不夠周全，小小的疏忽常不能免。如七一頁：「太陽由頭頂直直罩下」，跟前例所舉三十三頁的那一句，便有複製之嫌。而「逝者」所出現的人物景欽、與景表哥，「蟬」中的郭景平，都以「景」為名，似亦不妥。同時「虹外虹」中的「他」，在溺水垂斃時，還聯想到「有一回」闖紅燈……。人在淹沒水中，一般除了對死的恐懼、盡力向上掙扎外，是沒有時間和氣力去回憶往事的。這是否各人的情形不同、經驗不同，當也有待商榷。自然，我這種挑剔，只是基於求全之義。至若文字的清新，結構的細密，人物心理刻劃的突出，衡諸坊間流行的讀物，它依然是一本極具水準的短篇小說集。

# 讀者意見調查結論

本社

●本刊為加強服務，特在第四期附製讀者意見調查表一份，廣泛徵求讀者意見，以供改進及充實內容之參考。雖然至今陸續續續寄回的意見表僅四百九十八份。但以本刊創刊甫及一年（第四期出版時還未及一年），就能得到這些讀者的垂愛，我們在此只有深致謝意。謹將讀者的這份愛心長遠的銘記於心，並作為今後改進的依據，還請讀者繼續惠予指正。

●由於本刊人手不足，意見的整理、分析前後花費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在將所得的結論發表之前，我們所應特別聲明的是，因少數讀者對其中若干項意見提出兩項以上的答案，部分統計遂無法求得百分比，而改以單項來計算。

●在四九八件調查表中，對本刊一至四期的內容認為很好的，佔百分之四五·五六；認為尚待加強的佔百分之四七·八一；嫌貧乏的佔百分之一·八一。另外百分之四·四二的讀者另有其他的意見，百分之〇·六的讀者未表示意見。

●而我們所要告訴讀者的是，我們一直在努力求取進步，我們謹以第五期、第六期以及本期的內容，向讀者呈示我們的誠意。

## 編排令讀者滿意

●本刊的編排及設計，一向講究大方、美觀。四九八位讀者中，認為我們的編排及版面設計活潑的，佔百分之二一·八九；認為適中的佔百分之六七·四七；嫌呆板的佔百分之一〇·二四；其他意見的則佔百應

## 內容尚待加強

分之〇・四。

封面設計維持原樣但以一年更換

### 一次為宜

●對本刊的封面設計，認為每期更換一次較妥的，佔百分之二八・七一；主張半年更換一次的佔百分之三四・四六；認為一年更換一次較適合的，佔百分之三九・九六；其他百分之一七・六七的讀者，則大多不希望不要更換封面的設計，只以變換顏色來代表不同的期別即可。也有部分讀者建議以中外名作家、出版家為封面人物，或採用圖案設計等。

### 書評文字以四千字較適宜

●有百分之二七・五一的讀者，喜歡每篇書評文字都維持在二千字以內；百分之三六・五五的讀者則要求在四千字左右；百分之六・〇二的讀者則喜歡在六千字以上；其他百分之二八・五一的讀者則認為應視實際需要而定；百分之一・六一的讀者無意見。

### 應刊用一些補白性的小品

●認為本刊有必要刊用一些補白性的小品以調劑版面的讀者，佔百分之四二・七七；百分之一九・六八的讀者則認為刊不刊都可以；認為不必要的佔百分之三五・一四；其他意見，譬如認為應刊用空白刊登新書廣告的，佔百分之二・四一；未表意見的有百分之〇・四。

### 文學性的書評較受歡迎

●這個項目，我們共列舉了八個學科，請讀者依自己所喜愛的程度圈選三個。本來是請讀者以阿拉伯數字依次填寫的，結果有的讀者還是依照上幾項的方式，以打✓來行之，這種情形，我們只好認為凡是他打✓的，就是他所最喜愛的，而一律將它列為第一。下面我們就依累進算法所得，將讀者所喜愛的學科，依喜愛的程度高低，依次排列，以供參考：

①文學。②哲學。③藝術。④歷史。⑤科學。⑥經濟。⑦語言。⑧法律。⑨其他。

●其中有七位讀者未表示意見，有三位讀者認為各科

應均衡並重。

### 讀者所喜愛的專欄以短評為首

●本項我們也是比照上個項目的辦法來處理。在本刊當時所有的五個專欄中，讀者所喜愛的程度依次是：①短評。②作家與書。③兩月新書。④書店與出版社介紹（此欄在上期即告結束）。⑤書市場。

●沒有表示意見的，有九人。

### 本刊所應增加的專欄

●對這個問題，讀者所提供給我們的意見由於太多，我們不擬全部列舉，只選擇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刊出：

1 國學專欄（古典文學介紹）

2 作家介紹

3 每月暢銷書統計

4 作家談書（自傳或專訪）

5 筆談

6 雜誌的介紹與評論

7 科技專欄（科技性圖書的介紹）

8 世界文壇、書壇的報導

9 國外中文出版物的介紹

●其中的「作家介紹」與「作家談書」，本刊已於第五期及本期分別刊出，其他新的專欄，本刊亦將一一研究、設計，逐期改進。

### 讀者最欣賞的作品

●評臺灣的報紙副刊、燃燈人、從柴霍夫的作品看短篇小說的單純性、評「英譯文心雕龍」、談黑澤明和他的電影、談 *Future Shock* 的兩個中譯本……等幾篇文章，在調查表上顯示，都是很受讀者好評的。這個項目，因為事實上的需要，我們謹留給編輯部參考，不擬在此贅述。

### 讀者以學生佔多數

●在四九八位讀者中，現在仍在學的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農工商軍公教的人數，所佔比率亦高，顯示本刊讀者羣之廣，幾乎各行各業都遍及，尤其深入學校，為學生們所歡迎。

●就統計顯示，本刊的讀者，中學生佔百分之六·八二；大學生佔百分之四二·三七；研究生佔百分之二一·八一；教育從業員佔百分之八·四三；公務員佔百分之九·二三；職業婦女佔百分之一·四一；商人百分之二·八一；工人百分之六·八三；其他軍、農、自由各業則佔百分之一九·四八。

### 獲知本刊的媒介以報上廣告為主

●有百分之四五·七八的讀者是由報上的廣告獲知本刊的；百分之八·二三的讀者因閱讀書評才知道，百分之二五·九一則在書攤上翻到；經由朋友介紹的則佔百分之一九·六八；以其他方式知道的佔百分之〇·六。

### 讀者以直接訂閱的居多

●四九八位接受調查的讀者，有百分之六二·四五是本刊的直接訂戶；百分之一〇直接向本社分期購買；百分之三四·七四則是在書攤上買到本刊的；經由其他方式購買的，佔百分之二·二一。

●這項調查顯示：喜愛本刊的讀者都以直接向本刊訂閱儘快擁有本刊為滿足。本刊今後當更加努力，以報答讀者的厚愛。

### 多數讀者認為本刊服務很週到

●本刊一向抱定以服務讀者為職志，本期的「書評書目一年」就曾提及。創刊一年來，舉凡讀者翻撥來要求代購圖書，或來信要求解決其他購書的問題，我們都儘可能的讓讀者獲得最快最滿意的答覆，今後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在應答的四九八位讀者中，曾經接受過我們的服務的有二三三位，其中認為我們的服務很週到的，佔百分之七二·一；認為尚可的佔百分之二七·四七；很差的佔百分之〇·四三。佔總數百分之五三·二一的二六五位讀者，我們還沒有為他們服務過，這個數字，也顯示了本刊的服務還不够深入，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 讀者羣以北部佔多數

●這一項是我們在調查表上沒有列出的，但爲了使這個調查結果能更詳實起見，我們以來信的地址、郵戳及其他所能識別的方法，統計了讀者的分佈地區，由這個統計看來，本刊的發行網是相當廣的，下面我們就以各縣市讀者的多寡，依次將人數列出：

臺北市	一三一人
高雄市	五〇人
高雄縣	四一人
臺中市	三六人
彰化縣	三二人
美國	三一人
臺南市	二八人
臺北縣	二三人
臺中縣	二〇人
屏東縣	二〇人
新竹縣	一九人
宜蘭縣	一二人
澎湖縣	一〇人
嘉義縣	八人
雲林縣	六人

金門	五人
南投縣	四人
花蓮縣	三人
馬祖	二人
綠島	二人
臺東縣	一人
加拿大	一人
日本	一人

●最叫我們欣慰的是，本刊在美國的訂戶竟也有三一人寄回了調查表，佔總數的百分之六·二二，顯示本刊的影響已遠達海外。

●以上是我們這次意見調查結果的報告。非常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本刊每期發行五千冊，而此次將近五百位讀者的意見，只代表了十分之一的心聲，我們尊重這些讀者的建議，也竭誠歡迎另外十分之九的沉默大眾，隨時來信批評、指教。一本在成長中的雜誌，必然還有許多待改進的缺點，做爲「書評書目」的園丁們，我們一直希望這株幼苗會成爲大樹，爲我們枯竭的批評園地盡一份棉薄，更重要的，我們將儘可能的蒐集整理書目資料，俾能在茫茫書海中理出一個頭緒。

# 書評漫談

朱繩祖

## 兼覆書評信箱

在本刊第四期「書評信箱」內，高先生全之來信，談到「未來的震盪」兩篇評文，認為一篇未指明批評的對象，另一篇則沒有詳盡標註該兩種譯本的版本資料。高先生

作者、編者應該打成一片。有任何意見大家應誠懇的說個明白。所以筆者要借這個機會，以「書評漫談」為題，談談個人內心想說的話。

還指出兩篇評文分別依據原文本的章數不一致，而認為如果不是所據原文本不同，其中必有一位是錯誤的。並以此對編者提出「居中策應」，主動與作者合作等等高見。筆者對於高先生讀書細心、認真的精神甚表欽佩。又因筆者為該兩篇書評的作者之一；更因為「書評書目」等於是我們自己的刊物，讀者、

首先應該答覆和討論的是，書評的對象是不是必須要指明。我想，這不僅是筆者所要說明的問題，也可能是本刊所應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

記得筆者撰寫拙文「我買了半本書」（刊本刊第三期），在草稿中曾經把譯者和出版商寫了出來，但清稿時又把它刪除了。所以如此

，其因有二：一為筆者當時認為祇有一種譯本，指出書名，見到該書，自會知道所批評的對象。及至拜讀到第三期T A先生大作，才知道另有譯本問世了。這當然是筆者對於出版消息「孤陋寡聞」所致。但如果說，批評的對象不明白的指出版本上全部資料就會使讀者不知道所談的著者是何許人，是那家出版社，倒未必如此。祇有一種譯本，固然不用說。即使有兩種以上的譯本，祇要讀過拙文，知道了批評的重點，再去買這本書時，翻翻前後頁及「譯者的話」，自然會明白所

批評的是不是這本書。至於「考據」更不成問題，不必多言。不過對於以預約或郵購方式買書，因為沒見過該書，自是免不了有不方便的感覺。但話又說回來，凡是讀過書評的人，得悉某種書有不妥的地方，他自會細心選購。

再則，筆者認為，作學術研究，評論及某種書或某篇論文，自必須一一交代清楚。但書評，尤其是對所批評的書有很不好的意見或論斷，就不必一定要叫着名字，指着鼻子來「責罵」。因為書評的主要對象是書，不是「人」。尤其是因對某人有成見，而來批評他的書，或是有好感，而說些「讚頌」的話，更失去了書評應有的地位。

至於書評的目的，就積極的意義來說，應是：

第一、幫助讀者認識該書的內

容。

第二、藉書評而傳播有關學說的知識。

第三、為社會大眾介紹可讀性的書刊，培養其欣賞能力，以造成社會優良的風尚。

就消極的意義來說，至少也有下列兩點：

第一、調整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思想觀念，以至糾正兩者的謬誤。

第二、對於「不肖的作家」和「害羣之馬」的出版商予以適當的抨擊，以儆效尤。

需要解說的自是這最後一點。筆者總認為，廉恥之心人皆有之。以筆者拙文來說，祇要該譯者和出版商聽到或讀到書評，他們一定會感到慚愧的。如果壓根兒看不到這篇書評，或是「麻木不仁」，把他們大名寫得再大也沒用。設如他們

因此而修正再版，其他人也不再犯類似的錯誤，也就算達到批評的目的了，又何必把別人的「面子」一定要戳破呢？

關於高先生所說沒有註明兩種譯本的版本資料，我想這不是T A先生的事，因為T A先生對此已有交代（見本刊第三期第十六頁第二段），可能是指拙文。正如前面說過，拙文並未指明批評對象，所以對該譯本的版本資料自不必提及。但第三點意見，即高先生認為T A先生與筆者對該本所譯的章節「判斷」不一致，也可能是誤解。因為T A先生所說明「震盪」僅兩百十頁，尚不及「衝擊」之半。又說，兩位蔡先生只譯到第十章（同上第十九頁第一段），此與筆者所說：「祇譯到原書第三章第二節——即

第十節——就出版了，即使算是上半冊，也應把第三章各節譯完——即譯到第十一節——才勉可出版。

「並沒「判斷」錯誤。令人誤解的是，T.A.先生沒說出原文本有六大部，而筆者將「部、章」譯為「章、節」之故。至於兩種原文書版本不是有所不同，筆者願將個人所據用的原文本（該書是一九七一年八月Random House, Inc.所出版）其中六大部章節抄寫於后以供參考。

Part One: The Death of Permanence (Chapter 1-3)

Part Two: Transcience

(Chapter 4-8)

Part Three: Novelty

(Chapter 9-11)

Part Four: Diversity

(Chapter 12-14)

Part Five: The Limits Of Adaptability (Chapter 15-16)

Part Six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Chapter 17-20)

談到書評，筆者雖非書評家，但個人因喜愛讀書，對於書評倒也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和感想。除了在本文中已約略談及的一點外，我還認為書評的「評」字釋為「評介」、「評論」或「批評」也好，它總是具有「吹毛求疵」或讚譽之意；具有比較和鑑賞的成份在內。但書評者在立場上作到「客觀」、「公正」，尤其是在內容上要達到中肯，深入而富有知識性與學術性，這就要看書評者的修養了。

當然，為了幫助讀者瞭解該書，為了評介該書有無學術價值，書評可以評及著者或編者的學養與能

力，應該比較論述及該書取材的範圍是否正確、新穎，有無偏見等等。甚至該書印刷、裝訂等特點也可一併說明。

如果書評者論及作者，筆者認為對名家作品的批評不宜失之寬，而對未成名作家則不應責之嚴。因為名家有時也會寫出「草率」的作品，而未成名的作家則常有力作問世。可是，一般的書評者，恰恰相反，對於未成名的作家雖未必常常打擊，但對名家作品多屬一味「歌頌」，這在書評界來說，實是不應有的現象。

總之，修辭立其誠。但書評家寫書評時，如何做到如孔子所說的：「毋意」、「毋必」、「毋固」，尤其是「毋我」，則實在太重要了。

# 信書 箱評

××：

第六期很精彩，我特別喜歡「評 *The Hidden Dimension* 的中譯」，評者中英文造詣都很好，行文謹而不虛，可使出版商及率爾操觚的譯者有所戒懼，也為受騙的讀者出口氣。

有一個建議：以後「書評書目」可否考慮印一種「稿件收到」的明信片，一接到稿子，馬上就發出去，免得作者「牽腸掛肚」。不知尊意如何？敬祝  
編安

李寬宏 七月三日

敬啓者：

我是臺南二中的通訊員，……現在學校裏能找到愛書的同學真是少之又少，且一般看書的同學，大多看武俠和偵探，很少看文學方面的書，憑我個人，並不能使其改善，所以只好「獨善其身」了，因為大多數的同學，連書都不看，更遑論要他們看書評了……

鄭世彬 七月四日

編輯先生：

很高興見到批評的風氣在國內漸漸滋長起來，遺憾的是，目前有些作品受到批評的作家，動不動就跑到前臺亮相，解釋自己的大作如何傑出偉大，更有甚者，惱羞成怒之餘，發出惡毒的冷箭、謠言、中傷，無所不用其極，一連串的「答覆」與「自辯」，最終遂流於醜陋的人身攻擊！在這兒，我希望批評之各「家」，立場要站穩，必

須公正、客觀；而作家們，更須有被批評的雅量，評得對的，虛心接受，評得不對，也無須庸人自擾，老實說，讀者的眼是雪亮的，是非黑白，自有公道在，許多作家都把讀者誤以爲是國校學生，未免太低估一般讀者的欣賞能力啦！

鄭憲昇 七月四日

編輯先生：

第六期有一位魏焜耀讀者提到書目應該「精選」，我深不以爲然。如果書目經過精選，才真的是失去了書目的意義。彭歌先生於六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在聯合報曾寫了一篇「書目重於書評」的專欄，他指出書目猶如一個人的身分證，一本書出版，就應有一個書目。書目最主要的目的是圖書資料的保存和整理，只要書目做得好，對於研究學問的人及一般讀者都會有很大的好處。書目的最主要目的並非僅提供讀者買書的參考，故不必所謂「精選」，提供讀者買書參考的責任應由「書評」來負才是！

林偉聰 七月五日

編輯先生：

在政府推行不二價好幾年後的今天，各行業皆照標價售貨，爲什麼圖書業者偏要製造「逆流」，有定價却不照價發售？

據說風氣的形成，不外下列四種因素：

- 一、部份出版社經營不善，爲求迅速收回本錢，只得不計血本傾銷。
- 二、零售書店彼此貶價競銷，自相殘殺。
- 三、部份出版商標價不實，再以低折扣銷售，十足商人噱頭。
- 四、盜印猖獗，冒牌貨以廉價搶生意，司法當局未能有效制止。

最近「圖書出版事業協會」宣告成立，我們多麼希望圖書業在全國上下革新聲中所組成的協會，能為圖書不二價問題作一有效之措施，而使買賣雙方感到簡捷便利。

苦 僧 七月二十七日

編輯先生：

拜讀了康文先生的一篇「我看『書展』」（見七月一日出版的第六期「書評書目」廿九——卅一頁）之後，實在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雖然康先生的用意是在勉勵書商，提高書展水準，立意甚佳。但一個問題的看法如果只是浮面的而未能深究則未免有失公平。在「工業起飛」，一般人都沉溺於物質享受，而負責供應人們精神食糧的出版商們，竟能甘冒蝕老本的風險聯合起來「擺地攤」，就憑這份執着與傻勁，也該為他們豎起大拇指！

康文先生建議書展的「紅綠紙條的招貼可以免了」（做生意注重宣傳，怎麼可以免了？）「出版社的招牌、設計要新穎別緻，海報可以貼（也要當心違警），但必須別出心裁」（誰都會說！）甚至連「哨便當」也在建議取締之列。（為當事人想想當時的情況沒有？）「書展的場地，最好能找單層、寬大的地方」（書商比我們更懂得，可是牽涉的問題不簡單）「起碼也要有通風設備」、「每一個書展最好不要一個挨一個……」、書展「絕不能像目前這樣，愈辦愈爛」。

首先要聲明的是：本人既非出版商的一份子，也與書展當局無關，正和康文先生一樣，是個道道地地的旁觀者和愛好者。因鑒於目前經濟繁榮，大量出超，賺取鉅額外匯聲中，獨獨出版商們或從事文化事業的推動者來說，却是例外。原因很簡單，那是讀者們的購買力有限，印行書籍的人工、紙價飛漲，成本不斷提高，相互競爭激烈；除了少數的幸運者有利可圖，勉力維持外，多數的出版商，都是在「生死邊緣上」掙扎着。

康文先生的不滿，就如同對待一位三餐不繼，「寅吃卯糧」的人，責備他為什麼不穿一套像樣的服裝？為什麼不吃富於營養的食物？為什麼不找大點的房子住，為什麼這？為什麼那？……說穿了還不是被一個「窮」

字拖住了！即使再有崇高的理想（包括設計新穎別緻，別出心裁等等）也是徒呼奈何！再說出版商也都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得精打細算，否則有好多老本往裏貼！

從另一個角度看書展，他們爲了求生存、求發展，聯合起來到處跑「碼頭」，走「江湖」，在又小又熱的場地裏，一個挨一個地擠在一起「買一送一」而且搭配着「筆呀、字帖、玩具……」以求多獲點利益……這正是書商們力爭上游的可貴之處，不少人都是「白手起家」、「大處着眼，小處做起」的。他們這種刻苦自勵的奮鬥精神，正是大展宏圖的必要條件。

不過，康文先生所稱「連禁書也打了八折」、「同一本書的價格，最好能統一」和「翻版、盜印的書，應拒絕讓其展出」等三點，頗有道理，有關方面不僅應加注意，而且要主動地去改進，或者追查，以重商場信譽，保障著作人的合法權益。

李冀生 七月三十一日

編輯先生：

讀過貴刊第六期後，有幾點管見，不吐不快，特寫出來就教！

(一)自下期起，將停止「出版界專訪」，實在是可惜！在專訪中，不僅讓讀者瞭解了出版界的創業精神，更知道了各出版社出書的態度與作風，在選書購書上有所遵循，確實獲益非淺。今後停止了，我認爲對讀者是一項損失！

(二)貴刊不是自下期起，刊用以作家爲單元的書目及小傳嗎？不妨於次期開「批評專欄」讓讀者對已介紹的作家作品，提出集體性（如批評「家變」一樣）的批評。這對作者，讀者都有補益，不知可行否？

(三)對「家變」的批評，六位名家多偏重文字、詞句方面，只有石公先生批評了「家變」的主題。筆者以爲：「家變」不是中華文化思想傳統下的「產物」，而是硬把西方所謂的「代溝」加在我們的年輕一代的頭上。

讀者 汪玉峯 八月一日

#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二年六月至七月

##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也談師道——「一個中學生談師道」讀後感（勝雄）	錦	鱗		大學雜誌	65	64		62.6	
一廂情願的想法——神學淺釋（Frederick Buechner）	拾	穗	拾	穗	278	206		62.6	
黑色的十字架——福克納「八月之光」中黑人的意象	朱	炎		中外文學	2:2	8—24		62.7	
「人生新貌」讀後感（Maxwell Maltz）	邱	龍	妹	國教天地	2	38—39		62.6	
梅禮士的「人為安排場面」	姚	季	高	新	夏	34	30—32	62.6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羅懋登）	侯	健		中外文學	2:1	8—26		62.6	
從托爾斯泰的上帝知曉真象·但却等待談起	孫	又	文	文藝月刊	49	95—101		62.7	
「大猩猩」首演前後（John Averill）	黃	美	序	幼獅文藝	37:6	148—169		62.6	
「五權憲法體系」讀後（任卓宣）	劉	興	邦	政治評論	30:9	25—28		62.7	
從吉拉斯新著談到國際共黨的前途（不完美的社會）	褚	柏	思	民主憲政	44:5	11—13		62.7	
談朱西寧的小說	鍾	虹	文	壇	156	58—67		62.6	
海鷗飛到哪裏去（李查·巴哈的天地——沙鷗）	李	震	文	壇	156	118—127		62.6	
「天地——沙鷗」讀後（李查·巴哈）	林	為	輝	民間知識	503	14		6.7	
「天地——沙鷗」與禪（李查·巴哈）	劉	豫	洪	人文世界	3:4	7—12		62.5.6	
評介日華文化交流史（木宮泰彥）	蘇	振	申	新時代	13:6	16—17		62.6	
讀孔子學說對世界之影響書後（陳立夫主編）	湯	夢	周	孔孟月刊	11:10-11	12—16		62.6.7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 期	頁 次	年 月
孔學對中國的影響—評介任啓邦君新著：「孔學往何處去」	傅 樂 成	中華雜誌	11：6	55—57	62.6
高著「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Michael Gasster)	張 朋 園	大學雜誌	65	78—80	62.6
「中國民歌組曲集」(何志浩)	曾 迺 碩	華學月刊	18	53—56	62.6
我看「中國歷代故事詩」(邱燮友)	徐 公	新 文 藝	207	148—153	62.6
淺論「存愁」(大荒)	辛 鬱	創世紀詩刊	33	81—83	62.6
「存愁」與尖銳感(大荒)	蕭 蕭	創世紀詩刊	33	84—87	62.6
遙遠的鼓聲——讀大荒的詩有感	張 默	創世紀詩刊	33	88—89	62.6
張曉風的書——從「地毯的那一端」到「愁鄉石」	朱 星 鶴	幼獅文藝	37：6	216—232	62.6
讓未來等一等吧(評杜佛勒的未來的衝擊)	張 系 國	書評書目	6	3—10	62.7
四行的內心世界(評李白的玉階怨)	程 抱 一	中外文學	2：2	28—36	62.7
近代史的重要性——北洋軍閥史話評介(丁中江)	金 雅 賢	春 秋	19：1	1—3	62.7
讀陳立夫先生的四書道貫	溫 心 園	國 魂	332	37—38	62.7
「四書道貫書後」的書後(浦薛鳳)	謝 扶 雅	東方雜誌	6：12	71—75	62.6
評「四個春天」(東冬)	臧 玉 芝	枝 園	15：3	40—41	62.6
「白馬」兼顧了文藝性與娛樂性(Mary Steward)	桂 文 亞	皇 冠	39：5	184—187	62.7
評介王萍女士著：「西方曆算學之輸入」	Sivin, N.著 郭正昭譯	食貨月刊	3：3	143—146	62.6
老殘遊記的價值(下)(劉翹)	李 辰 冬	學 粹	15：4	17—20	62.6
「死亡會議」精神的探索(Noah Gordon)	王 邦	中華書訊	5	8	62.6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	馮 輝 岳	青 溪	73	98—99	62.7
一位現代思想家的奮鬥史——「任卓宣評傳」讀後	葉 建 東	藝 文 誌	93	8—12	62.6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紀念一位偉大母親之死—— 邑賢萬癡山先生「先母事略」 讀後	張	珂	藝文誌	93	49—51	62.6	
洛嘉的血婚	郭	博	中央月刊	5:8	71—78	62.6	
讀「我對因明學的評價」 (梵心)	幻	生	內明 (香港)	15	7	62.6	
評楊青矗的「妻與妻」讀後 (楊添源)	覃	思	新夏	34	39—41	62.6	
讀「阿根廷教會的怪現象」 後感(趙雅博)	周	長	鐸聲	11:6	77—80	62.6	
符著抑庵詩詞集讀後(胥端甫)	胡	鈍	中國詩季刊	4:2	1—2	62.6	
評西方文明下的牢騷小說—— 「何索」	林	柏	燕書評書目	6	16—24	62.7	
共黨的欺騙戰略(讀 Fred Schwarz 的你不可相信共 產黨)	金	神	保中央月刊	5:8	96—99	62.6	
希特勒傳(Robert Payne)	Mohs, Mayo	拾	穗	279	205—208	62.7	
愛與孤獨——陳明臺詩集 「孤獨的位置」讀後	傅	敏	笠	55	66—72	62.6	
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之傳疑(白居易)	玉	剛	中國詩季刊	4:2	1—8	62.6	
一束少女的信札——「長腿 叔叔」(朱露莎)	桂	文	亞皇冠	39:4	136—138	62.6	
蘇雪林著「屈原與九歌」	文	壇	文壇	156	117	62.6	
奇譚(Erich Segal)	波	特	費拾穗	279	204—205	62.7	
「家變」與文變(王文興)	景	翔	書評書目	6	80—82	62.7	
試論「家變」(王文興)	李	寬	宏書評書目	6	82—87	62.7	
「家變」與「龍天樓」(王文興)	隱	地	書評書目	6	87—93	62.7	
漫談「家變」中的遣詞造句	關	雲	書評書目	6	93—103	62.7	
「家變」之變(王文興)	王	鼎	鈞書評書目	6	103—105	62.7	
變則通乎?(王文興的家變)	石	公	書評書目	6	105—113	62.7	
「家變」的人生觀照與嘲諷 (王文興)	陳	典	義中外文學	2:2	148—160	62.7	
讀神秀與慧能二偈書後	洪	玉	欽文藝復興	42	39—46	62.6	

篇	名	評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神的氛圍(德日進)基督信仰的創始者(陶德)		項退結	現代學苑	10:6	35—36	62.6
介紹一套優美的幼兒讀物(胡家健主編的故事圖畫、生活常識、看圖識數)		孫邦正	臺灣教育	271	24	62.7
幼稚教育的趨勢——介紹一套幼稚園課本(胡家健主編)		吳俊升	臺灣教育	271	23—24	62.7
胡適與中西文化(胡適等著)		飛	現代學苑	10:7	41	62.7
龐德、艾略特與「荒原」		余素	幼獅文藝	37:6	69—74	62.6
評管管詩集「荒蕪之臉」		陳鴻森	笠	55	61—65	62.6
閱讀「南天遊化」有感(演培法師)		惟蓮	菩提樹	247	41	62.6
試評「封神榜裡的哪吒」(奚淞)		丁心原	書評書目	6	12—14	62.7
讀任卓宣教授「思想方法論」		張肇祺	古今談	98	7—9	62.6
「紅樓夢索隱」讀後(王夢阮、沈瓶庵)		一止	中華書訊	5	8	62.6
論拜月亭之作者、本事與人物(施惠)		盧元駿	幼獅文藝	38:1	1—23	62.7
「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讀後(羅香林)		盧幹之	書評書目	6	25—28	62.7
科學與文化(Robert Bruce Lindsay)		劉源俊	人與社會	1:2	31—32	62.6
試釋「秋天的一組聲音」(劉定霖)		林煥彰	青溪	72	129	62.6
「記號學導論」(何秀煌)		胡基峻	書評書目	6	58—65	62.7
沈宗執教授著:「高階層管理,概念及技術」評介		楊必立	企業與經濟	2:10	42	62.7
「旅路」讀後(應未遲)		瘦龍	大道	416	22—23	62.6
旅華二十五年(John B. Pouell)		葛思恩	新聞學雜誌	3:1—2	97—102	62.6
何代溝之有(讀吳善揚的陷筭)		章君毅	幼獅文藝	37:6	145—147	62.6
現代科學譯叢簡介(正中書局)		林明華	新時代	13:7	43	62.7
都市公害之防治(沈中仁)		許	現代學苑	10:6	36—37	62.6

篇	名	評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泰戈爾在中國言論集(吳富包譯)		信	現代學苑	10:7	42—47	62.7
唐太宗撰的晉書		李甲孚	綜合月刊	55	104—111	62.6
「馬鳴菩薩傳」讀後(羅什譯)		幻生	菩提樹	248	17—18	62.7
馬歇爾傳第三集(Forrest C. Pogue)		莫斯拾穗		278	204—206	62.6
紐琳：貨幣理論	企業與經濟		企業與經濟	2:9	40—42	62.6
王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讀後(王雲五)		王壽南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6:6	59—62	62.6
讀陳永生先生基督十論及白皮書後感言		智銘	海潮音	54:7	7	62.7
康著偽經考的評議(康有為)		劉善哉	學園	8:8	8—9	62.6
「新聞線上」點點滴滴(唐經瀾)		桂文亞	皇冠	39:4	138—139	62.6
「超象樓詩初稿」(吳萬谷)		易大德	華學月刊	18	38—52	62.6
試說「發瘋的手」(大荒)		曹曉遲	創世紀詩刊	33	90—92	62.6
欣賞李商隱的第一首詩		劉中餽	新文藝	208	14—27	62.7
論介 Legg 與 Pound 的詩經英譯		古添洪	書評書目	6	32—43	62.7
平心論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黃宣範	中外文學	2:2	40—54	62.7
瑪麗蓮(Norman Mailer)		拾穗	拾穗	279	203—204	62.7
五彩繽紛的「噴泉」		王牧之	新文藝	207	14—21	62.6
蘇雪林教授「魯迅論傳」考正		黎明	民主憲政	44:4	21	62.6
頽廢的超越(William S. Banowsky)		山	現代學苑	10:7	41—42	62.7
評鈴木大拙的「禪與生活」並論佛教		周堃	大學雜誌	65	35—40	62.6
論山水畫(伯精等)		芷江	現代學苑	10:6	37—39	62.6
評估「顏惠慶自傳」中譯與英著之價值		浦薛鳳	傳記文學	22:6	36—39	62.6
美國女作家韋縵的樂觀者的女兒		崔文瑜	文藝月刊	49	69—72	62.7
評析「潮」(小海)		小園丁	新文藝	207	106—110	62.6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歷代文選 (龍泉出版社)	鏡 人	人與社會	1:2	32—33	62.6
韓詩外傳與其作者	盧元駿	中央月刊	5:8	156—161	62.6
論韓愈的作品 (中)	劉中穌	文藝月刊	48	124—133	62.6
介紹「羅文藻史集」(鄭天祥)	子 介	鐸 聲	11:7	23—25	62.7
羅斯克詩選	青 哲	幼獅文藝	37:6	117—128	62.6
漫談神祕美麗的印度史詩——羅摩耶那 (梵爾密寇)	江雪樺	文 壇	157	50—58	62.7
幾本談論「讀書方法」的書	李家祺	新文藝	207	153—159	62.6
看陳宏「攝影漫談」	劉偉勳等	青 溪	72	162—165	62.6
「鐵血雄師」作者生平及其作品 (Stephen Grane)	吳詠九	新文藝	208	69—72	62.7
評The hidden dimension的中譯本 (Edward T. Hall著, 關紹箕譯)	必 平	書評書目	6	46—53	62.7
A lawyer's guide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Walter Sterling Survey & Crawford Shaw)	陳長文	人與社會	1:2	33—34	62.6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 (劉若愚)	李達三	Chinese Culture	14:2	50—58	62.6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 (John M. H. Lindbeck)	李書田	Chinese Culture	14:2	59—60	62.6

##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消遣性美國最新暢銷書精選 (中華書局)	彭 歌	中央日報	10	62. 6. 6
「改變歷史的書」(唐斯)	彭 歌	中央日報	9	62. 6. 12
蘇著屈原與九歌 (蘇雪林)	楊家駱	中央日報	10	62. 6. 22
胡著「社會計劃概論」讀後 (胡宇傑)	樓桐孫	中央日報	9	62. 6. 24

篇	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江雪」賞析(柳宗元)	左海倫	中央日報	9	62.	6.	24—25	
「高階層管理，概念及技術」評介(沈宗執)	楊必立	中央日報	9	62.	6.	25	
談「人學」(任啓邦)	宗海若	中央日報	10	62.	7.	5	
「衡陽抗戰四十八天」讀後(黃鏞)	王康	中央日報	10	62.	7.	14	
一士譁譁(索茲尼欽的一九一四年八月)	彭歌	中央日報	9	62.	7.	15	
從倫理觀點談「四郎探母」	劉玉瑩	中央日報	9	62.	7.	17	
從自覺出發——「慰消沉者」讀後(文壽)	王牧之	中央日報	10	62.	7.	18	
讀書不忘夜長時(讀顧翊羣的管艇書室學術論叢)	彭歌	中央日報	10	62.	7.	18	
續談四郎探母(讀劉玉瑩的從倫理觀點談四郎探母)	沙錚	中央日報	10	62.	7.	22	
歐洲史辭典(郭榮趙)	彭歌	中央日報	9	62.	7.	26	
國劇漫談——從四郎探母說起(讀劉玉瑩的從倫理觀點談四郎探母)	包明叔	中央日報	10	62.	7.	28	
英譯「文心雕龍」(施友忠譯)	林綠	中華日報	9	62.	6.	3—5	
淺談「作文選集」(自由青年月刊社輯)	胡坤坤	中華日報	5	62.	6.	4	
我讀「藝文人物」(應未遲)	余我	中華日報	9	62.	6.	7	
讀「略談中西文化」(梁實秋)	文文	中華日報	10	62.	6.	7	
紅樓夢作者反對納妾的用心(曹雪芹)	費海璣	中華日報	9	62.	6.	8	
爲「麪」與「麵」正名(讀江垂立的麵字的剖析與研究)	郭永松	中華日報	5	62.	6.	11	
我讀「萬年長青」(董顯光)	國光	中華日報	10	62.	6.	14	
分析「長恨歌」(白居易)	顏元叔	中華日報	9	62.	6.	14—18	
讀「杜甫評傳」(劉維崇)	陳宗敏	中華日報	5	62.	6.	18	
華副五月小說	蔡丹治	中華日報	9	62.	6.	19—20	
推介「臺灣省通志」(張炳楠監修)	李紹盛	中華日報	10	62.	6.	21	
我讀「海笑」(趙滋著)	蒔藝	中華日報	9	62.	6.	22	
「煉」讀後感(起文)	楚卿	中華日報	9	62.	6.	24—25	
讀「報壇浮沈四十五年」(趙效沂)	文文	中華日報	5	62.	6.	25	

篇	名	評者	報報名稱	版	年	月	日
我讀「一士膽稿」(徐一士)	謝承先	中華日報	9	62.	6.	26	
我讀「絕食者的表演」(卡夫卡)	宣和	中華日報	10	62.	6.	28	
梨花一枝春帶雨——讀顏作「分析長恨歌」(顏元叔)	魏子雲	中華日報	9	62.	6.	29	
芥川獎作品選集讀後(劉慕沙譯)	菩提	中華日報	9	62.	6.	30	
梨花合是美人魂(讀顏元叔的分析長恨歌)	湘靈	中華日報	9	62.	7.	1	
我讀「煉曲」(彭歌)	大進	中華日報	5	62.	7.	2	
我讀「走向文化大同之路」(謝東閔)	劉國光	中華日報	10	62.	7.	5	
讀「中國史學名著」書感(錢穆)	張森田	中華日報	5	62.	7.	9	
讀莊札記	朱德中	中華日報	10	62.	7.	12	
評介三種新書「紅樓夢研究」(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吳世昌的散論紅樓夢、杜世傑的紅樓夢原理)	費海璣	中華日報	10	62.	7.	12	
「劍橋秋色」——介紹一本別緻的散文選集(季薇編)	王明書	中華日報	9	62.	7.	15	
「西園書簡」讀後(尹雪曼)	采薇	中華日報	5	62.	7.	16	
華副六月份的小說	王鼎鈞	中華日報	9	62.	7.	16	
「黃公度先生傳」讀後(吳天任)	賴張	中華日報	10	62.	7.	19	
論紅樓人物小紅的結局(曹雪芹)	張欣伯	中華日報	9	62.	7.	19—20	
高中國文第四冊的問題	魏子雲	中華日報	5	62.	7.	19,23	
厚植國力的南針——「危機時代國際貨幣金融論衡」讀後	李紹盛	中華日報	5	62.	7.	23	
「武陵人」的愛(張曉風)	唐棣華	中華日報	9	2.	7.	23—25	
簡介讀者文摘中文版(林太乙編)	千里	中華日報	10	62.	7.	26	
讀「貨幣銀行學」(周大中)	楊志希	中華日報	10	62.	7.	26	
殊途同歸(讀林柏燕的大江東去與曉風殘月)	水晶	中華日報	9	62.	7.	28—31	
讀「朱子及其哲學」(范壽康)	陳宗敏	中華日報	5	62.	7.	30	
改變日本的書	亞新	中國時報	12	62.	6.	3—4	
「武陵人」與布萊克精神(張曉風)	孫康宜	中國時報	13	62.	6.	25—26	
「走出桃花源」讀後(姚詠蓀)	李英茂	中國時報	13	62.	6.	27	
桃花源在表示些什麼?(陶淵明)	王鎮庚	中國時報	13	62.	6.	30,7.1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武俠小說與娛樂文學——浣花洗劍錄讀後	羅	龍	治	中國時報	13	62.	7.	1
姜貴的「重陽」——兼論中國近代小說的傳統	夏	志	清	中國時報	13	62.	7.	1—3
談對外宣傳——讀中國手冊德文本有感	魯		風	中國時報	13	62.	7.	12
「桃花源」辯「陶淵明」	何	懷	碩	中國時報	13	62.	7.	14
桃花源的境界（陶淵明）	王	讚	源	中國時報	13	62.	7.	15
「碧血劍」底窺金庸	逄	耀	東	中國時報	13	62.	7.	16
另一個角度的觀察：也談張愛玲的小說	王		拓	中國時報	13	62.	7.	27—28
評「表演論」（哈公）	熙		壘	中國時報	10	62.	7.	31
「報任安書」的問題（司馬遷）	魏	子	雲	聯合報	14	62.	6.	13—14
開羅會議三十年（梁敬錡的開羅會議）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6.	15
形音義綜合（讀高樹藩編纂的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6.	22
談兩部漢英詞典（梁實秋主編的最新實用漢英辭典與林語堂主編的當代漢英詞典）	黃	宣	範	聯合報	14	62.	6.	22—26
傳播論文摘要（楊孝潔編的傳播研究論文摘要）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6.	23
梨花一枝春帶雨（顏元叔）	楊		子	聯合報	14	62.	6.	25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出版了！（吳相湘）	張	作	錦	聯合報	14	62.	6.	26
也談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年代問題	王	保	德	聯合報	14	62.	6.	29
亞洲戲劇（Gunnar Mydal）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6.	30
平等與民主（讀米達爾的亞洲戲劇）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7.	3
光明之筆（讀徐詠平的革命報人別記）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7.	6
青天白日（讀周應龍著開放的社會與關閉的社會）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7.	7
讀「慶功樓前三送客」後（劉嘯月）	菊	翁		聯合報	14	62.	7.	8
依樣藍調——讀「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折易）	吉	興		聯合報	14	62.	7.	10—11
金山夜話（高克毅）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7.	14

篇	名	評	者	報	紙	名	稱	版	年	月	日
玉堂春與泉鏡花之義血俠血	崔	萬	秋	聯	合	報	14	62.	7.	24	—25
「海韻」的製曲（徐志摩）	繆	天	華	聯	合	報	14	62.	7.	25	
陳壽與三國志	姚	季	農	聯	合	報	16	62.	7.	29	
現代天倫（羅蘭）	薇	薇	夫	聯	合	報	11	62.	7.	31	
桃花源與武陵人——讀何懷碩先生「矯情的武陵人」後感	江	平		新	生	報	9	62.	6.	9	
藝術乎？色情乎？——淺談畢卡索的性素描畫冊	張	子	明	新	生	報	10	62.	6.	13	
「給忠兒」讀後（解秋萱）	王	雲	渡	新	生	報	10	62.	6.	27	
評廖著「環球遊記」（廖英鳴）	梁	棟		新	生	報	10	62.	7.	23	—24
李慧淳研究水滸傳（三～七）	程	榕	寧	大	華	晚	報	10	62.	6.4,11,18,	25,7.2
評介「書評要門」（John E. Dewry）	李	師	鄭	大	華	晚	報	10	62.	6.	11
遼國蕭后的詩與詞	周	宗	盛	大	華	晚	報	10	62.	6.	18
陶淵明的飲酒詩	李	師	鄭	大	華	晚	報	10	62.	7.	2
談談法國劇本（一～四）	費	海	璣	大	華	晚	報	10	62.	6.2,9	
劉鳳學研究「人舞」（一～四）	程	榕	寧	大	華	晚	報	10	62.	7.9,16,23,30	
「沒有國家的人」讀後（愛德華·埃佛特·霍爾）	楊	子	茵	國	語	日	報	6	62.	6.	10
「紅樓夢」在語文上的貢獻——數字與英文（曹雪芹）	黃	守	誠	國	語	日	報	3	62.	6.	14,21
評「送給母親的禮物」（倩蘋）	心	薇		國	語	日	報	3	62.	6.	17
介紹「兒童文摘」（社長 Edward A. Sand）	媛	媛		國	語	日	報	3	62.	6.	17
從「溫室裏的花朵」談起（也行）	唐	人	客	國	語	日	報	6	62.	6.	17
從「象竇竇的鼻子」談起（嚴山）	曾	信	雄	國	語	日	報	3	62.	6.	24
「聲音」跟「意義」——談「新譯唐詩三百首」（邱燮友）	子	敏		國	語	日	報	7	62.	6.	25
我讀「老頭兒上樹」（蓋斯·亞當森）	陳	正	洽	國	語	日	報	3	62.	7.	8
「一切經音義」談片（慧琳）	蘇	尙	耀	國	語	日	報	5	62.	7.	19
又看「兒童讀物研究」（小學生雜誌社）	黎	亮		國	語	日	報	3	62.	7.	22
讀「家變」（王文興）	子	敏		國	語	日	報	7	62.	7.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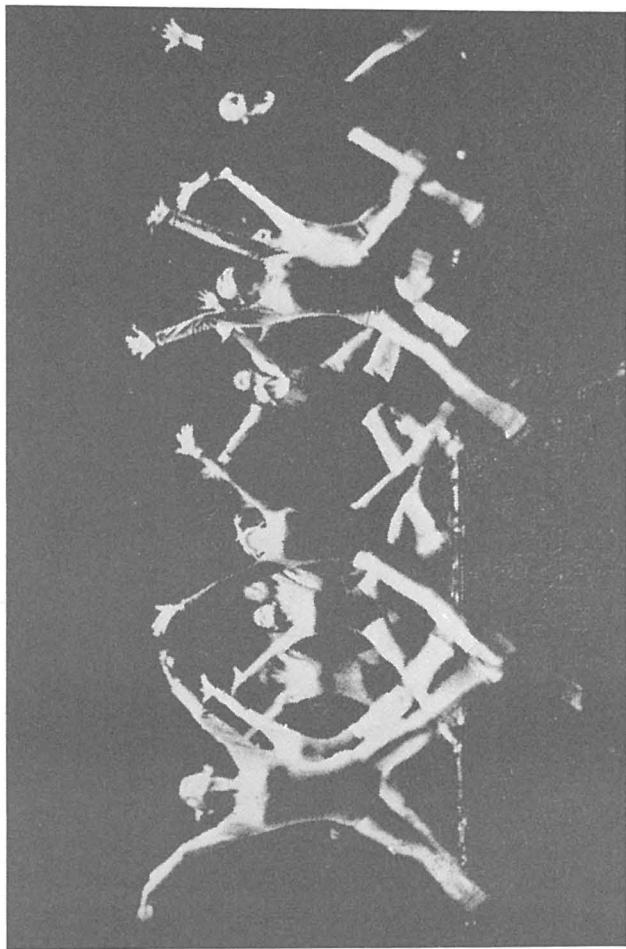
主辦國樂響交省灣臺  
三之府樂代現國中

# 集舞門雲

## 演公次首

炎光聶：光燈台舞 民懷林：舞編  
、祥泰李、中文周、亮惟史：樂音  
、允博許、惠常許、堂錦沈  
(序劃筆氏姪)和德賴、信隆溫

堂興中中臺 日九十二月九  
堂山中北臺 日三、二月十  
學大華清竹新 日五月十  
100, 80, 50, 30, 20：價票



。司公樂愛、司公器樂聲臺、社學功路北平延、社學功路愛博、店書陸大、店書煌敬、社樂管東遠一北臺：處票售。票售起五十月九  
。餐食入賜饒、店書竹新、社校琴、局書城楓一竹新。U.S.O.館書國立省、處新美、合河、特樂愛、司公器樂成志、社學功、局書央中一中臺

書書  
目評

CRITICISM  
&  
CATALOGUE